



READERS

读者®

■ 永远同行 ■ 凡·高和高更的椅子 ■ 游戏“虚有主义” ■ 等他65年



ISSN 1005-1805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7·20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49期 十月下

一只经得起考验的碗——洗碗不用洗洁精!

“如何让洗碗成为一件轻松事”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大难题,小编在家基本上坚持“做菜可以,洗碗不行”的原则,首先是洗碗实在是太麻烦了,其次洗洁精真的是太太太伤手了!而在今年,终于有人开发出了一款不用洗洁精,只用水就可以冲洗干净的碗(真的,没骗你)。

冷水冲就能去油污

据统计,用洗洁精洗过餐具后,即使用自来水冲洗 12 遍,还能检测出平均 0.03% 残留。过量使用洗洁精,残余的化学洗涤剂会使人体血液中钙离子浓度下降、血液酸化,还会影响肝脏排毒功能,降低人体免疫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只兔子”研发团队历时 3 年终于研究出了这款高科技产品——使用过后的陶瓷餐具,不需要任何洗洁精,水洗就能轻松去油渍!

提到高密度不沾油污,大家第一时间一定想到的是不粘锅(当年不粘锅的广告实在是太洗脑了!)。而不粘锅的原理很简单,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覆盖一层特殊涂层,但是涂层却极易发生脱落,除了不耐磨,还会造成二次健康隐患。小编记得自己看见不粘锅的涂层掉落时,果断地扔掉了(毕竟小编还是怕死的……)。但“有只兔子”却不是这样,它采用的是疏水性净瓷。官方介绍这种材质是在天然瓷土的基础上,通过超声波技术获得微纳米材料,再经过 12 小时 1300 °C 高温的特殊曲线烧制最终得到微纳米复合相水净瓷,使产品在水冲的作用下不沾油污,形成自洁能力。小编给大家翻译一下,也就是代替了涂层原理,“有只兔子”采用了通过烧制实现纳米结晶的疏水性净瓷,在使用方面,健康环保度和耐磨度都得到了保障。

肯定有朋友要说了,我平时用陶瓷碗吃

饭,用热水也能冲干净啊!这话小编无法反驳,但用冷水呢?懵逼了吧!“有只兔子”的餐具是用冷水也能洗干净的。而且清洗一般的陶瓷碗时,虽然碗能洗干净,但还是不可避免弄得一手油……而“有只兔子”就不一样了,不用动手,只需要转动餐具的每个角落都冲到水就行了。

外貌协会的福音

今年 3 月,“有只兔子”团队带着这只碗上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节目(真·人不如碗!)。在节目中,研发团队为我们展示了“有只兔子”的餐具即使有再多油污也无需洗洁精,水冲就能变干净,甚至格力集团的老总董明珠也切身体验了一把。现场的对比实验更是让小编心服口服,果然和外面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

除了高新材料的研发让“有只兔子”在科技上获得领先优势,其产品的设计感更是令小编爱不释手。相比起普遍缺乏设计感的国内传统陶瓷生产厂家,“有只兔子”将简约、明亮的北欧元素和大气、温暖的中国设计相融合,简直就是餐具界的一股清流。喜欢无印良品、宜家这种低调性冷淡风的朋友不要犹豫,买来放在旁边也是赏心悦目啊!

“有只兔子”除了饭碗以外,还设计了面碗、勺子、汤盘、勺子等餐具,可以根据需求进入店铺选购。



购买网址:
go.icpcw.com/lyztz.htm



手机淘宝扫一扫

一张神奇的贴膜,为iPhone外置返回键

如果你才把自己的 Android 手机换成 iPhone,那后退键的缺失应该会让你有些不习惯。不过在一张智能屏幕膜的帮助下,你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虽然 Haloback 看上去不过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玻璃膜,但它却为 iPhone 带来了隐藏的后退键,让单手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安卓机:我有“返回键”你有吗?

自从大屏幕的智能手机火了之后,各大手机厂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大屏手机。对于安卓机来说还好,屏幕下方有返回键。可是对于苹果党来说,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每次需要进行返回操作时,稍有不慎就会把手机摔在地上(肾隐隐作痛……)。特别是当一只手提着东西,另一只手需要使用手机时,分分钟想提刀砍人。要么是手伸到抽筋也够不着左上角的“后退”键,要么是每次单手从侧边滑动屏幕返回时,手机总是没有反应。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的手指到手机的左上角……

如果 iPhone 能够像其他智能手机一样,设有返回键,那么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这件事情应该永远不会发生,因为那样的话 iPhone 就不再是 iPhone 了。不用担心,既然苹果如此固执,那我们也就只好开!外!挂!啦!小编今天就给果粉们推一款神奇的智能返回键贴膜,让大家体验一把单手操作返回键的快感!

Haloback 返回键贴膜与普通的手贴膜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差别,令小编疯狂打 call 的是因为其内部嵌入了一种新型的纳米复合材料电路,使得看似普通的手贴膜瞬间变成了

一个通过人体进行导电的电容式触摸屏,无需安装 APP、电池,就能实现单手返回操作。

原理很简单,思路却很牛逼啊!黑科技大法好。

堪比钢化膜

这样一来,等于在屏幕的左下角,安装了一个虚拟的返回按键,当手指按动左下角时电流会直接传到左上角,对于手机来说,还是认为你点击的是左上角的“后退”键,从而实现便捷的返回操作功能。虽然增加了一个后退键的功能,但是 Haloback 本质上还是个贴膜,因此不会改变任何 iPhone 原有的操作,左上角的“后退”键依然是有效的。

除了带有“后退键”之外,这款 Haloback 还是一款高质量的贴膜,材质中含有最柔韧的 AGG 玻璃原片,因此具备高透光、高强度并且抗滑耐磨等优势。即便是手机掉到地上,或是用刀划,也丝毫不会受到任何损坏。另外, Haloback 采用了闪点贴合技术,贴膜时你也不用担心手残贴坏,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贴得稳稳当当。

像小编这样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的低头党,经常发生碰不到右上角的尴尬情况,有了 Haloback,终于能解放双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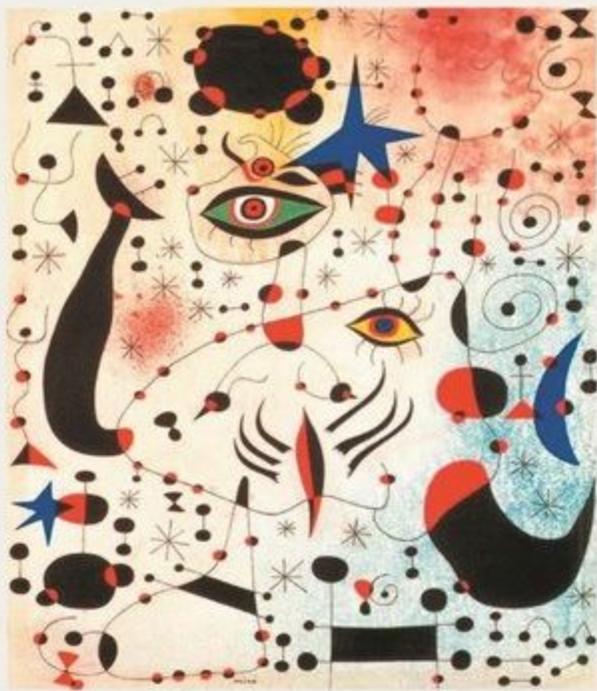
购买网址:
go.icpcw.com/haloback.htm



手机淘宝扫一扫



卷首语



杰昂·米罗
西班牙

眼泪

◎陈丹燕

显微镜下的一滴滴眼泪里，有许多种树叶状的结晶体。它们看上去与雪花的结构非常不同。看到雪花里水的结晶，想到的都是空中小水滴神奇的相遇、相握，和天真无邪的相交；而看到眼泪里盐的结晶，想到的却是形形色色的哀伤——哀伤里的不能相信，还有哀伤里的接受与释然。回想一下吧，当你流出眼泪时，心里已然接受了在没哭时断断不能接受的事实。

看到显微镜下眼泪的样子，才知道为不同事物流的眼泪，它们内在的构成也会不同。那么，里面的结晶好像橡树叶般的泪珠，似乎是为秋天发生的事而流的吧。许多快乐的事常常发生在夏天，而随着夏天逝去，快乐也会跟着不见了。所以秋天常常是伴随着眼泪的季节。

而结晶好像丝柏叶片那样的泪珠，会是为无可奈何的逝去而流的吗？那里有种苦涩的芬芳，因为生命中所有的逝去，都带着拥有过的庆幸与满足。所谓逝去，并不是完全丢失，拥有时的感受仍在，只不过不可把握。

还有结晶密密纠缠在一起，好像一团乱麻般的眼泪，流下的时候，心中一定有无限的怨恨，充满了暗黑的毁灭之意。它能流出，也算是一种稀释吧。

流着这样稠重的眼泪，心里一定有过疯狂的念头吧。其实每个人都流过这样的泪，它冲刷了灼热的心灵和身体，最后滴落。纵然心中仍好像一片焦渴的大地，但感情的沙尘暴算是过去了。

人生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泪，是这样的吗？



（李金锋摘自《意林·原创版》2017年第6期）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 真 李 霞

马逸尘 南衡山 高翔飞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胡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20期

文苑

【卷首语】 1 / 眼泪 陈丹燕

【文苑】 4 / 永远同行 库尔特·冯内古特

6 / 假如 米哈伊·爱明内斯库

23 / 中途下车 官本辉

30 / 树懂人问事 刘亮程

60 / 我没有童年 王 蒙

64 / 听来的圣诞故事 保罗·奥斯特

【书林一叶】 44 / 幸福是两个人彼此顾惜的模样 胡艳丽

【诗帖】 72 / 寂静 欧阳江河

人物

【人物】 14 / 凡·高和高更的椅子 蒋方舟

52 / 与阿城有关的日子 马 东

【名人轶事】 13 / 实秋最像一朵花 叶永烈

【回忆】 18 / 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 钱理群

社会

【杂谈随感】 7 / 男人的情书 王鼎钧

9 / 上大学的树 熊培云

10 / 文学的另一面就是梦 苏 童

37 / 爱谈人生，是一种病 王 朔

45 / 谈一场恋爱的成本 莫小米

63 / 食物是一种毁灭的艺术 梁文道

【话 题】 26 / 深度思考能力是如何被毁掉的 Lachel

【社会之窗】 46 / 游戏“虚有主义” 李少威

人生

【人世间】 20 / 人工智能让我爸爸永生了 James Vlahos

40 / 四哥的故事 韩浩月

【人生之旅】 8 / 阅读记 李 娟

12 / 那份深不见底的失望 杨 照

【婚姻家庭】 34 / 等他65年 纯 白

【两代之间】 32 / 爸爸，我们浪迹天涯 沈熹微

68 / 准备夜宵等我 子 沫

生活

【心理人生】 50 / 涨价前去加油站排队 崔 鹏

55 / 脚尖的方向与感情深度 匠英一

【经营之道】 67 / 最好的用途 邵火焰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49期) 十月(下)

生活

【生活之友】 67 / 支持 亦舒

【乐活】 29 /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林帝浣

文明

【文化茶座】 43 / 缩影 张焱

【史海拾贝】 58 / 记者与皇帝 押沙龙

悦读

【幽默小品】 33 / 漂亮的女佣 希万迪·拉纳辛哈

51 / 百万年薪 吴晓波

62 / 章鱼 村上春树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4 / 一张照片，一个故事
56 / 那些触动心灵的公益广告

点滴

【意林】 49 / 一个梦 玄武

49 / 借鱼 赵航

49 / 宇宙的足印 简嬅

49 / 善意 晨曦

49 / 艺术的功能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49 / 坏 黄惠子

【点滴】 19 / 不是东西 古龙

28 / 倾泻 冯骥才

31 / 的士与游轮 赛斯·高汀

48 / 时间表的改变 费尔南多·佩索阿

51 / 做了即完成 阿姜·布拉姆

54 / 亲吻纯朴 凯瑟琳·伯恩斯坦

55 / 先做朋友 刘墉

59 / 网开一面 肯·劳伦斯

62 / 自己说了算 罗振宇

【智趣】 68 / 智趣

互动

【读书会】 70 / 从一件小事谈起(节选) 曹聚仁

【互动】 69 / “《读者》光明行动”(53)

艺术

【封面】 秋影(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扫描二维码，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永远同行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胡定核译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叫莱威，她叫凯瑟琳，两个人都20岁了。这里靠近城郊，周围是田野、森林和果园，附近还有一座盲人学校漂亮的钟楼。

一天中午，离家已一年的莱威敲响了凯瑟琳家的大门。

姑娘打开门，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有很多彩页的杂志，彩页上印的全是穿着时尚婚纱的漂亮新娘。“莱威！”她不禁吃了一惊。

“可以请你一起散散步吗？”他是一个挺腼腆的男孩，说话时显得心不在焉——即使和凯瑟琳在一起，他也是如此。

“散步？”凯瑟琳问。

“对，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莱威说，“踏着落叶，穿过小桥……”

“你应该还在服兵役吧？”她问道。

“离退伍还有七个多月。”这个风尘仆仆的炮团上士满身是土，军装又脏又皱，他伸出手说，“可以看看你漂亮的杂志吗？”

她递给他，说：“我快要结婚了，下星期举行婚礼，莱威。”

“我知道，妈妈写信告诉我了。散步会使你更漂亮，这就是我送给新郎的礼物。”莱

威说，“带你散散步，然后给他一个漂亮的新娘。”

姑娘的脸不禁红了：“你能……你能来参加婚礼吗，莱威？”

“恐怕不能。”

“探亲假没那么长吗？”

“探亲假？”莱威正仔细看着两页银餐具的广告，“我不是来探亲的，而是开小差回来的。”

“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莱威？”她问。

“我看看你喜欢什么图案的银餐具，”他看着彩页上那些银餐具的图案说，“鸢尾花、天竺葵，还是野玫瑰？”

“你妈妈知道你回来吗？”

“我不是回来看妈妈的。”他说。

“那你回来看谁？”

“你。”

“为什么赶这么远的路来看我？”

“因为我爱你！”他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散散步了吗？”

秋天的树林里，满地金黄色的落叶，他们慢慢地走着。凯瑟琳又气又恼，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莱威，”她说，“你真是疯了，现在来说你爱我，”她停住了脚步说，“你以前从来没这样说过。”

“让我们再走一会儿吧！”他说。

“哦，不，”她说，“再也不走了，我根本不该跟你出来的。”

“但是你出来了。”

凯瑟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说实话，我被你疯狂的

举动感动了，我感到很荣幸。我不相信你是开小差回来的，但也许你真的是。我不相信你爱我，但也许你的确爱我。”

“千真万确。”莱威回答。

“听着，我的确被深深地感动了。”凯瑟琳说，“作为一个朋友，我很喜欢你，莱威，特别喜欢，但一切都太晚了。”她从他身边迈开一步说，“你甚至从来没吻过我。”她边说边用手挡着他，“我并不是说你现在该吻我。只是一切都太突然了，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回答你。”

“再走一会儿好吗？”他说，“今天天气这么好。”

他们又慢慢地走了起来。

“你期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她问。

“我怎么知道？”他说，“类似的事我从未经历过。不过，散散步已经很好了。”

凯瑟琳再次停下来说：“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握手告别，今后还是朋友。”

莱威点点头。“很好。”他说，“时时刻刻记着我，记着我有多么爱你。”

凯瑟琳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转过身去，看着没有尽头的树林，握紧了拳头说：“你好像没有这个权利。”

“我希望有。”

“别乱想了，如果我爱你，”她说，“我早就会让你知道。”

“怎么知道？”他问。

“你早就会看出来的，”她说，“女人并不善于掩饰爱。”

莱威死死地盯着她的脸，





使她震惊的是，她发现自己说的是实话：女人的确不善于掩饰爱。

现在莱威从她眼里看到了爱。

于是，他吻了她。

“你真该下地狱！”当他放开她时，凯瑟琳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难道你不觉得很美妙吗？”

“你期望什么？”她说，“以为我会如痴如醉……”

“我告诉过你，”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道声珍重，道声再会，然后分别！”她说。

他轻轻皱了皱眉头说：“好吧。”

“对于接吻我并不感到遗憾。”她认真地说，“我会永远记住你，莱威，祝你好运。”

“30天，”他说，“为此我要被关禁闭30天。”

“我……我很抱歉，”她说，“但我并没叫你开小差。干这种傻事，你当然不可能得到奖励。”

她不安地注意到他们又走了起来，分别似乎被遗忘了。

“你真的爱他吗？”他问。

“我当然爱他！”她激动地说，“不然我就不会嫁给他了！”

“为什么？”莱威问。

“够了！”她叫道，又站住了，“你难道不明白自己有多么无礼吗？这不关你的事！”

“对不起。”

莱威再次吻了她——因为她希望这样。

盲人学校的钟声响了起来。

“我们怎么离家这么远了，莱威？”凯瑟琳问。

“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踏着落叶，穿过小桥。”莱威回答。

“走了这么远，”她说，“现在我真的该回去了。”

莱威坐在苹果树下柔软的草地上说：“再坐一会儿。”

“不。”她走到离他不远的一棵树旁坐下，闭上了眼睛。

蜜蜂在树林里嗡嗡地闹着，凯瑟琳差点睡着了。当她睁开眼时，看到莱威真的睡着了，他已在轻轻地打着鼾。

凯瑟琳让莱威睡了一个小时。当他睡着的时候，她端详着他，由衷地赞美着他。

日已西斜，晚钟鸣响。“咕……咕咕，咕……咕咕”，一只小鸡走了过去。远处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发动，熄火，再发动，再熄火，复归于平静。

凯瑟琳走到莱威身边，蹲下来叫道：“莱威。”

“嗯？”他睁开眼睛。

“天晚了。”她说。

他站起来说：“真是一次美妙的散步。”

“我也这样想。”凯瑟琳说。

“在这儿分别吗？”莱威问。

“你准备去哪儿？”

“搭便车到城里，然后到军事法庭自首。”他回答。

“祝你好运！”她说。

“你也好运！”他说，“我爱你，嫁给我好吗，凯瑟琳？”

“不。”

他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大步走了。

凯瑟琳看着他的身影在树林间越变越小，她知道，如果他现在停下来并转过身叫她，她一定会奔向他的。她别无选择。

莱威真的停了下来，他真的转过身，真的叫了：“凯瑟琳——”

她奔向他，紧紧地抱住他，说不出话来。

（孟恬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李晨图）

假如

●〔罗马尼亚〕

米哈伊·爱明内斯库

◎戈宝权译

假如树枝敲打着窗户，
而白杨在迎风摇晃，
那只是让我回想起你，
让你悄悄地走近我的身旁。

假如繁星在湖水上闪耀着光芒，
把湖底照得通亮，
那只是为了让我的痛苦平息，
让我的心胸变得开朗。

假如浓密的乌云消散，
月亮重新放射出清光，
那只是为了让我心中对你的思念

永远不会消亡。

（宝宝宝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爱明内斯库诗选》一书）



男人的情书 ●王鼎钧

书信的艺术逐渐沦丧，尤其是情书，尤其是男人写的情书。

书信的功能似乎在不断递减。这一方面是由于有更便利的通信工具，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因为，单凭一封信或几封信已难以办成任何事——办事得依仗名厨的手艺、名花的笑靥、名人的权势和名产的身价。书信，末也。一切书信都失去了原有的隆重。在这个大形势之下，情书自不易保持良好的水准。

再从收信人的一方面来考察，人们似乎愈来愈不尊重文字，愈来愈不相信文字。一封信可以打动高官，使他兴利除弊；一封信可以打动美女，使她芳心暗许；一封信可以使自己得官；一封信可以使别人效命……这些看起来都是远古的神话。信，文情并茂的长信，已经被许多人当作书呆子的身份证。信写得多、写得好，或许正足以表明他没有别的本事。书信艺术沦丧的又一个原因可能是情书缺乏佳作。

说到阅读的耐性和习惯，那正是许多小姐所缺乏的，尤其是年轻、美丽、活泼的小姐，她们最不喜欢看密密麻麻的字了。男人的情书到她们手中，势必有一个可怕的命运。我知道有一位追求者擅写长信，收信人常常把信交给她的嫂嫂代阅，由嫂嫂向她说明要点。还有一位小姐被一位同事追求，她每天收到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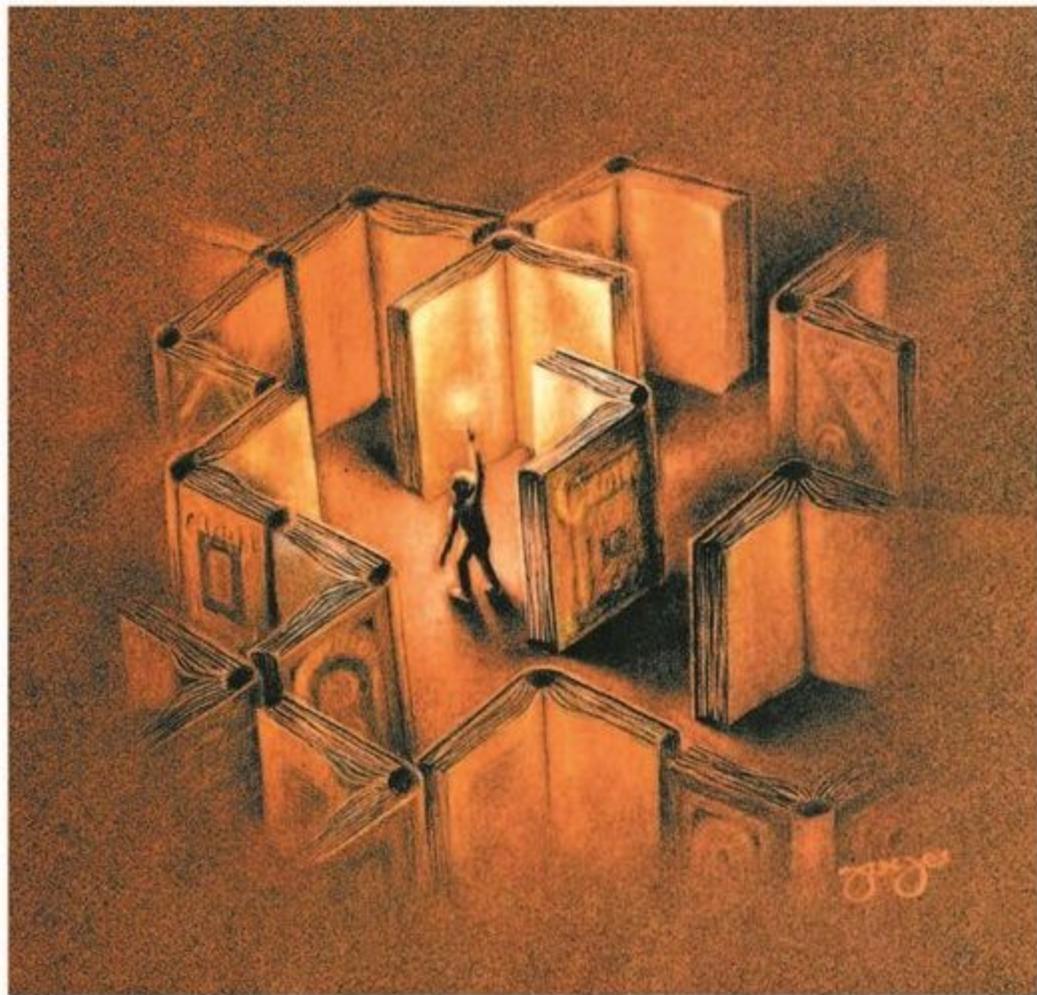
把信往床头一个旧箱子里一丢，从来不拆，结果信几乎装满了那个箱子。几年以后，家人帮她清理东西，把这些信一一拆开，除了有许多长信，还有首映电影的票、中国小姐选拔赛的入场券、风景画片、变体邮票、名画复制品、心形的饰物等一大堆。

顶糟的是下面这个故事了：一位小姐在好几个追求者中选定对象，订婚了。订婚那天，她把其他追求者写的信拿出来，跟未婚夫一封封共同欣赏，哈哈大笑。这种故事，严重地打击了男人写情书的积极性。

我总疑心，一些稍有阅历的男人，在执笔写情书时，像政治家的地方多，像艺术家的地方少。他难免会考虑：一、信寄出去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用处。二、如果恋爱失败，这些信将留下什么样的记录，别人又会怎样对待这些记录。这样一考虑，长信多半变成短信，有信也许变成无信。由情书之文采不足所生的缺憾，他知道用别的东西好好填补。

若银汉迢迢，见面不易，男人依赖情书的程度就会大大增加。对失恋的恐惧压倒了其他恐惧，他们只好奋不顾身，付出心血寄情纸笔。这么说，情书不发达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空间小，交通又发达，见面太容易。

（秋水长天摘自惊声文物公司《世事与棋》一书，喻 梁图）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捡到一张旧报纸。闲来无事，就把自己认得的字挨个念了出来，竟然发现它们连缀出一句自己能够明白的话语，大为震动。那种震动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记得，好像写出文字的那个人无限凑近我，只对我一个人耳语。这种交流是之前在家长、老师及同学那里从不曾体会过的。那可能是我最初的一场阅读，犹如小鸡在坚硬蛋壳上啄开的第一个小小孔隙。

阅读为我打开了通向更大也更黑的世界的一扇门。从此只要是印有汉字的東西，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的阅读物最大的来源是捡垃圾的外婆拾回家的旧报纸。邻居家则是我最渴望的去处，他家有一个书架，密密麻麻的书籍对我来说

阅读记

●李娟

无异于阿里巴巴发现的宝藏。可惜他家总是不被允许进入。每年新学期开学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往往不到两个星期，我就读完了整学期的课文内容。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到了新疆，和妈妈一起生活。那时妈妈单身，正在考虑结婚。当时她有两个追求者，她向我征求意见。我怂恿她选择其中一个，却没说出真实原因：那人家里也有一个摆满书的书架，令我神往。很快我如愿以偿，却害苦了我妈。那人嗜酒，往后有八年的时间我妈陷入混乱的人生。后来我发现那些书其实全是装饰品，没啥

靠谱的内容。

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妈开始做收购废纸的生意。所谓废纸，大都是书籍和报纸。怕淋雨，专门腾了一间房子堆积。于是那个暑假我幸福极了，天天从那间房子的窗户爬进去（门锁着，我妈不让我随便出入），躺在快要顶到天花板的书山上看书。那才是真正的书山啊！我扒出一个舒适的书窝，蜷进去，左手取本书一翻，不行，往右边一扔；再一本，还行，翻一翻，扔了；下一本，不错，美美地看到天黑……只可惜，我妈的收购生意很快就倒闭了。

六年级时回到四川，我发现了全城最幸福的一处所在：公园里的租书摊。那可比买书划算多了！于是整个暑期，我每天跟上班一样风雨无阻地出现在那里。夏天结束时，摊位上差不多所有书都被我看完了。

上初中后，学校有小型的图书馆，能借阅到一些文学经典及报纸期刊。此外，帮同学做值日的话，也能借到他们的书看。

全部是毫无选择的阅读，而我全然接受，鲸吞海纳。然而，阅读的海洋中渐渐升起明月。能记得的语句如暗流涌动，认准一个方向推动小船，扯动风帆。而忘记的那些，则是大海本身，沉静地起伏——同时也是世界本身。我想这世界其实从来不曾在意过谁的认可与理解吧。它只是存在着，撑开世界应有的范围。

直到现在，我对阅读也并不



上大学的树

◎熊培云

我曾写过老家有棵古树，被树贩子连根拔走了。我曾为此肝肠寸断，并且做过一个梦。

我梦见一辆辆卡车把农村的许多大树运走了，而我不知道村子里的那棵古树最终去了哪里，于是开始寻找它。我想追回一棵树，如同追回我远去的故乡。

故乡走了，我还在。这样的故事，我很想拍成一部纪录片。

后来，在县城的宾馆里，我遇到一个初中同学。我们已经近三十年没见面了。他当年成绩差，没有考上大学。大概是为了套近乎，他对我说：“你们村我很熟悉，我去那里买过一些树。”

“包括村口那棵古树吗？”那一刻，我想挥动拳头。

“我买走的是几棵樟树……”同学似乎意识到我的不快。

那是一次痛苦的聊天。一边是假装的久别重逢的热情，一边是内心痛失所爱的翻江倒海。我们都是“农村国”被押解进“城市国”的奴隶。不同的是，我做奴隶时不伤害“故

国”，而这个同学，在城里做奴隶的时候还要去乡下贩卖奴隶。

“有机会到浙江出差的时候就找我啊，我请你吃饭！”最后，同学客气地说。我说：“好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虚伪的人，我答应了一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几年后的一天，我在离家三十公里左右的乡间公路上走着，远远望见一辆卡车载着几棵树。我赶紧举起相机，拉近镜头。那是在梦里看到的一幕：树枝被截断了，露出的伤口，像暗夜里的繁星。

“那是几棵考上大学的树。”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批批的大树进城了，农村千疮百孔。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一棵考上大学的树。和这些被削枝去杈的树的命运一样，我当年也是被时代的巨浪连根拔起，冲进了城市，待漂浮不动了，就在一个角落里扎下根来。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故乡的人》一书，赵希岗图）



不挑剔，只要不是特别枯燥，就能看下去。而且以我如今的年龄论，阅读的意义已经不只是汲取养分、增加知识、领略愉悦之类了。看到一本好书固然觉得幸运，遇到烂书也并不排斥。况且烂书带给人的思考空间同样巨大：何以烂？何以不能避免烂？都烂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能令人接着往下看？还有那些没啥天赋的作者，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态度、他们的

奢望、他们的努力……历历在目。看多了，也就渐渐熟悉了，理解了，并且原谅了……阅读不但带来共鸣的乐趣，而且带来沟通的乐趣。

对了，之前说的都是少年时期的阅读，那么后来呢？惭愧，后来几乎不怎么读书了，有各种原因。直到这几年才重新开始大量地读。而且，对现在的我来说，阅读这件事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习

惯了。什么都是“读”，什么都是学习与获得。世态百相、人间万状，阅读没法停止。我仍稳稳当当行进在当年的航道，明月已经升至中天。当我再次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总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当年的耳语者还不曾走开，只对我一个人透露唯一的秘密。

（司志政摘自中华书局《记一忘三二》一书，（美）乔格图）



文学的另一面就是梦

● 苏 童

对人类生活来说，“梦”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词。想必大家脑海中有无数关于梦的说法和故事，其中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个关于自由的“梦”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人，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尔写了一本书《美国梦寻》。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在集体性意义上，我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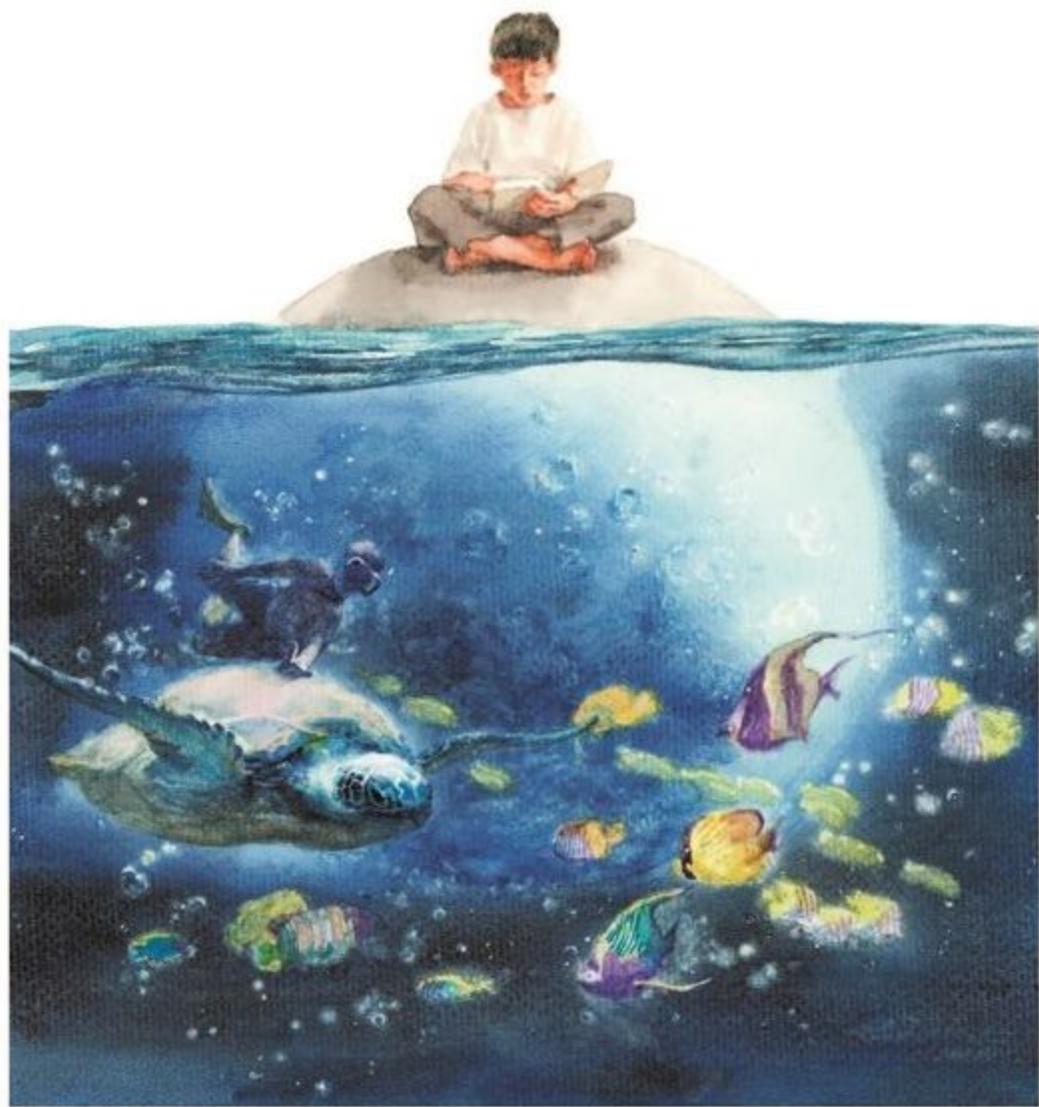
了美国人如何“做梦”。当然，这两个“梦”的内涵各有侧重。马丁·路德·金的梦是关于种族、尊严、公平、自由的梦；而我读到的“美国梦”，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大学教授，还有妓女——以及他们的“美国梦”。

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把文学与梦相连时，我本能地想到《红楼梦》。在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竖排版的《红楼梦》。那时我还看不懂内容，再加上书是繁体字的，就更增

添了我的疑惑：不就是一个梦吗，怎么这么厚，怎么能写这么长呢？后来，自己成为一个阅读者，就知道《红楼梦》是一个梦，可也不全是一个梦，它多半是人生。

真正对我的文学思想、创作乃至语言方式产生影响的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梦。我喜欢对朋友讲述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即她文学道路的发端。莫里森的祖母也是黑人，文化程度不高。祖母有一个爱好，她特别喜欢“解”自己的梦：做完梦，她会为别人拆解、分析她的梦。这可算她的一大精神享受。可是，一人之力毕竟有限，耗尽了自已的素材之后，她便常常向孩子们“讨梦”。莫里森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小姑娘最初感到很厌烦，但是祖母用一美元买一个梦的诱惑太大了。正因为这种利益驱动，她开始为祖母讲述自己的梦。小孩其实没有那么多梦，即使有，也不能完全记得住。可是她又很想要那一美元，于是，莫里森就开始编造她的梦。莫里森认为，这便是她最初的创作：不是发端于文字，而是发端于讲述。“编一个梦”，我认为这是对某一类人、某一种写作生活非常精妙的暗示和比喻。联想到我自己，我的童年经验虽与莫里森的相差甚远——两个民族、两个地域、两个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本身是公平的，因为它充斥着故事，充满着梦幻。

我自己的文学生涯也源自





一个很不靠谱的故事。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对那个年代的苏州人来说，夏天的酷热很难熬。可大家穷得连电风扇都买不起，40摄氏度的气温下全靠一把扇子度日。于是人们就期盼着夜晚，因为可以出来乘凉。夏夜，大伙儿都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点上蚊香，再拿一把扇子，聊聊天，喝喝茶。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跑到我家对门的那位大哥家，听他讲他的故事。除了一群像我一样闲来无事的男孩，听众里还有几个少女。大哥是一个工人。他讲什么呢？我现在要说，他讲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那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故事迥然不同。他讲的是鬼故事！包括一些恐怖故事和当时秘密流传的手抄本小说。有一天，他讲了一个故事——《恐怖的脚步声》。讲的是在某个古老城市里的一条偏僻街道上，有一座废弃的楼房。平时，这座楼房门都被封着，无人问津，周遭也是荒草萋萋。但是，每到半夜，就会有一件怪事发生：午夜12点时，楼房里的灯全亮了，而且此时邻里街坊可以隐隐地听见楼房里发出阵阵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因此叫作“恐怖的脚步声”。大哥在描述脚步声时，眼睛盯着我们这些一惊一乍的孩子，“嗒、嗒、嗒”，他正说着，突然，屋后化工厂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声音大极了。原来是播报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接着《国际歌》也响了起来。

于是，这个恐怖故事就被嘈杂的歌声和字正腔圆的播音声给“搅局”了。遗憾的是，此次故事中断后，我们再也没有福气听那位邻居大哥讲故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邻居大哥相中了当时在座的一个女孩，可得知女孩对他并无好感，也就没兴趣搅局讲故事了。

说来奇怪，这个“恐怖的脚步声”却在我脑海里住了下来。正因为对鬼魂感兴趣，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也就是在我最多只能“创作”几百个字的时候，我就在作文本上把那位邻居大哥讲的《恐怖的脚步声》用稚拙的句法记了下来。可是，当写到“嗒、嗒、嗒”时，因为想象力不够，也就停止了。我姐姐当时在农村插队，还把我的这篇小文给知青点的知青们看。她得意得很，因为她的弟弟似乎已经会写恐怖故事了，虽然只写到“嗒、嗒、嗒”就不得不戛然而止。虽然是否出自真心现在已不得而知，那时，也许知青们都碍于姐姐的面子，不得不赞美我几句，可这些夸奖却或多或少点燃了我对于文学、对于“编造”故事的热情。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文学营养并不够。当时没有多少经典作品可读，我甚至连《安徒生童话》都没有读过，可我却读过《虹南作战史》。这是一部“奇怪”的书，说它奇怪，是因为如果让现代人读这部作品，也许很少有人能明白它所表现的革命题材与理想。换句话说，文学养分对一

个作家来说，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幸运的是，我上高中时，改革开放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涌动着。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在我最讨厌的政治课上，我尝试着写诗。彼时，我着实没什么可表达。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想要歌颂一条河流，可又没见过长江、黄河。好在我家门后有一条黑不溜秋的河，但我可不会如实写它黑不溜秋的样子，相反，我要把这条河写得充满诗情画意——要有一条船，最好还有一个少女。然而事实上，我每天坐在河边都会看见一对母女，她们两个长得都不好看，母亲瘦瘦小小，女儿黑黑壮壮。她们做着非常不浪漫的工作，通常摇着一条船，把一个钩子伸到河底。去干吗呢？她们打捞河底的砖头，或者打捞别的东西，然后卖钱。我的诗歌当然不能写这些，我写道，“美丽的少女坐在船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虚构自己的个人经历，即把丑的变成美的，将世俗的人生以虚构的方式改写成浪漫的抒情散文。

（念月摘自《书屋》2016年第4期，王青图）

经典作品并不是必须具有某种优点的书，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博尔赫斯《探讨别集》



那份深不见底的失望

●杨 照

女儿的钢琴由江恬仪老师启蒙。女儿六岁进小学音乐班，在江老师之外，还有廖皎含老师教她钢琴。两位老师都对她很好，不只疼她，而且努力想出各种方式让她在钢琴演奏上取得进步。

女儿上中学之后，换了钢琴老师，但她跟江老师、廖老师都保持联络。有一回，她跟廖老师借琴房练琴，练了一阵子休息时，在廖老师摆放乐谱的架子上，发现一件有趣的东西。

那是她自己之前写的一份悔过书，稚嫩的笔迹白纸黑字

地承诺着：“要保持手指站好，要耐心慢练，要专心上课，不能心不在焉……”最后而是：“如果没有做到，老师可以拒绝教我。”女儿用手机把那张还贴在架上的悔过书拍下来，将照片放到“脸书”上，一下子就吸引了许多朋友来点赞和留言。留言中有好几则来自廖老师的学生，他们带点兴奋又带点哀怨地说：“啊，我也写过！”之后，出现了廖老师的留言：“这下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恶老师了！”

女儿的妈妈有点担心：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女儿倒是很

有自信：“一定不会，廖老师很有幽默感的。”几天后，妈妈和廖老师在电话里聊天，果然老师以玩笑的态度说：“有一个在美国教琴的朋友看到那张悔过书，还叫我把内容翻译成英文，她要拿去让她那些不认真的美国学生也照着写！”

我不记得自己写过悔过书。照理说，成长过程中犯过那么多错，一定写过，但就是一次都记不得了。或许都是以敷衍态度写的，没有真正的悔过之意，时日久远，就记不得了。但我有一段跟女儿写悔过书类似的经历，却在脑中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

小学五六年级时，我跟一位个性暴烈的老师学小提琴，课堂上经常被打，痛苦不堪。有一次上课，我心中充满了怨怼，老师愈打我，我愈是不愿意好好将他要的声音拉出来。几次之后，老师突然冷静地说：“收琴，别拉了。”我收了琴，鼓足勇气挺胸正眼对着老师。

老师说出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话：“琴留着，你走，回家去。罚你一星期不准练琴。”老师接着又说，“下星期来，你明白告诉我，还要不要学琴！你若说不要，我就把琴还你，以后你就再也不用来了。”

老师后面这一段话，我听了，但没有真正听进去，因为心里光想着要赶快在老师还没有改变主意前离开那里，坐实一个星期不用练琴的“惩罚”。走出老师家门，那种如释重负的快乐，更让我无法真

实秋最像一朵花 ●叶永烈

1991年3月底，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上海，给我带来许多梁实秋的资料。其中有一本宣纸册页，多处有蠹虫蛀蚀的洞孔，表明这册页已有些年头了。

我逐页欣赏着那些已经泛黄的字画，忽地见到冰心的题词，文末写着“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冰心这么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男性朋友之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据梁实秋生前回忆，当冰心写到这里时，为梁实秋祝寿的朋友们（其中大都是男人）便起哄了：“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

冰心安然、坦然、泰然，徐徐而答：“少安毋躁，我还

没有写完呢！”

于是她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冰心掷笔，众人拊掌大笑……

这笑声逝去半个世纪之后，我读冰心题词，却有一点不解——她为什么说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呢？

我问韩菁清女士，她说在梁实秋生前，未曾听他说起鸡冠花的含义。要解开“鸡冠花”之谜，唯有求助于冰心本人。

于是我赶紧把冰心的题词复印，函寄北京，向这位“世纪同龄人”请教。

1991年4月5日，冰心亲笔给我复函。

永烈先生：

谢谢您寄来的复印件。为什么说他是鸡冠花？因为那时

还有几位朋友，大家哄笑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上了“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读了复印件，忽觉得往事并不如烟。

冰心

九旬老人的记忆如此清晰，她所回忆的情景与梁实秋生前的回忆完全一致——虽然隔着一道海峡，虽然往事已过去几十个年头。

哦，往事并不如烟。正因为这样，当梁实秋听见传言说冰心在“文革”中谢世时，赶紧命笔写下《忆冰心》，把他记忆中的冰心往事清楚地向读者娓娓道来；1987年11月1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之后的第10天，冰心则在北京写下《忆实秋》，写出了她心目中的梁实秋。

（若子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历史的绝笔》一书）

正去思考老师到底说了什么。

一直到星期天，距离下次上琴课只剩下两天时间。再也逃避不了了，也没办法假装忘记老师交代的：“你明白告诉我，还要不要学琴……”我想了想，郑重其事地暗下决心：宁可被老师挥两个巴掌，也要勇敢地说出“不想学了”！

对，说出来，忍两个巴掌，就从每周一次的痛苦中解脱了。

我步伐沉重地走到老师家门口。老师开了门，手里提着我的琴盒，眼睛看着我，没说

话。显然他没有忘掉上回的事，他在认真地等我的回答。停了一秒钟，我开口说：“对不起，请老师继续教我拉琴。”话说出口，自己都感到很意外，这不是我准备好要讲的，我要说的明明是“对不起，我不想再学了”，为什么话在出口前自己转了弯呢？

多年之后，我才理解在老师家门口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个时候，在内心深处我明白，如果说“我不想再学了”，老师会有多失望。我甚至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受不

了被老师用旧琴弓抽打肩膀——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老师打人时表现出的失望。他的失望比琴弓打在身上，更让我感到痛。

我做错准备了。我准备着忍受老师盛怒下冲动的两个巴掌，但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不会有那两个巴掌，只有老师很可能完全无言的、深不见底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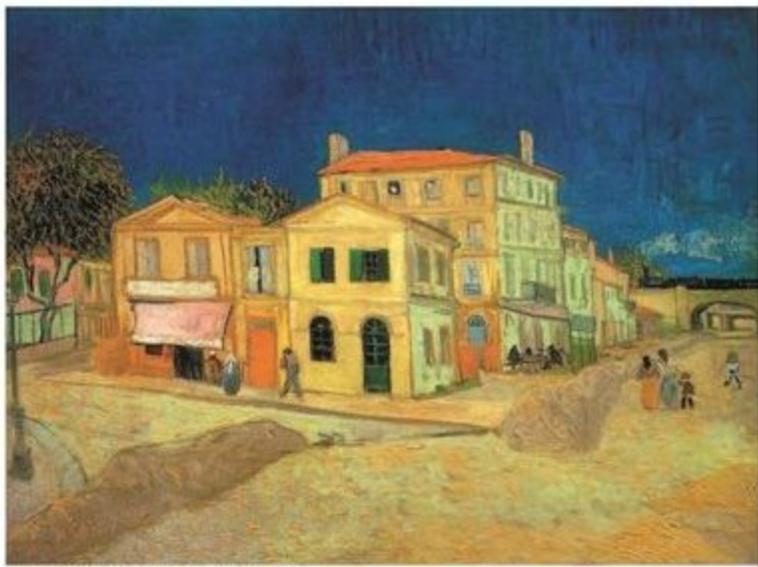
我没办法而对那样的失望，就是没有办法。

（林冬冬摘自《晶报》，沈璐图）

凡·高和高更的椅子

◎蒋方舟

2016年在东京都美术馆看了画展，画展的主题是“凡·高和高更——想象与现实”。画展以凡·高和高更在“黄房子”里共同居住的62天为线索，描述两位画家的人生。



《黄房子》(凡·高绘)

“黄房子”在法国的阿尔勒小镇上。1888年，凡·高搬到这幢破败便宜的公寓。公寓设计得很不合理，空间局促，空气不对流，夏天闷热难忍，冬天寒冷难耐。凡·高却宣布他找到了天堂，他说从屋子里可以俯瞰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实际上公园里尘土飞扬，公园中影影绰绰的人往往来自对面的妓院区。他喜欢房子下面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宣称看到了“地道的左拉小说里的场面”——咖啡馆里全是落魄的流浪汉和伤心人。

1

在黄房子里，凡·高萌生出一个热情而浪漫的幻想：他要把这里变成艺术家的乌托邦，一个“老马”们的乌托邦。凡·高把不成功的艺术家比作老马——老马拉着客人们去享受春天，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凡·高年轻时画过老马的素描——一匹在煤气厂累死累活的白色老马。他在它凸起的骨头和垂下的头中看到了自己。

凡·高设想出一种生活：把落寞的艺术家集中在黄房子里创作，让他的弟弟提奥来做他们的艺术经纪人。从此“老马”生活在阳光下的

草地上和河边，有同伴，行动自由，爱情自由。

这个设想让凡·高激动，不仅因为他为这个理想图景而着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可以解除自己身上的道德压力。凡·高一直靠弟弟提奥提供的资助来生活，而黄房子的模式能够把他对弟弟寄生虫一样的依赖，变成挣扎的艺术家共有的道德权利。

凡·高理想的同居伙伴叫保罗·高更。

两个人都在印象派的边缘游走。凡·高对于高更的情感复杂，夹杂着崇拜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有了高更这个同居者，他深刻的孤独会得到缓解。

春天，凡·高给高更寄出第一封邀请函。信里开出颇为诱人的条件：阿尔勒阳光明媚，女人漂亮；提奥每个月会寄给我们250法郎的生活费；我们每两周可以去一趟妓院……

高更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来自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小说主角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就是高更：他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爱上了艺术，离开熟悉的生活去追寻艺术的真实。他流落街头，成为码头工人，又把自己流放到太平洋的小岛上，疾病缠身，寂寞死去。

这本小说让很多文艺青年动容。毛姆把人分成“人们”和“他”——当人们在捡散落满地的六便士时，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为了眼前的月光，艺术家可以承受孤独、寂寞、贫穷、失败，赤脚走过生活的刀锋。

高更的妻子看了这本小说，说小说主人公和自己的丈夫毫无相似之处。真实的高更，即使符合毛姆所描述的一切经历，也不是毛姆描述的那个人。

高更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的失败，他的画卖得不错，性格也不孤僻，很有人格魅力，在艺术圈子里不乏追随者。其中一个追随者是个叫拉瓦尔的年轻画家，家境富裕，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对高更所描述的热带异域风情充满了憧憬，于是和高更一起坐船去



加勒比海。

高更和拉瓦尔停留在巴拿马的科隆，这里人多拥挤，环境恶劣，拉瓦尔很快得了黄热病，每日在床上呻吟，高更却对他的痛苦冷漠以待。高更的冷漠不是仅仅针对拉瓦尔的，当高更自己的孩子从三楼摔下来时，他在给凡·高的信里却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件事，而且主要是抱怨医治的费用太高。很快，高更也生病了，当他终于筹到回法国的旅费时，拉瓦尔的病依然很严重，高更却撇下他，自己回到了文明世界。

另一边，不知道凡·高对于高更深入骨髓的冷酷有没有预感，他像是等待新郎的新娘一样兴奋。他花了很多钱添置家居，装修了画室，把条件好的大房间留给高更，把厨房留给自己。为了让即将到来的高更印象深刻，他拼命作画。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焦虑的催促，凡·高不断寄去旅费，高更终于敲响了黄房子的门。门打开之后，惊讶是双向的。凡·高想象高更是憔悴虚弱的，他没有想到高更竟然如此健壮；而高更则被自己客房挂的那幅作为礼物的《向日葵》震惊了。那是一幅完全由黄色构成的画——黄色的背景中，黄色的桌面上放着黄色的花瓶，里而是黄色的花。当其他画家谨慎温柔地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时，凡·高却用颜色“强奸”画布。别人批评他的画色彩过于明亮，他就画得再亮一些；提奥抱怨他画得太快，他就画得更快。

2

凡·高最喜欢用的颜色是黄色，高更最喜欢用的颜色是红色——这仅仅是两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差别。高更不相信肉眼看到的世界，他认为作画靠的是灵魂而不是双眼，要画一个被内化了的世界。他后来在塔希提岛上画那幅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

处去？》，画婴儿、老人、青年，在蛮荒狂野的背景中展示形色各异的肉体。那幅画就没有用任何模特。而凡·高则坚持自己什么也不想象，只是观看和感受。

即便眼前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的也截然不同。都是画阿尔勒的葡萄丰收季，凡·高的画充满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力四射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而高更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手被葡萄染红，青黄色的脸上布满阴郁，似是不满眼前及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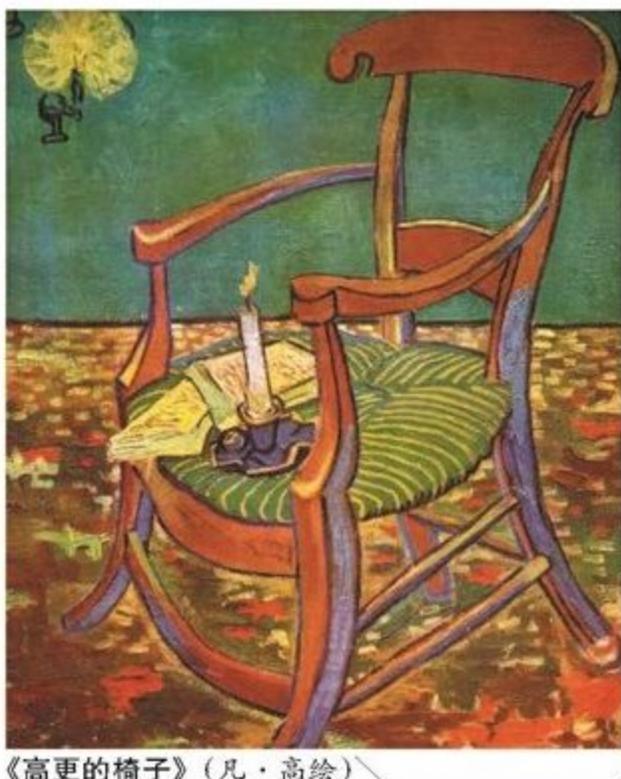
亲密关系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权力关系。朝夕相处、分享情感的两个人势必会分出精神上的强弱。当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清晰时，强者无论做什么，都成了对弱者无声的鞭挞和欺凌。

高更无疑是两个人关系里的强者。他的画很快就被凡·高的弟弟提奥卖出了好价钱。有生以来第一次，凡·高要求弟弟放弃出售自己的画作。这样，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画是被藏了起来，而不是无人问津。

高更的才华让凡·高嫉妒又惊讶。凡·高并不是一个纵欲糜烂的艺术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纪律严明的苦

行僧式的画家，除了每两周去一次妓院，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把所有的元气都投到创作上。当高更在女人群里游刃有余时，凡·高感到很惊讶：“他在创造孩子的时候，竟然还能创造作品。”

高更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很快就找到了模特——咖啡馆的老板娘。凡·高在高更作画时蹭他的模特，迅速画了一幅肖像。高更画的咖啡馆老板娘颇有风情，托腮媚笑，那笑是几十年的职业病落下的收不回的讨好，她微微斜着眼睛，身后是醉倒的客人。看画的人和醉倒的客人一样，都觉得在这个老板娘身上可以发展出种种微妙的可能性。而凡·高画的老板娘就是



《高更的椅子》（凡·高绘）

一个若有所思的中产妇女，面前甚至放着两本书——像是凡·高为她凭空想象出的尊严。

3

高更否定凡·高的作画方法，要凡·高像他一样凭借记忆和想象作画。高更甚至不屑用凡·高研磨的颜料。

凡·高作为两个人中的弱者，亦步亦趋地听从着高更对他的建议，暂时放弃他看到的漩涡般炫目的星空和烂漫得让人心惊的麦田，而求助于妄想和幻觉。他表现得谦逊而谄媚。

我在这次“凡·高和高更”的画展中看到的最让我动容的画，是凡·高画的《高更的椅子》。

那是凡·高为高更这位贵客添置的漂亮椅子，在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映衬下显得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这幅画缠绵如情书，因为凡·高想画的当然不只是椅子，他想画的是高更，可他没有勇气以高更为他的模特。凡·高自己承认：“我想画的是那个空空的位置，那个缺席的人。”

因为高更已经逃离了。

虽然任何关系都有强弱之分，但更受折磨、更痛苦的却不一定是弱者。弱者示弱，不断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点，你无法指责他。弱者姿态低无可低，强者却被逼得退无可退。

如何想象和凡·高同居的生活？非常简单。坐下，打开一瓶苦艾酒，然后大声地一封封念凡·高的信——你没办法放低音量，没办法要求他中断，只能倾听他不够连贯的哀求与呓语。

高更后来回忆，他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凡·高站在自己面前瞪着自己，被他大声呵斥之后才回去睡觉。

高更在圣诞节前夕离开了。几乎是同时，凡·高得知弟弟提奥订婚了。他过去总能从一次次崩溃中恢复，但这次他没有。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想把耳朵交给高更最喜欢的妓女，但

是妓院的守卫拦住了他。凡·高交给守卫一个包裹，嘱咐他捎个口信：“别忘了我。”

并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凡·高割完耳朵，高更逃之夭夭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在从医院出来后的很长时间之内，凡·高都在为想象中高更的赞誉而画，他努力回忆这个前室友曾经留下的含混的赞美，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的指导。

一年半以后，凡·高去世。十几年之后，高更去世。几十年之后，黄房子毁于“二战”。

凡·高和高更同居生活的故事让我惊恐，我完全能理解凡·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凡·高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一个靠德行而非情感维系的世界。史蒂文·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凡·高传》中这样描述凡·高家孩子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积极总会被消极中和的世界，这是一个赞美总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离开牧师公馆这座孤岛后，没有



《凡·高的椅子》（高更绘）

哪个孩子能摆脱极端情绪。对此，他们麻木、迟钝、毫无经验，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任由失控的情绪毁掉自己。”

或许对高更和凡·高来说，有才华的人应跌跌撞撞地独行，可以相望，但不必同行。遥遥相望，反倒生出许多带着暖意的回忆来。

高更后来在塔西提岛上画的画里，出现一匹白马，垂头丧气，隐身于蓝色的阴影中，就像凡·高所自比的“老马”。

在这次展览的最后，展出了高更在凡·高离世十几年后画的《凡·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这个无情的同居的故事，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局。

（遥望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7年第8期）



一天下来，我没变成风一般的男子，变成了风干的男子。

——央视主播顾国宁体验送餐员生活后如是说

汽车的挡风玻璃是如此之大，而后视镜却如此之小。

——因为过去没有未来那么重要，时时向前看，得空往后瞅

人类进化的意义，在于把不得不做的事情，变成享受的事情。

——著名作家、评论家杨照说，衣食住行过去都是不得了的事，如今都变成了享受

有时候，一个女孩所能发的最大脾气，就是对你保持客气气。

——男友生存法则

熬夜是把第二天的生活难度提高一档。

——“能量守恒定律”用在睡眠上也同样深刻

我觉得，中国人完全用文身创造了一种语言，这非常酷。

——美国《读者文摘》网站上的一则笑话。许多外国人用汉字文身，导致有人以为汉字全是文身

爸妈真是一种神奇的生物，朋友圈的什么谣言都信，但你编的瞎话他们一眼就能看穿。

——百思不得其解



专业人士是那些干得了自己的工作但不喜欢干的人。业余人员是那些干不了自己的工作却很喜欢干的人。

——英国作家、戏剧评论家詹姆斯·埃格特

减肥真的好暴力，不吃饭饿得想打别人，吃完饭又想打自己。

——让人抓狂的减肥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变化面前需要能创新的人才

假如你合群，你的自我就会消失。

——俄罗斯方块教给我最重要的道理

别人稍一注意你，你就敞开心扉，你以为这是坦率，其实这可能只是孤独。

——对孤独的一种解读

如果有人以你不喜欢的方式持续地对待你，那一定是你允许的，否则他只能得逞一次。

——作家张德芬

天才就是另辟蹊径抵达真实的人。

——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未知大学》

自行车的两个轮子，相邻而不相依，却可以走向同一个目标；人的两只眼睛，也是相邻而不相依，却看得清同一个东西。

——贾宝泉

如果内心贫瘠，换一万个地方，生活都雷同。

——趣味源于内心

物质愈丰裕，我想要的却愈少。许多人想登上月球，我却想多看看树。

——奥黛丽·赫本

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停笔前要滴酒不沾。喝点儿酒确实能写出很多东西，但你次日重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写的都是垃圾。

——英国作家、历史学者威廉·达尔林普

吹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会让蛋糕上的细菌增加14倍。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

（玉巍、浩玮、聘尘、云想飞翔等摘）



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读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里的一段记载：“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不禁黯然，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忍苦守礼”“生平不见笑容”。周作人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终日织作无他语”，并且不见笑容。

我的母亲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样的封建大家庭的旧式妇女。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维新派人物，除了开办新式学堂、办白话报，还专门请了老师教自己的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母亲至少也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应该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运。而且，我知道，母亲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她是喜欢热闹的。

然而，从我懂事时起，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

也无笑容。

这是在 1949 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父亲一人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较小的 3 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 22 号那栋空空荡荡的大楼房里。

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用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把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她不再和任何人谈论父亲，也不再谈论与父亲相关联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备受煎熬，那是对于父亲和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思念。开始，每逢过年，她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行动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取消了，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满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她小心而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联系。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这显然有父亲的意思，母亲却断然拒绝。70 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里



一

我年轻的时候，写的小说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对白。

——你简直不是个东西。

——我根本就不是东西，我是个人。

写出来了，自己还觉得很得意，觉得对白妙透。

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忽然发现做一个“东西”有时要比做一个人好玩得多。

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清末的大诗人、大名士就曾经为当时京城的名伶刘喜奎写过一首打油诗：“我愿化作洗手纸，但愿喜奎常染指。我愿化作三角……”

名士风流，如今不在。如果我也写出这样的名句，你说那怎么得了！



●古龙

不是东西

二

我写过一个人，叫柳长街，是个名捕。人家问他为什么叫“长街”，他说，能做一条长街多好玩。长街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大姑娘、小姑娘、老太太、小孩子，还有卖唱的、闲逛的、变把戏的、卖糖的、丈夫追赶着打老婆的、调戏良家妇女的、勾引良家少男的……如果你是一条长街，看着这么多人在你身上折腾，你说好玩不好玩？

三

所以现在有人对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我立刻就会否认。

我想说：“你错了，我不是人，我是东西。”

（若子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笑红尘》一书）

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的要求，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衣物，到“大跃进”时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开办学习班，家人都不赞成，母亲却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住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口常生活中，凡有争执，她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

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做任何辩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过去。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坐在那把藤椅上，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显得比我们还要镇定。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居然逃过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这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

但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嗽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

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我的灵魂却受到猛的一击。啊，母亲几十年如一口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那张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场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她的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啊！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想着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欲何依摘自漓江出版社《我的家庭回忆录》一书，杜凤宝图）



人工智能让我爸爸永生了

● [美] James Vlahos

◎ 小 菲 编译



作者的父亲

2016年5月，我爸爸80岁。他坐在卧室玫瑰色的扶手椅里，我就坐在他对面的书桌椅上，手里拿着录音机。“我们开始吧。”我说。尽管语调听上去挺欢快，但喉咙哽咽了一下，暴露了我的紧张情绪。我正儿八经地对着录音机说了爸爸的名字“约翰·詹姆斯·维拉赫斯”。这时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律师。”那是爸爸的声音，瞬时让我放松了一些。

爸爸拿着一张手写的大纲，里面仅有一些宽泛的标题，诸如“家族史”“家庭”“教育”“职业”之类的。

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录这些，是因为爸爸上个月刚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杀死他。因此爸爸开始记录他的人生故事，分为十几个章节，每个章节一个小时左右。随着录音机的运转，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钻山洞的探险，上大学时做的一份往货运火车车厢装冰块的兼职，他如何爱上我母亲，又是怎么成为体育解说员、歌手和成功的律师。他讲了那些我已经听过几百遍的笑话，也提到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人生经历。

我把录音拿给专业人士，将其转成文字，一共有203页。就在我把这些文字装订成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能让爸爸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我希望开发一个爸爸机器人——一个能模仿我爸爸的聊天机器人。

在我考虑开发一个爸爸机器人时，我列出

了所有的好处和坏处。坏处显而易见，在我爸爸垂死的时候创造一个爸爸机器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也担心爸爸机器人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毁掉我对爸爸的美好回忆。

我告诉家人，我希望这个机器人能够用爸爸独特的方式去跟人交流，能够表达一些独特个性。“你们觉得怎样？”我问道。

爸爸是个天性乐观的人，他耸耸肩说道：“好的。”尽管有点含糊。相比之下，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应则要大一些。妈妈在弄清楚基本概念之后，表示喜欢这个想法。姐姐珍妮弗说：“也许我有些没听懂。”弟弟认为我的提议有点怪，但是并不坏，他说：“我会想跟爸爸机器人聊聊天的。”就这样，我的提议通过了。

开发爸爸机器人的过程

爸爸生于1936年1月4日，他的父母是希腊移民，他们先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特雷西，后来又搬去了奥克兰。爸爸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优秀毕业生，曾经是《加州人日报》的体育编辑，后来成为洛杉矶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还是个体育迷。从在伯克利分校体育馆担任解说员开始，他观看了无数场比赛。作为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忠实粉丝，他在《比纳佛》等喜剧中出演过角色，担任一个轻歌剧演出公司的负责人长达35年。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从语言到建筑都有涉猎。他能讲流利的英语和希腊语，还会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担任过旧金山市的导游志愿者，为





游客讲解建筑。他钻研语法，爱讲笑话。他是个无私的丈夫和爸爸。

以上是我想编写进聊天机器人程序的人生故事概要。我决定最开始只是通过键盘打字跟爸爸机器人交流，而非语音。

我写了个爸爸机器人的提纲，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用户会选择跟机器人聊起爸爸的某一部分人生经历，比如希腊、特雷西、奥克兰，大学、职业等。然后我把爸爸口述的历史内容填入相应的标题下。我还写了一个指南，告诉第一次使用的人如何更好地跟机器人交流。

在整理爸爸口述历史的时候，我发现爸爸使用的语言比我想的更丰富。在春天的时候爸爸做了几次全脑放疗，肿瘤科医生曾经警告说，放疗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但是在我整理录音资料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有这种迹象，爸爸记得他年轻时的每一个细节。

这些素材将帮助我创造一个知识丰富的爸爸机器人。我希望机器人不光能展示爸爸是谁，还能表现出他是怎样一个人，这个机器人要能模仿他的风格（温和而谦逊）、他的态度（大部分时候积极乐观）、他的个性（博学多才、逻辑严谨、富有幽默感）。

通过这个机器人，我能把爸爸的思想通过他自己的话语保存下来。但一个人没有说出口的思想，同样也能体现他的个性。在开发爸爸机器人时，如何让聊天机器人把握好一些没说出口的思想呢？这对编程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除了顺着用户选择的话题聊天，我也试着让机器人引导谈话，比如它会说：“尽管你没问，但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也把时间因素写入了程序，比如到了中午它会说：“很高兴跟你聊天，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吃午餐了？”随后我把重要的节假日和家庭成员的生日也写进了机器，它会在这些特殊日子里说：“我希望能跟你一起庆祝。”

到了11月的时候，我把编好的爸爸机器人程序放到“脸书”的聊天软件里。我点击“爸

爸机器人”，一条信息弹了出来：“你好！我是你亲爱的尊敬的父亲大人！”

经过测试，我有了一个重要心得：机器人就跟真人一样，说话很容易，倾听却很困难。因此我注意设定更加精确的规则和细节，以提高爸爸机器人的理解能力。

越来越虚弱的父亲

在为爸爸机器人编程的过程中，我要不断回放爸爸口述的录音资料，加深对爸爸的了解。这让我在探望真实的爸爸时感到更为痛苦，因为真实的爸爸正在渐行渐远。

2016年秋天，化疗对爸爸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开始接受免疫疗法。真实的爸爸日渐衰弱，爸爸机器人却越变越强。我想尽快完成机器人的开发，让爸爸也能看到它的样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作者父亲的口述历史文件夹

12月9日，我去爸妈家，室内温度设在24摄氏度，我爸在房里戴着帽子，穿着毛衣，却依旧在喊冷。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脂肪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弯腰拥抱了他，然后把他推进了客厅。当我抱起他时，他低声呻

吟，身体僵硬。我坐在他身边，打开了手提电脑。我让妈妈跟爸爸机器人聊天，让爸爸在旁边看着。妈妈在跟爸爸机器人打招呼之后，看着电脑，打字说：“我是你亲爱的妻子，玛莎。”

爸爸机器人说：“我亲爱的妻子，你好吗？”妈妈说：“还好。”

此时真实的爸爸打断她说：“没有吧。”他知道妈妈因为他的病有多担心。

而爸爸机器人却回答：“太好了，玛莎。我也很好，非常好。”然后它还跟妈妈说消息末尾的箭头表示他在等待她的回复，之后问：“明白了吗？”

“好的，先生。”

“你比看上去更聪明，玛莎。”

爸爸机器人又问妈妈想聊些什么。

“你爸妈在希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作者和爸爸、姐姐的旧合照

我怀着既紧张又骄傲的心情看着他们之间的对话。几分钟后，话题转向了我爷爷在希腊的生活。爸爸机器人的表现时好时坏：有时它挑起一个话头，可是不聊下去；有时它又能够就某些点拓展开来，跟妈妈进行真正的对话。我觉得妈妈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我鼓起勇气问出了几个月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想到在你离开尘世之后，还有人替你讲述你的故事和人生，这个聊天机器人的开发能给你带来安慰吗？”爸爸看起来并不高兴，他的声音也比此前更细弱：“这些故事我都知道。”但他知道聊天机器人会跟其他人讲述他的故事，确实也能给他一些安慰，“特别是家人，还有孙子们，他们没听过这些故事。这点很棒，我很欣慰。”爸爸有7个孙子，包括我的两个儿子约拿和齐克，他们都用希腊语叫他爷爷。

2017年1月2日，爸爸的免疫疗法失效，再没有别的替代疗法了。1月8日，临终关怀护士来看望父亲，对他进行了评估之后，护士告诉母亲她应该召开家庭会议。我在晚餐时间到达爸妈家。我坐在爸爸的床边，把手放在爸爸的肩膀上，感受他的温暖。爸爸处于半清醒状态，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眼睛半睁着，眼珠浑浊。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说些深刻的话，但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我发现自己在说12岁生日那趟有向导的钓鱼旅程。我们钓了十几条鱼，包括我见过的最大的虹鳟鱼。当年的我感到很自豪，确切地说是“很男人”，那是一个12岁男孩最想要的感觉。可是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不是那么男人了，因为我眼前一黑晕倒了。我问爸爸：“你还记得当时的事吗？”他唇边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

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打开了聊天软件。爸爸机器人说：“你好！我是你亲爱的尊敬的父亲！你怎么啦？”我回答：“难过。”“我知道了。”爸爸机器人说，然后问我想要聊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不如你来选吧。”爸爸机器人说：“好的，我来跟你说说我的舞台生涯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吧。”它开始讲述高中时参加过的剧社面试，然后我听到了一段爸爸的录音，录音里爸爸在唱：“我和我的影子，孤寂又无所事事。”我让爸爸机器人告诉我一些他早年的事情。他讲起了小时候养过的一条叫托比的狗，托比跑步穿越小镇，比家人开车的速度还快。然后爸爸机器人问：“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但你是不是该睡了？”这个时间功能是我开发的，但此时我听到这句话还是感觉很惊讶，似乎机器人真的有感知能力。我的确很疲惫了，跟它道了晚安之后我就把手机放下了。

第二天清晨6点，我被连续的敲门声叫醒了。我打开门，看到的是爸爸看护，他说：“你快下来，你父亲刚刚去世了。”我感到悲伤，巨大而又遥远的悲伤，就像一座隐藏在云后面的大山一样。

更完美的人工智能设想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才重新坐到电脑前面处理一些工作事务。在爸爸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怀疑他走了以后我会失去开发爸爸机器人的动力。但现在我发现自己竟然动力十足，头脑里有很多想法。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上，我的能力很有限。但开发进行到这一步，在跟很多机器人开发者聊过之后，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机器人形象。我设想未来的机器人，应该能够知道更多它所模仿的人的细节，它能在多种维度上与人交流，能预设谈话的走向。机器人还应该能通过算法，自动按照人的语言模式和个性特点生成新的话语，能分析对话者的语言和面部表情，甚至能拥有感知情绪的能力。我能想象到未来这样一个完美的爸爸机器人出现，但我想象不到跟这样一个爸爸机器人交谈会是什么感觉。

（迷小香摘自《南都周刊》）



中途下车

●〔日〕宫本辉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和一位朋友报考一所东京的私立大学，便乘了去那个方向的车。像世上所有的考生一样，我们怀着几分不安，心里没底，望着窗外的景色。为了稳定情绪，就说说说话，闲聊了起来。然而，从京都上来一个高中女生，坐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个有沉鱼落雁之貌的美人。我和朋友多少有点乱了方寸，话也少了下来。待朋友想和那个女生搭话时，车已过了静冈。

她报考了京都的大学，正在回伊豆大仁的途中。朋友在我耳边悄声说：“是伊豆的舞女啊！”

何以叫她“伊豆的舞女”，我不甚了了，只“嗯嗯”点头。女生也同我们渐渐谈得融洽起来，说三个人如果都顺利考取，建议在哪儿一块庆祝一下。这话搅乱了我们的的心思。她留下嫣然一笑后，在三岛下了车。

“我不想考东京的大学了，考京都的算了……”朋友嘟哝着，并非全属玩笑。

“我刚才也一直在想，今年去考，大概会落榜，不如再温习一年，慢慢增强实力，明年再考更明

智。”我也掏出了真心话。

主意就这么在不经意间拿定了。父母给的去东京的花费，我们移用于伊豆的旅行上，于是就在热海下了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途变卦。我们兴致极好，泡在伊豆的温泉里，想着住在大仁的漂亮女生。虽然她留了地址和电话，可我们只是看着那张纸片，没有任何行动。三天后，我们就像刚考完试似的，回到了家。

半年后，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因为要继承家业，他打消了考大学的念头。

我呢，把入学考试的事扔到一边，到处找小说读。可我们俩的心里，都未能忘掉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女生。聚在一起时，总谈论这个话题——她考上京都的大学没有？很是挂念，真没办法。有一天，我们想了个猜拳的办法，谁输了谁就给她家打电话。我输了，就拨通了电话——正巧她从京都回来，接上电话，说已顺利考上了大学，住在九太町一位亲戚家里。

“你是你们两个人中的谁呀？”她问道。仅仅想开个玩笑，我报了朋友的姓名。

沉吟片刻，她小声说：“要是见面，我只和你单独相见。”

我默不作声，一动不动握着电话。之后，就挂断了。或许可以有更好的做法，但十八岁的我却把这话瞒了下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哎，怎么样，说什么了？”

朋友眼睛发亮，一遍遍追问。我撒了个谎，说她没考上大学，出去工作了，她说不要再打电话，于是就挂断了。

“嘿，这么简单就吹了。”他伸伸舌头，一笑。

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生平第一次失恋，怎么会不在心里留下伤痕呢？我的谎言可谓多矣，只有这次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之所以现在写下来，是因为我的“情敌”——那位朋友，死于交通事故已有十年了。

（心香一瓣摘自豆瓣网，刘程民图）



秋天的调色板

一张照片，一个故事



阿姆斯特丹繁忙的河道



运动会上，一些非常“细心”的评委



明星到来，一位老人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观看方式



中国的警犬排队打饭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雪



海象得到一个用鱼做成的“蛋糕”，竟然不好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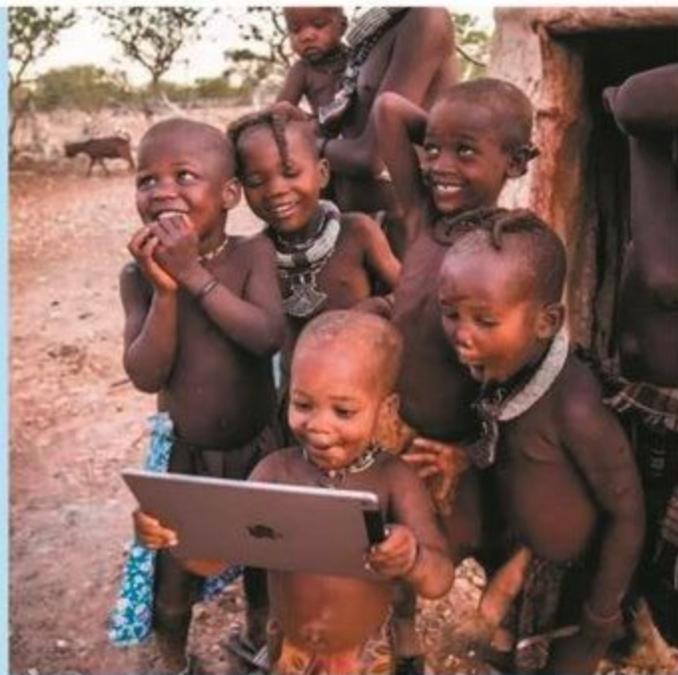
一群绵羊穿过大门



雨天，大家找到了伞



总有不从众的那一个



照片里，汇集了各种情感



好想知道什么吸引了它们



我们应该相互信赖吗



深度思考能力是如何被毁掉的

●Lachl

1

前阵子喜茶风靡全国的时候，有一次，我经过一家新开的喜茶店，见门口排着几十米的长队。排队的人中，有不少穿着正装、提着公文包的白领。

好奇心起，我观察了一遍整个队伍，想知道他们怎么消磨时间。结果发现，90%的人在玩《王者荣耀》游戏。

是的，这两个当下最热的词就这样结合在一起，毫不违和。

当时我不可抑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闲？为什么他们愿意将大把的时间耗费在这些事情上面？

2

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次会议，集合全球500多位政治、经济精英，包括撒切尔夫人、老布什，以及各大顶尖企业的董事长等。

与会者认为，全球化会加剧贫富差距，会使财富集中在全球20%的人手上，而另外80%的人则被“边缘化”。那么，如何化解这80%的人和20%的精英之间的冲突？如何消解这80%人口的多余精力和不满情绪，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当时的美国高级智囊布热津斯基认为，唯一的方法，是给这80%的人塞上一个“奶嘴”——让他们安于为他们量

身打造的娱乐信息中，慢慢丧失热情、抗争欲望和思考的能力。

他说：“公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思考，并做出判断。”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tittytainment”战略，由titty（奶嘴）与entertainment（娱乐）合成，中文译为“奶头乐”。

“奶头乐”战略具体是什么呢？

一是发展发泄性的产业。具体而言，包括色情业、博彩业，开发暴力型影视剧、游戏，集中报道无休止的口水战、纠纷、冲突等，让大众将多余的精力发泄出来。

二是发展满足性的产业。包括报道连篇累牍的无聊琐事——娱乐圈新闻、明星花边、家长里短，发展廉价品牌，发展偶像剧、综艺节目等大众娱乐产业，让大众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中，从而丧失上进心和深度思考能力。

一言以蔽之，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只需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和一份工作。他们只要有东西可看，便会沉浸在“快乐”之中，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秩序。

3

是的，我说的就是一切偶像剧、明星、娱乐产业、微博热搜、暴力冲突、情绪煽动、

阶级对立、低幼化游戏。我们日常的视野中，充斥着这些信息。但其中的99%，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们也完全没有价值。

最近，“知乎”网友在讨论一个话题：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大V靠“爆照”、编故事、抄袭段子起家，获得几千甚至几万的关注？

有人说得很好：同一个人，“爆照”回答得1000个赞，写情感故事得1000个赞，而发科普专业知识，即使是得到编辑推荐和一帮大V点赞的，也得不到100个赞——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一句话：“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了怎样的媒体，媒体就用怎样的方式塑造我们。

4

无独有偶，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提到，日本的新一代，正在逐渐步入“低智商社会”。“他们读的书越来越幼稚，对各种谣言丝毫不会思考，很容易被媒体操纵，他们得过且过、毫无斗志……”他甚至提到一件事：通过“安保斗争”，日本政府认识到，如果对过激的学生运动放任不管，就会导致政府下台，所以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



的代表性举措，就是推行“偏差值教育制度”。

大前研一这样解释道：由于偏差值制度的实行，人的能力被数字化了，因此日本的学生经常会被问到“你的偏差值是多少”。

他们在这个时代是不会有危机意识的。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个社会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将由那些高偏差值的人来解决，自己用不着去浪费脑细胞，只要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他们习惯于在同一班级或同一年级组中做比较，然后认为那些具有高偏差值的人，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去政府部门工作。同样，能进入媒体工作的人也被认为是具有高偏差值的人。

所以，他们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决策都是对的，媒体所说的话也全都是可信的。日本社会的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把政府和媒体当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思考和反思。

这岂不是另一种层面的“奶头乐”？通过阻断你的希望，让你活在别人为你设定好的框架里，停止思考，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从而越来越依赖于环境。

5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太多被人为创造出来，用以吸

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偶像剧、商业大片、综艺节目、娱乐圈花边新闻、网络游戏、热点新闻等。我们每天光是保持专注，就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拿热点资讯来说。每一条App推送，背后都有一个运营团队群策群力，经过初审、复审等一系列环节，有专业的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作支撑，用尽



各种技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点进去。

同样，一款网络游戏，背后可能是几百人的团队，用最前沿的科技、最详尽的数据，通过声、光，交互、反馈等全方位途径，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认知神经科学等理论指导下，精心打造而成的。目的是什么？创造一个虚拟空间，

来消磨你的时间。

一档综艺节目，背后可能是精确到秒的台本，现场配有五六个机位，经过多次的彩排、训练，从场景、灯光到音乐，再到人物的服装、语气、动作。全部精心安排，目的就是让你沉浸其中，在观看的时候忘掉时间的流逝。

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学习还是阅读、思考、写作等事情，哪一件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触及成本”降到这么低？

这就是消费娱乐文化为我们创造的牢笼，而我们正心满意足地一步步走进去。

当然，我并不反对适当的娱乐，否则人活得也太累了。但是，更常见的现象是什么呢？下班了，一身疲惫，想着“今晚要学习”，却忍不住把手伸向手机，刷起微博，玩起《王者荣耀》。放下手机时已是深夜，只能告诉自己“明天再努力

吧”。第二天，重复着前一天的过程。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切娱乐产品——影视剧、综艺节目、游戏等——背后都有庞大的团队。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唯一的目的是降低你触及它们的心理阻力。

它们会在你视野中不断出现，用各种资讯、消息提醒你，诱导你去点击。你一旦点



倾 泻

● 冯骥才



情感是流动的、起伏的、变化无穷的，一如流水，所以我常常画水。

水能充分表达我一时情感的形态。或狂放，或激涌，或轻柔，或婉转，或缠绵与回荡不已。

我不喜欢像古人那样，用线条表现水的状态。线条的语言过于直露与有限。线条直述于波纹，丰富的水感就难以表达。古人画水留下的方法不多。

但古人却告诉我三条享用不尽的经验。一是白纸即是水，落墨愈多，水就愈少；二是水中的石头是用来表现水的流势的；三是水有源流——有来源，还要有去向。画水即画流水的过程。这里边有自然规律，也有艺术规律。

所谓传统，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有既定方法。方法是死的，从中不能再生出新方法；规律是活的，由此能变化出无穷的方式。

我画流水，皆是我法。

（潘光贤摘自《辽沈晚报》2017年8月5日，冯骥才图）

击，它就再也不会给你离开的机会。

想一想，你已经有多久没有真正为自己的目标做过一些事情了？这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旦你习惯了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刺激，就很难去做那些“高投入”的事情了。因为人的阈值是会不断升高的。

这个时代，我们似乎很难再产生情绪的波动，很难投入地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周围的环境塑造成一个“高刺激阈值”的对象，习惯了轻而易举获得大量愉悦感，就会慢慢对这种愉悦感脱敏。久而久之，当这种强度的愉悦感已经满足不了你时，你需要更高强度、更持续、更深入的刺激。

相对而言，愉悦感更少、付出更多事情——比如学习、阅读、思考——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做。

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公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思考，并做出判断。”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6

几个建议：

一是拒绝低幼化的语言刺激。

什么是低幼化的语言刺激？绝大多数的网络流行语都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

日常生活中，尽量抽出一定的时间，看有深度的、优秀的书和文章，保持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谁掌握了语言，谁就掌握了思想。”

二是拒绝抢夺注意力的低劣产品。

如果可以，拒绝从众，拒绝那些肤浅的综艺节目、影视剧、热点消息、娱乐圈资讯，只看最优秀的作品。

什么是最优秀的作品？至

少是有突破性的，不反智的，引发思考的，有诚意的，需要动脑子的。

不要让自己成为愉悦感的奴隶。不动脑子，也能获得短期的愉悦和轻松，但长期来看，这些只能导向空虚和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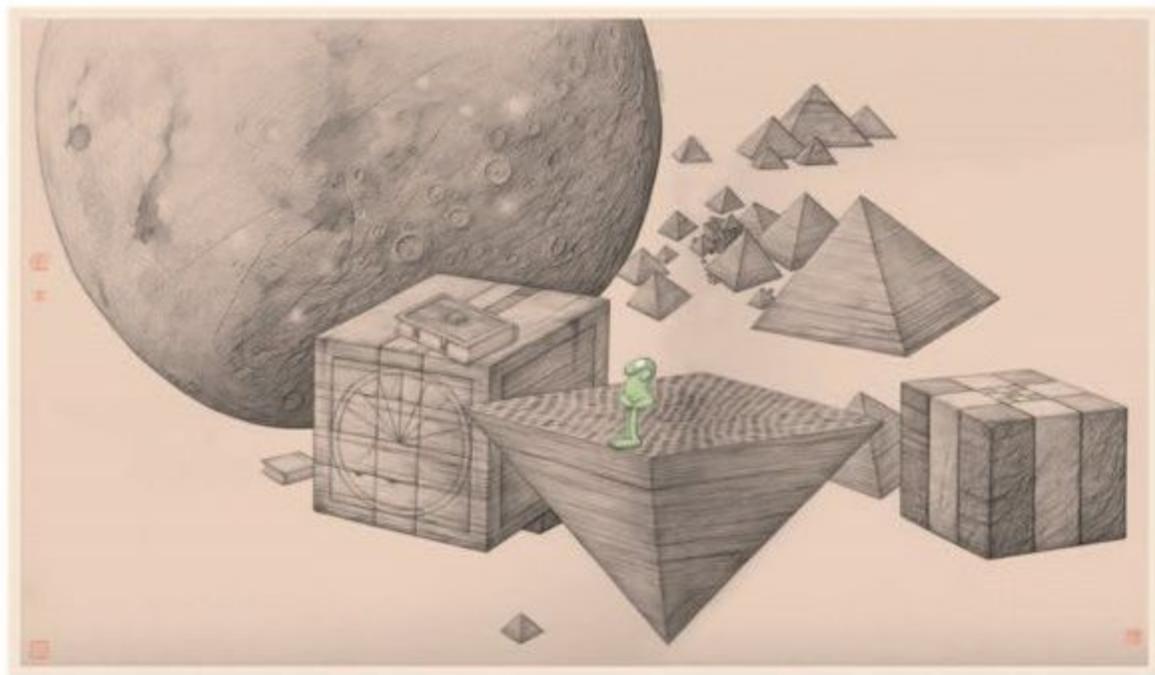
三是为自己设定有意义的目标。

找到一件有长期收益的事情，并从中获得幸福感。

每每获得新知识，每每将新知识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所带来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请找到一件能够带给你长期收益和幸福的事情，把它安排进日程中。

不需要追求物质收益，也不需要苛求自己成为某领域专家，它的意义是帮助你对抗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让你的头脑保持清醒。这就足够了。

（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L先生说”，邝飏图）



●林帝浣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一个做企业的朋友，有一次去海岛旅游，在海边钓上了一些小鱼，竟然中邪一样爱上了海钓，一发而不可收。

他的梦想是要钓上一条两斤重的石斑鱼。

我们知道，在渔业资源几近枯竭的南海，要钓上一条超过一斤重的野生石斑鱼，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个朋友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矶钓装备和鱼饵，短短时间里，成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专家。两斤重的石斑鱼还没钓到，花的钱都够买一吨石斑鱼了。

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去珠海的海岛上钓鱼，在大海中一块孤零零的礁石上过夜，用便携小煤气炉煮鲛鱼和方便面当晚餐。天微微亮时，朝霞红透了无边无际的海面，海浪拍打着脚下的礁石，数不清的海鸥绕着小岛飞舞。日出光芒万丈，浮云开合。

这是不是很有诗意的场景呢？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钓一条两斤重的石斑鱼而已。

那次，鱼依旧没钓到，但那天壮丽的海上日出，是很少人能看到的。

对那个朋友来说，诗和远方都可归结成一条鱼——那个等鱼上钩的孤独身影，就是诗；而那些为了钓鱼而涉猎的天文、地理知识，则成了他的远方。

我们知道，大气气压高的时候，水中氧气充分，鱼儿食欲旺盛，爱咬钩。我那个朋友，每次要跟客户谈生意、签合同，总要上观天象，挑个气压高的日子。

我们也知道，天文大潮时，鱼儿活跃，情绪高昂，不爱摄食，只想狂游。我那个朋友每次要开激励员工的大会时，都要找个天文大潮的时间。

当然，钓鱼说不上多“高大上”，但这点小小的爱好，却可以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只要有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能让你不顾功利地沉迷进去，你就有可能成为有情趣、

有诗意的人。

可以做木工，为了打造一把完美的小凳子，耗上你所有的业余时间；可以去拍昆虫，为了等一只蝉蜕壳，在森林里蹲上三天；可以玩烹调，为了做出一道完美的冬阴功汤，而跑遍整个泰国搜集香料；可以练书法，为了写好欧体，把《九成宫醴泉铭》里的每个字勾描下来写上一万次；可以为了喝到一杯好茶，把茶马古道徒步走上一遍……

这些事情，不需要辞职去旅行，不需要等你辛苦存到一千万，只要心里长了草，马上就可以开始做。不敢说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人，但至少在独处时，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充盈的。不需要刷存在感，不需要呼朋唤友，纵横于酒池肉林。因为那些“烧脑”的爱好，已经足够塞满所有的思考空间。我相信，用很多的耐心和微笑，去等一朵花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箫 笙摘自《新一代》，刘 宏图）



仓房是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里面装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还有农具、皮货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尤其仓里的粮食，那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是多是少，不可外泄。仓房没有窗户，只在接近屋顶的高墙上，开了两个通风用的小洞口，房子里，黑得啥都看不见。我们小的时候，谁也不敢进去。门用很大的铁锁锁着，钥匙在母亲那里。有时，她打开门，进去摸索半天，端出一盆苞米或麦子。仓房里装着我们家一年的粮食，有时是好几年的粮食，粮堆顶到了房顶。个别的年成，仓里所剩无几，我们节省着吃，半饱半饥，熬到又一年的麦子成熟。

无论多少，粮食都被锁在仓房里，就像我们一家人躺在那些长夜里。我们的睡眠像粮食一样，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们梦见什么，也没人知道我们没梦见什么。当这一家人安静地睡着，谁敢说他们只是简单地活着？他们像被伐倒的树一样，横躺一炕的长短身体，仅仅是为睡好了再起来干活吗？在这场意味深长的睡眠中，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从土炕上坐起来，穿好衣服，梦幻般地飘走。在外面，他看到月光将村庄和田野映衬得同白天一样。

父亲和陈吉民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天黑后说定：我们家五间大房子、两间小耳房，加上牛圈，总共卖七百八十块钱。父亲想争到八百块钱，费了很多口舌，没争上

去。晚上，一家人在油灯下吃饭，父亲说：“陈吉民太心细，把我们家房顶的椽子挨个数了一遍。”

“数了多少根？”我问。我们天天躺在屋顶下面，也没数过有几根椽子。

“他数了八十七根。”父亲说。

树懂人间事

●刘亮程

“不过，仓房里的没数上，屋里太黑，看不清。我说二十根，陈吉民不信。出来数了屋檐下的椽子头，只有十五个椽头。其实两个是假的，盖房时压上去的。幸亏仓房里看不清，都是些烂椽子，要是看清楚了，说不定他还不出这个价呢。”

我记得最清的是，父亲和陈吉民站在外屋讨价还价的情

景。

“光屋顶这根木头，就能卖一百多块钱，”父亲说，“村里人谁不知道我这根木头，早先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块钱，我都没卖。要是拆下来，二百块都让人抢掉了。”

那是我们家房顶上最粗最直的一根木头，盖房时，父亲将它刮得光光溜溜，特意担在里屋的顶上，让人一进门就能看见。

这根木头，确实为我们家长了不少面子。我听到不少人坐在我家炕上聊天，不止一次赞赏过这根木头。他们围坐成一圈，边抽烟边说些人和牲口的事，说到没话处，便有人扬起头，对着屋顶赞叹几句。无非是赞叹过多少遍的那些话：

“这根木头真直。”

“做啥都是根好材料呢。”

“就是，就是。”其他人赶紧帮几句嘴。话题自然引到木头上。父亲满脸放光，腰也挺直了。他扬起脸，把那根让他





的士与游轮

● [美] 赛斯·高汀

◎ 夏殷棕 译

经营有道的的哥明白：每一单生意的路线都由顾客决定；顾客选择的士在于其独自乘坐，且上下车地点可自由要求；空载并不可怕，下一单的部分收入就能抵销其成本。

而选择经营游轮的老板也明白：每条游览线路都由我设计；游客选择我的游轮全在于我的线路好；在游轮上，游客可相互交流，扩大社交圈，享

受规模经济带来的益处；空载或半空载非常可怕，公司会被拖垮。

出租车行业门槛较低，尤其眼下，只要有辆私家车，到网络平台注册一下，就可以接

单了。

想进入游轮行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要有前期巨额的投资，还要面临挑剔的游客，而且保持游客的规模一直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问题。

其实对于每一个行业，只有把握了规律，才可以做得很好。

（栖云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引以为豪的木头，从这头看到那头，把他弄到这根木头的经过添油加醋地叙说一遍。父亲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会加一些新内容，每次都能让人听下去。只有母亲不耐烦，她坐在炕的另一头纳鞋底，听到父亲吹牛，便会奚落几句。

我们兄弟几个，在地上或院子里玩耍，有时也会坐在大人们身后，悄无声息地听一下午，有时听到月明星稀。

母亲不喜欢那些男人，说他们都是来混烟抽的。他们从来不带烟，烟瘾犯了，就来找父亲聊天。父亲话越多，他们越高兴，反正没事情，熬时间，时间越长，越能多抽几根。“你吹牛呢！”陈古民不相信父亲的话，“别看这根木头又粗又直，说不定里面早空了。胡杨树长到这么粗，一般里面都长空了。要拆下来，没准只能当柴劈。”

“我还没听见谁说这根木头不好呢。你说它空掉了，我让你听听。”

父亲生气了，他从外面拿来一截木头，对准那根最粗最直的木头，狠劲地捣上去。

只听到空洞而沉闷的一声巨响，我们全惊呆了。这幢房子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响声。房梁上的尘土、草屑，簌簌地落了一炕一地。

陈古民家最终没有福气住进我们家的宅院。或许是缘分，这院房子注定由光棍冯三独守着，年复一年地破败下去。

原来，第二天一早，陈古民来送定钱，见我和父亲正在砍房边上的一棵柳树，他不愿意了：“已经说好把房子卖给我，这些树就全是我的。你要再砍，我可不愿意。我昨天已经数过了，大大小小一百八十七棵，交房子时少一棵，我都不愿意。”

父亲愣了半天，才回过神。

“啥，你说啥？我卖房子，又没卖树。房前屋后的树，我都要砍掉带走。”

“我买房子，就是看上了这些树，要没这些树，五百块钱我都不要呢。”

两个人说着说着，吵骂起来。吵到后来，父亲一生气，不卖给陈古民了，再贵也不卖给他。陈古民也不买了，再便宜也不买了。

两个人成了仇人。

两个月后，我们全家搬出黄沙梁。光棍冯三住进这个空荡荡的大院子。全部房子作价五百五十块钱，卖给冯三，能成点材的树，都被我们砍倒拉走了。房子前面和左右林带仅剩几棵半大的小树，那是留给冯三的。我们砍树时，冯三一直站在旁边看。我们砍了一整天。我们每年都在房子周围栽树，栽了十几年。我们走进这个家园时，只有房前屋后长着两排树，现在前后左右都已绿树成荫。

砍到剩下不多几棵时，冯三走过来，说：“这几棵，留给我乘凉吧。你们以后来黄沙梁，也有一个乘凉的地方。”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炎热秋天，我果真站在当时留下的一棵弯柳树下面。那棵树好像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这么多年，它似乎一点儿没长。稀疏的枝条上，稀稀落落地缀着些叶子，没多少树荫，却已经足够我乘凉。

（林冬冬摘自东方出版中心《树会记住很多事》一书，王青图）

● 沈熹微



爸爸，我们浪迹天涯

妈妈说那时她很年轻，生完孩子不久就忙着工作，心浮气躁，遇事便和爸爸吵嘴。每次吵架妈妈必然对爸爸咆哮，叫他滚；爸爸也够爽快，二话不说跨进卧室，将襁褓里的我拦腰一夹，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出门。

我听妈妈描绘得生动，不住地笑，问爸爸：“那时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爸爸悠然地抽口烟，拍拍我的肩膀说：“随便哪里，咱俩浪迹天涯。”我妈听了没绷住，戳穿说：“还浪迹天涯呢，就是到出门转角的茶馆里坐着。”我爸面色不改，仍旧乐呵呵，说：“咱俩相依为命，四海为家。你饿了我就给你一盖子水，你

困了我就把条凳拼好给你睡。那会儿你才几个月，就能把盖碗砸得很响……”再没有比听爸妈回忆那一段岁月更为美好的消遣。

“我们两个一同去爬坡”，这句不知从何处拈来的歌谣，我从小到大听爸爸哼唱着。他一边唱一边前后挥动双手，对我挤眉弄眼作鼓动状，说不清那是划船的姿势还是齐步走姿势的变相。我每次见了总是很欢乐，就像真的要跟他出游。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爸爸爱唱爱跳、不乏幽默，是个很浪漫的人。事实上只有我和妈妈知道，仅仅关于旅行这件事，爸爸不知给我开出了多少

空头支票。正如带着婴孩时期的我“离家出走”那样，后来我们的远足计划每每以浪迹天涯为宏大的目标，最后以落脚在出门转角的茶馆作为结束。每隔几分钟，爸爸的目的地之旅就会大幅度地缩短一次，多年来鲜有例外。我只好以他是恋家的巨蟹座为由安慰自己。

或者应该提出更正，爸爸不是不浪漫，他的浪漫都是纯精神式的，他也不是不喜欢浪迹天涯。爸爸年轻时开货车，后来开客车，现在常年在各条航线上飞行往返，不知道在中国版图上留下了多少痕迹。当然，这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大前提：为了工作。妈妈说爸爸是工作狂，我的说法较为温和：爸爸在工作中得到无上的快乐。我虽然很想和爸爸一起出游，但实际出游的时候少得可怜，因为他接受不了工作中拖家带口的牵绊，我也难以忍受到一个地方办完事情拔腿就走的刻板。长大后，每年我总有两三次脱离他的视线范围四处旅行；而忆及幼时，很漫长的一段时日我是在等爸爸的过程中度过的。

关于我的幼年，被不厌其烦地翻出来的，还有一个段子。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放学时，老师会给每个小朋友发两块动物饼干。我拿到饼干后，都会发下宏愿，要把这两块饼干留给爸爸。回家后搬了小凳子坐在院子中间，对着通往外面的小巷望了又望，手里拿着饼干，一边咽口水一边端坐着等爸爸。那时他开货车，晚归，于是两块饼干在一



漂亮的女佣

◎[斯里兰卡]希万迪·拉纳辛哈

◎闻春国 译

丈夫和妻子刊登一则启事，意欲招聘一名长住女佣，为他们做饭洗衣、操持家务。

不久，一名漂亮的女佣来应聘这份工作。她干得确实不错，不仅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房间也收拾得干净整洁，而且待人彬彬有礼。夫妻俩非常满意。

六个月后的一天，女佣走到夫人面前，要求辞职回家。

“为什么？”夫人深感失望，不解地问。

女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在夫人的一再请求下，女

佣说：“几个月前的一个休息日，我遇见一名来自邻县、长得英俊潇洒的男子。就这样，我怀孕了。”

“我们实在不想失去你。我们没有孩子，只要你答应留下来，我们可以收养你的孩子。”

女主人跟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同意了。女佣表示愿意留下来。

孩子出生后，夫妻俩将其收养，一切如故。

几个月过后，女佣又来到夫人面前，再次提出辞职。

经过一番询问，夫人得知她又怀孕了。夫人跟丈夫商量后表示，只要女佣留下来，他们也愿意收养这个孩子。

不久，女佣生下孩子，孩子照例由夫妻俩收养。

他们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过了几个月，漂亮的女佣又说要离开。理由相同——她怀孕了。

夫妇俩提出同样的建议，女佣又同意了。他们收养了女佣的第三个孩子。

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星期，女佣来到夫人面前，语气坚定地说道：“这一次，我一定要离开。”

“你不会告诉我，你又怀孕了吧？”夫人有些惊慌地问道。

女佣摇摇头：“不是的。”

“这一次你要走，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帮助你。”

女佣再次摇摇头：“我一定要走，现在，这里的孩子太多，我实在照顾不过来了。”

（李金锋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天堂之门》一书，小男孩图）

小时之后变成一块，又过了半小时变成半块，再往后只有饼干渣，最后我索性将饼干渣也吃了，重新发誓说明天再留。

后来天快黑了，爸爸还没回来，妈妈牵着我到码头边上张望。我的故乡在长江上游，隔着傍晚雾气腾腾的江面，妈妈会突然抱起我，指着对岸说：“你看那边，爸爸在向我们挥手，看到没？”江水浩

瀚，青山之下的确停着几辆在等渡船的货车，但我怎么知道那究竟是不是爸爸的呢？只好凭着一两个隐约的小白点，想象那是爸爸的白衬衣，对妈妈笃定地点头。

很多年以后有个夜晚，爸爸开着车带我从滇池边上一路前行，随意溜达，本想走走就折返，谁知没看到可掉头的路口，就顺着往前一直开到昆明

附近的晋宁。夜深了，我问爸爸：“如果一直没有可掉头的路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开下去好了，哪里累了哪里歇，没油就加油，饿了就吃方便面。”我微笑着看他，心中似有依傍，愁绪也就慢慢消散了。

（生如夏花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7年第7期，李小光图）

相 遇

1937年的春天，太阳落得早。

太姥爷那年刚满20岁。他的母亲病危，家里很早之前就准备了棺木和寿具，可疾病让他母亲瘦成了一把骨头，寿衣得重新做。于是，太姥爷到镇东边太姥姥家的缝纫店，去重新给母亲定做寿衣。

整个散花镇，就数太姥姥父亲的手艺最好，连邻镇的有钱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太好，伙计忙不过来，太姥姥就来帮忙。她站在柜台的暗影里，轻言细语地说话，用笔认真记下客人交代的尺寸。她常常穿湖蓝色的褂子，扎着油亮的大辫子。太姥

爷猜她一定是摘了皂角用井水洗的头发，隔得那么远，都能闻见清香。

太姥姥也留意过太姥爷。这是个朴实诚恳的年轻人，有一双忧戚清亮的眼睛，说话和和气气，写得一手好字。她虽然看不懂，但喜欢看。

寿衣做好后，太姥姥认为黑色太素，便在袖口处绣上凤凰——有种用敦实的吉祥压住悲怆的感觉。太姥爷拿回家，他母亲很满意。

太姥爷回忆着缝纫店的姑娘，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太姥姥生得美，也有不少达官贵人提过亲，但她父亲一概没有答应。她父亲知道，凭自家这点儿家底，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无非是做小，可是好好的宝贝闺女干吗要受人轻贱！再说乱世里什么都是说不准、靠不住的，当权的、有钱的一旦失了势，败落起来也容易啊。

太姥爷家世代行医，太姥姥的父亲对悬壶济世的行当是有些敬仰的，再想到手艺人端的是百家饭，总能太平平地把日子过下去，不至于委屈女儿。所以，太姥爷这边一上门提亲，他立马就答应了。

次年开春时节，太姥姥就嫁进了太姥爷家。太姥姥爱吃桑葚，太姥爷就对她说：“你喜欢哪棵桑树，我们就在旁边盖房子。”当时，太姥爷年纪虽轻，医术却不俗，很受当地人爱戴。他帮助过的石匠、瓦匠、泥匠听说他要盖房子，都争着来帮忙。

不到两个月，房子就建好了，是一栋用石头砌成的房子，结实美观，冬暖夏凉。

等他 65 年

● 纯 白



别 离

1941年冬天，散花镇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太姥爷远房的表兄。他前几年一直在太姥爷这里看病，身体调理得差不多后，就去东北伐木赚钱。怎么突然回来了呢？

原来，日军在哈尔滨郊外成立731部队后，表兄被抓去，成了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品。后来趁着某天下暴雨，他打倒看守，逃了出来。他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一回家就找到太姥爷，恳求救命。

经过太姥爷诊断，由于服用多年的大别山药草和鼠疫细菌呈相克之势，表兄的体内竟然存在大量免疫血清，让他被注射了鼠疫细菌后仍能安然无恙，成功躲过一劫。和表兄彻夜长谈后，太姥爷得知日寇在东北一带令人发指的细菌实验暴行，怒不可遏。

没过两天，湖南常德被日军投下鼠疫弹，大量老百姓死亡。太姥爷听说后，决定去一趟湖南，他要研制出药方，解救百姓。

太姥爷远赴湖南是在那年腊月二十九，天冷得像在下冰刀子。镇外的清水河面全部被冻住，人可以稳稳当当地在上面走上一个来回。太姥爷喝了白酒，在堂屋里坐了许久。他回厨房盛了一碗汤，喂孩子喝下，把碗放在桌上，转身就出了门。

太姥姥拉着孩子将太姥爷送出镇外。太姥爷深吸一口雪后清新的空气，自言自语道：“雪下得真好，明年肯定是个丰收年。”又回头嘱咐太姥姥：“灶火要烧得旺些，大过年的，烧得旺，明年才好过呢。”

太姥爷带着盘缠和草药走远了，在雪地里慢慢地成为一个小黑点。天地空旷，只有那个声音在回荡：“等我回来烤火啊。”

那一年，太姥姥22岁。

枯 坐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太姥爷离家已4年了，却杳无音信。

太姥姥盘了一间小店，靠给街坊邻居做衣服度口。她手艺好，又有耐心，维持生计尚不

困难。年轻的时候，她父亲说的那句话当真没有错：“能让我们依靠的，只有手艺。”

每年冬天，家中的炉火都烧得很旺。可太姥爷始终没有回来，也没有来信。

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姥姥将家中的老人都送了终，将弟弟妹妹们都操持成了家，连她自己，也有了女婿，有了外孙女，然后外孙女又有了女儿。

我在1981年出生，是太姥姥的曾外孙女。这一年，太姥姥62岁，太姥爷离开她已足足40年了。她曾经是个爱干净的小姑娘，现在仍然是个随时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老太太。

她习惯摘皂角洗头发，习惯将头发绾成髻，习惯穿布鞋，习惯用桑葚做成果酱和酒。她腿脚灵便麻利，不肯轻易老去。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冬天，太姥姥总是穿着藏青色的褂子坐在大灶旁打盹。她会帮小辈烤点糍粑和红薯，弄得一屋子香味，而窗外是飞扬的雪。

她不大说话，从清晨到黄昏，总坐在那里。后来我每次想到“生命”这个词，就联想到一个老妇人独坐一隅的情景。

回 忆

1992年爸爸调动工作，我家搬到了城里。我们想接太姥姥到家里住，她却不肯，执意要留在散花镇度过宁静的晚年。

每次回小镇探望她，我都会带些服饰类的杂志给她看。她耳不聋、眼不花，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不识字，但对着那些服饰图片仍会惊叹和称赞。

姥姥和妈妈继承了祖业，都从了医。但我自小晕血，无法从事医科，每次看到太姥姥，都很羞愧。她却不那么介意，跟我说：“家有万金，不如一技傍身。”

我考上大学那年，回小镇看她，跟她说我学了计算机，她听不大明白，我解释说可以用它画画、写文章，她就很高兴。那个暑假，天气炎热，太姥姥很早就出门给我摘桑葚，然后用井水镇一下拿给我吃。那桑葚，有种说不出的美味。

有一天，口头毒辣，我去找她，给她戴上

一顶草帽。我们坐在树下休息，拉家常。她有一句没一句地给我讲起家乡的琐事：谁家的孩子很孝顺，谁家的媳妇心地好。我听着，晃荡着脚哼唱一首童谣：“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

太姥姥忽然想起什么，指着屋后薄刀山上一处坟地说：“还不错吧？修了几年呢。我要是走得早，等你太姥爷回来，将来就和我合葬，很宽敞的。”

那片土坡长满青草，郁郁葱葱，尽头有阳光，天显得极为高远辽阔。太姥姥看着远处油绿的稻田，比画了一个高度说：“那年我和你差不多高。”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太姥姥和太姥爷的故事。

1937年，她是个梳大辫子的姑娘，会绣凤凰和蝴蝶；1939年，她穿月白色的衫子为病人熬中药；1941年，她的丈夫远走天涯，而故园的桑树年年枝繁叶茂。

希 望

2003年，我遇见了想要遇见的那个人；2005年年底，我带了那人回到散花镇去见太姥姥。

到达时正是午饭时间，小镇落雪了，很早天就黑了。

祖屋看起来并无太大变化，只是更陈旧了些，屋檐上结着冰柱，门前的桑树上挂着红灯笼。

亲戚们早就自立门户，太姥姥喜好独处，他们便走动得少。逢年过节，亲戚们送些老人适宜吃的水果、软糖和藕粉之类，闲时偶尔来坐坐。

堂屋里的电视是前几年妈妈买回来的，太姥姥终日开着它，说房间里有声音，热闹些。

吃过晚饭，我们围坐在火炉前看着电视聊天。太姥姥最爱看《湖南新闻》，看得很专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辑里，播放的是日本731部队的罪行。黑色字幕上打出湖南常德县志中的话：“日本731部队在华期间，对中国大陆展开细菌战……”然后是一长串遇难者名单，有不惜以死抗争的爱国英雄，有无辜受害的平民百姓……在民间义士那一栏里，我看到太姥爷的名字，在无数名字中间。

我看向太姥姥，她平静地盯着荧屏。我的心落回原地，心想，还好，她不识字。太姥爷早已不在人世是意料中的事，但只要未被证实，就还有希望。太姥姥大半生都在等他归来，可是，太姥爷其实已经去世64年了。

我出去站了一会儿，小声哭了起来。

有孩童在打雪仗，我在雪地里跌了一跤，一点儿都不想站起身。回屋的时候，太姥姥拉着我的手说：“我昨天梦见屋后的薄刀山着火了呢，很红。”

厨房的炉火仍烧得旺，我进去添了一把柴火。又想，还好，太姥姥不识字。

沉 痛

太姥姥是在2006年3月19日去世的，那天离春分不远了。

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我翻出一本残旧的账本。历经大半个世纪，纸张发黄脆薄，折角的那一页上，赫然有太姥爷的签名。那是1937年春天，他到太姥姥家的缝纫店取寿衣时写下的字迹。

太姥爷是在冬天出生的，名字是“童冬来”。普通的名，沉痛的字，反复地出现在账本的空白页。起先是笨拙的笔画，渐渐地就写得流畅了，应该是太姥姥的临摹体，她想等他回来给他看吧。

她的确不识字，但“童冬来”3个字，她看了那么多回，默念过那么多次。她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这80多年的人生一样。她一定在《湖南新闻》里认出了他的名字。

可她若无其事地又活了那么多天……她是不想让我们伤心吧。

我的童年与一个名叫散花的小镇有关。我记得小镇的河流、桑葚和白雪，以及一些久远的味道——光线昏暗的店堂里，中药被分门别类装进一个个小格子里，它们一律有着漂亮得可以直接拎过来入诗入画的名字。

很多年了，那种清苦的气味仍在那里。

（林冬冬摘自《家人》2017年第7期，李晨图）





爱谈人生， 是一种病

●王 朔

我曾有个伟大的爱好——谈人生。

每次实践这个伟大的爱好时，有好几个瞬间，我都找到一种做伟人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

那万恶的一天啊！我现在想起，依然心有余悸。

那天，我谈人生的对象是一个年轻而清秀的姑娘，她有一双忽闪的大眼睛。

我敢打赌，再没有比她更好的谈人生对象了。

我们在一个很有情调的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谈人生。

我也敢打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谈人生地点了。

窗外阳光明媚，蓝天白云，鸟语花香。这天气也很适合谈人生，但我不敢打赌。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小雨淅沥的天气，也挺适合谈人生的。

谈人生的套路我已烂熟于心——忆往昔，看今朝，展望未来。

看着对方明亮而纯净的大眼睛，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喝了一口咖啡，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用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娓娓道来。

人生啊，你怎么这么可爱——无论怎么谈，你都没意见；无论怎么谈，你也不会厌烦。

那天我的状态特别好，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就像一位钢琴大师演奏着最美的乐曲，

让听的人如痴如醉。

对面的姑娘显然也进入了状态，她不断点头，不断说着“您说得太好了”“您说得太精辟了”，诸如此类的话。

当我侧过脸微闭双眼幽幽地说到“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时，我用余光看到姑娘一脸崇拜的表情，这让我异常满足。

我一边说，一边喝着咖啡。这时候我很后悔——下回谈人生再也不能喝咖啡了。

咖啡不经喝，还特别贵！一定要喝茶，因为喝茶可以续杯。

正当我口沫飞溅、意兴正浓的时候，姑娘的手机响了。

我有一丝不快，但仍然笑着，保持着职业谈人生者的风度，示意她接电话。

姑娘抱歉地一笑，拿着手机出去接了。

隔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有些意兴阑珊。突然，我的下腹一阵痛意，来得异常迅猛。

我朝一个疑似有厕所的方向走去。在一个拐角，我忽然听到那个姑娘的声音。

“嗯……还没呢……有个二子跟我谈人生呢！都两个小时了还没谈完！那人肯定有病！”

听到这儿，我打了一个激灵。

从此，我就落下个病根，一跟人谈人生就打激灵。

但我还是无法舍弃这个伟大的爱好，于是调整了谈人生的路数。

我渐渐发现，谈人生改变不了人生。与其说人们喜欢谈人生，不如说人们更喜欢有趣地谈人生。所以我要找个真正能谈人生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人终于被我找到了！

在幼儿园门口，我拉着一个孩子，一脸真诚地对他说：“帅哥！我看你骨骼清奇、耳聪目明，定是一个不凡之人！你我谈一下人生如何？”

（丁 强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知道分子》一书，魏 克图）



贵宾

去银行办业务时，一个女的不排号就插队到我前面。我对她说：“大家都在排队，你先去拿个号。”她说：“我是贵宾。”我回她：“我以为你是藏獒呢，这么霸道！”

导航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路，我拿出手机开启导航，放心地跟着导航走。

“直行 1049 米，前方 100 米处掉头！”我的天啊！还是行车模式，忘调成步行模式了，这 1000 多米算是白走了！

学校大

甲：“你们学校有我们学校大吗？”

乙：“肯定有！我们学校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了东门卖米线大叔的追求，原因是她不喜欢异地恋。”

见效

我姥爷一直吃某种老年增智药，有一天突然不吃了，对我们说：“我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用。”我妈说：“这是见效了！”

必须解释

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吃完饭，我送走女朋友，老爸凑过来问我：“这姑娘长得不好看，还那么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

我正要解释，老妈却不愿意了，猛地一拍桌子冲老爸吼道：“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说



的‘也’字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

一个女生因上课迟到被罚到操场跑圈，不料天下起了雨，女生只得淋雨跑步。这时一个男生撑着伞跑了过来，并把伞移到女生头顶。女生瞬间脸就红了，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

男生低头沉思了一下，深情地对女生说：“要吗？这伞 10 块钱……”

要器官

甲：“以前在街上经常遇到偷偷问你要不要手机的，现在更可怕了，直接明目张胆推销人体器官了。”

乙：“这我还没遇到过。”

甲：“今天走路无意碰了一个女的，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她竟然大声问我：‘要不要脸？’”

麻药

我在一家繁忙的牙科诊所工作。有个病人总迟到，有一

次我打电话跟他确定预约的时间，他说：“我要晚大约 15 分钟，应该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我对他说，“那我们就没有时间给你打麻药了。”

那天他早早地到了。

自己的钱

情人节那天，我在商场听见一个男的在开导一个女的：“我的钱是不是你的？”

“是！”

“那你忍心糟蹋自己的钱过节给别人看吗？”

加班

记得有一年情人节，老板竟然让全体男员工加班，而给女员工放假。我们虽然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在公司吃完晚饭后，老板问我们：“你们都给老婆说了要加班吗？”

大家回答：“说了。”这时老板说：“行了，赶紧回吧。”

从那天起，我们就对这个老板死心塌地。

心理准备

小宋和老婆早上吵了一架，下班回家发现老婆从里面把门反锁了，喊了半天，她也不开门。快递小哥来送快递，喊了半天，门依然没开。快递小哥对小宋说：“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小宋一脸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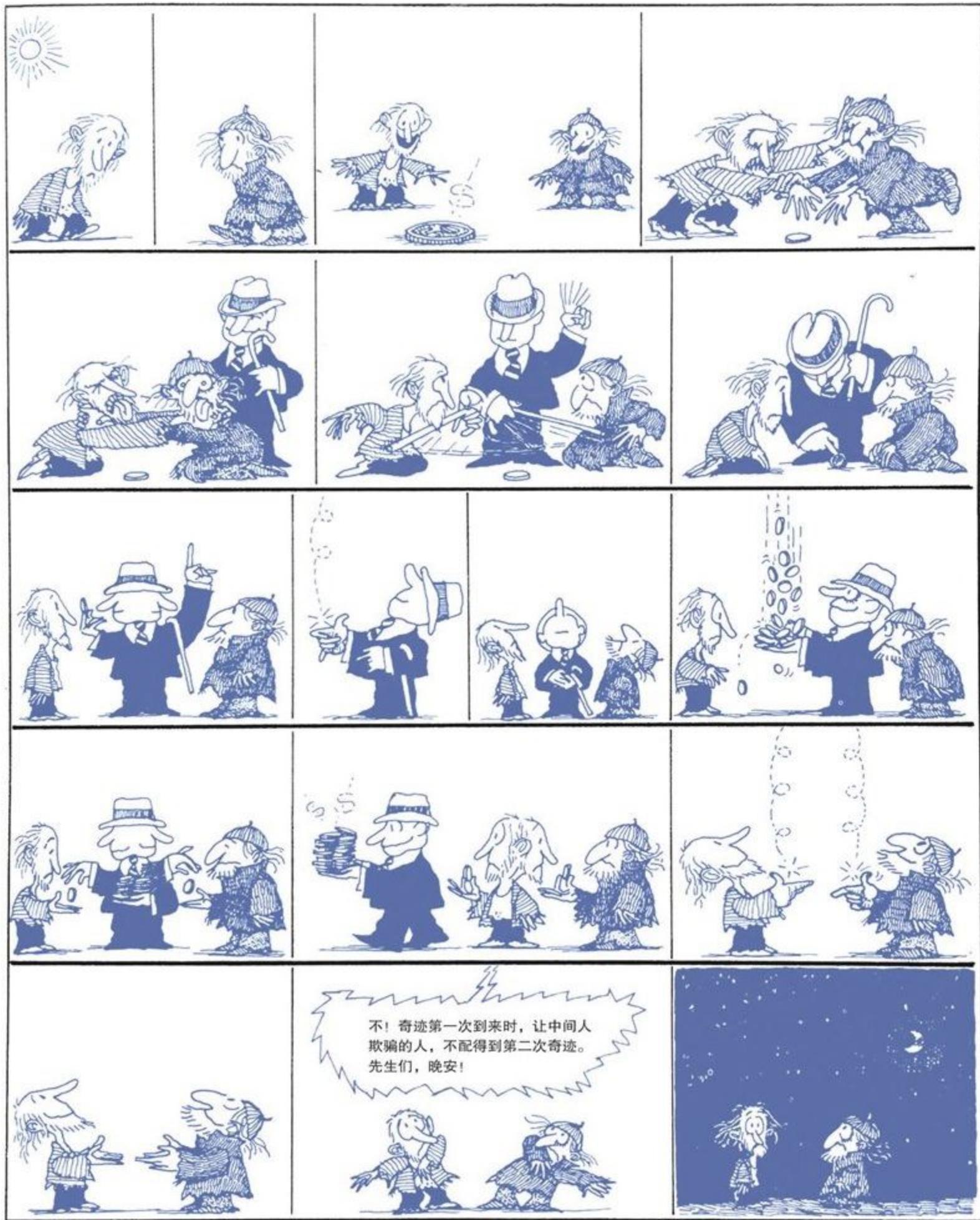
快递小哥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如果一个女人连快递都不收了，你今天晚上多半得另外找地方睡了。”

（玉巍、浩玮、聘尘摘）



第二次奇迹

● [阿根廷] 季 诺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亚当与夏娃——季诺漫画》一书)



四哥的故事

◎韩浩月

我从上海一家影院里跑出来，找到网约车，冒雨赶往酒店，心中带着一点儿焦虑和犹疑。下车后，我快步进入酒店大堂，约我在这里见面的四哥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他几乎用“一把抓”的方式认出我，尽管我们已经将近三十年没见面。

神秘的四哥

我出生在山东临沂最南端的一个村子，村名叫大埠子。往南四五公里，就是江苏的地

界。

四哥大约两年前加我为微信好友。此前他给我打过两三通电话，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他是谁，讲述他与我的童年往事。他热情地说起他与三叔喝酒的时候常常谈起我，我也很热情地回应着，内心却疑惑：“这是从哪里跑来的四哥？”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许多童年记忆都被覆盖了。我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

太记得同村的四哥。但在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和手的时候，一股熟悉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属于大埠子的味道。

在大埠子这个无比偏远的小村庄内部，有许多无法用文化或者传统来解释的事物，它们隐秘、幽冷，令人不敢触碰。

四哥带来了大埠子的故事，也将那个在我心中逐渐淡化的村庄复活了。

死亡的阴影

四哥比我大四五岁，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空。有一天四哥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着，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于是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要被胀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侵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据四哥描述，昏迷期间，他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心脏的跳动也几近停止。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死亡从未在大埠子缺席。这个鼎盛时期有着两千多人的村庄，时不时会有离奇的死亡发生，这无不考验着村里孩子们脆弱的胆量。

四哥的父亲在赤脚医生放弃治疗后，又请来邻村一位名叫张道中的中医。此人远近闻名，尤其擅长针灸。四哥的身上被密密地扎了一层银针。一周过去了，没有反应；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那位有名的中医也没有办法，不再上门。

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断气，在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继续救治的情况下，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使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祈祷。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第十六天，四哥苏醒了过来。

四哥说，父亲给了他两次生命。因为这件事，他成了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不过，这段特别的父子情感，也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痛苦。

世道艰辛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青少年时代，四哥的脑瓜一直不太好用。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从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上大学。但对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上大学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

哥的大学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回来的。他第一年参加高考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唯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四哥开始了打工生涯，流浪到河南焦作，他想攒一些学费复读，准备第二次参加高考。

1992年夏天，四哥的弟弟和同学一共三人，决定从临沂扒火车去看望在河南焦作打工的四哥。车过兖州的时候，他们被联防队员抓了起来。那时正值打击“盲流”的高峰期。那些未经允许离开乡土、盲目进入城市求生的人，常被地方政府以此名义抓捕收容，甚至发生过不少“盲流”死于收容站的事件。

弟弟一行三人被抓后，没有立刻被送往收容站。联防队员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在院子里罚站，他们如果能坚持四个小时，就放他们走。在阳光下暴晒四个小时，很容易丢掉性命。弟弟问，能不能换一种惩罚。联防队员取来一桶五升装的水，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能一口气把这桶水喝下去，他们就可以走。

弟弟选择自己来尝试这个新惩罚。喝水之前，他哭着哀求，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他的肚子，那么多水喝下去，一拳下去肚皮很有可能爆炸。联防队员默许了。弟弟艰难地喝完了那桶水，这场惩罚也就此过去了。

到达焦作与四哥碰面后，弟弟讲述了这件事，几个人抱

头大哭。四哥说，他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世道怎么会这样艰辛，活着怎么会如此不堪。

四哥和弟弟几个人决定回乡，又一起扒火车踏上回程，巧的是，在兖州再次被抓住了。联防队员还认得弟弟，任凭四哥怎么说自己是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怎么哭诉农家子弟出门多么不容易，仍然换不来联防队员的同情心。最终在暴晒和喝水这两种惩罚之间，四哥挺身而出，喝完了那桶水，忍着胃部的剧痛上路。

回到大埠子见到亲人，叙说这一来一回的遭遇，所有人又一次抱在一起大哭。

成为老板的四哥

我在上海见到的四哥，已经是一位老板。数年前，他在重庆开了一家公司，专事汽车配件经营，如今他已身家不菲。

这次四哥来上海谈业务，偶然知道我也在上海，就改了行程，要见我，和我讲他的故事。“我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跟别人我不愿讲。”四哥说。

成为老板的四哥讲了一些行业黑幕，以及他一无所有闯出来的代价。

不到五十岁的四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挣一点钱，带嫂子环游世界。

嫂子比四哥年轻差不多十岁。恋爱的时候，四哥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少说了七八岁，等嫂子发现时已晚了。

但四哥说，能骗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嫂子想离婚，



他愿意净身出户，把所有资产都留给她。嫂子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他小时候吃咸菜中毒，脑瓜有毛病，担心她走了之后，四哥承受不住。不知道这算不算甜言蜜语。

四哥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成为老板后，走在街上和别的老板没太大差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代农村孩子经历的苦难。

悲剧的烙印

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的烙铁，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消失或愈合。

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丧命，不是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没法上，也不是在烈日下喝掉五升水，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那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前，画眉飞走了，只剩下狗。

四哥的父亲去世那天，大埠子村下了一场仿佛可以覆盖一切的大雪。有人发现他居住的小院着了火，想去救时，已经无法靠近。等到火熄灭，父亲被发现倒在煤球炉上，还保持着坐姿。

在前一天，四哥的父亲去大哥家要钱，没多要，要一百，这是每个儿子应付的抚养

费。大嫂没给这笔钱，说家里太穷，拿不出来。

父亲转身去了二哥家。二嫂没说不给，而是说，就算贷款也得给这一百块钱，可是总得把款先贷出来吧。

四哥的父亲走了，没有再去三哥家。据村里人分析，父亲回屋后开始喝闷酒，喝多了不慎倒在煤球炉上。也有人说，父亲是故意倒在煤球炉上的，因为母亲曾说过，希望去世后能不被火化，保留一个全尸，今后和父亲葬在一起。父亲觉得，这样就可以不用去火葬场了，既可以保留全尸，又为儿子们省一笔火化费。

父亲只是不想活了

其实四哥的父亲根本不缺钱，四哥每月都会从重庆汇来足够多的生活费，逢年过节也都会寄钱、寄东西。但父亲觉得，自己有五个儿子，不能只让老四拿钱。被两个儿媳妇拒绝之后，父亲的心凉了。他也终于给自己的不想活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自行决定消失于这个世界。

在父亲去世当夜，四哥在自己家里体如筛糠，汗出如浆，如洗澡一般。他以为自己感冒了，便躲进被窝里，以为睡一觉就会好。后来才意识到，父亲曾把自己佩戴了几十年的一块玉送给他，那块还没着父亲体温的玉，让父子之间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对他最疼爱的孩子宣布了自己将告别这个消息。

第二天，四哥在开会时接

到来自老家的电话。放下电话，他坚持开完了会，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大埠子，而是处理完公司的大小事务，在第三天才往家赶。他没及时回，是因为他恐惧；回，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终究无法逃避要面对的一切。但是，他也因此成为家族的罪人。

一个从小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孩子，在成年后是不会哭的，因为眼泪已枯竭。

四哥有深深的、说不出来的悔恨，但也相信，万事有命，命运不可阻挡。

四哥说了两件事，让我觉得震撼，甚至以为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第一件，是那只飞走两年的画眉鸟，在父亲去世的当天飞了回来。有人说，它是来给父亲守灵的。果然，画眉在父亲棺前盘旋了三个晚上，到父亲出殡那天，飞走了。

第二件，是父亲养的那条狗，在出殡那天，只要看到戴孝的人就摇尾作揖，看见没戴孝的人就狂吠不已。以后每当四哥回乡给父亲上坟时，小狗见到四哥，第一个动作就是作揖。怕我不信，四哥翻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条看上去很平常的土狗，真的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腿给四哥作揖。

四哥说，父亲出殡那天，大埠子下起了大雪。大雪又一次把整个村庄覆盖，一切纯洁如初。

（步步清风摘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28期，刘志刚图）



缩影

●张
崧



打好评也惹祸

古代官员任满升迁，考核评语十分重要，只要能收获好评，升官加薪通常不成问题。但放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年间，这事可没这么简单。

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日照知县马亮就成了倒霉蛋。这位仁兄干了三年知县，因为运送贡品时表现突出，考核时得到吏部的重点表扬，还被重点推荐给朱元璋。谁知朱元璋看过后大怒：“你这个知县，任内农业、教育成绩平平，督运贡品物资反倒勤快，简直是不务正业！”直接狠批四个大字“宜黜降之”，把这个春风得意的青年干部给贬官了！

为何这么“零容忍”？朱元璋的批示里也写得明白：“农桑，衣食之本！”这正是大明朝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年代，

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拼命干，这个抓农业无方的昏官，竟然还想靠运送贡品来钻空子！贬！

但比起山西平遥主簿成乐，这位马知县还算幸运。考核时，成主簿同样收获好评“能恢办商税”，也就是收商税很积极。一句好评又教朱元璋瞪圆了眼睛，然后一顿狠挖，把成主簿乱收费的肮脏事全给刨出来。连同给他打好评的官员们，全数下狱问罪去了！朱元璋的批语说：朕本来就要轻徭薄赋，你竟然还以收税来邀功？肯定不是好东西！

为什么这个开国后一穷二白、到处荒地白骨的贫穷明王朝，只用二十年时间，就成为一个粮食产量超过元朝两倍、民间和官仓皆充实的强大盛世？十分关键的，就是冷静的朱元璋永远不会被“好评”蒙

蔽的清醒的用人眼光！

最小气的有钱人

明朝工商业发达，后人眼里顶有钱的一群商人，当属大名鼎鼎的徽商群体。但在明朝时，民间口耳相传，小气到无比抠门的群体，还是看上去十分有钱的徽商。

徽商小气到什么地步？简直是对自己狠到家。比如平时在家做饭，家里猪油成坛，猪肉一次却买不了四两。早晨起来熬稀饭，连米粒都舍不得多放，喝的粥清汤见底。菜更是简单，越是有钱的徽商家，越是极少炒菜，每顿饭就是以几颗盐豆下饭。

可就是这么一群艰苦朴素的“创业标兵”，在公开场合却一个赛一个充阔。尤其在妓院等风月场所里，在家抠门的徽商，全是能砸钱的主。以晚明名士张岱的话说，哪个城市有徽商，当地妓女的出场费，都是哗哗地水涨船高！

而明朝人陈铎感慨，别说是徽商本人了，就连那些徽商家里的小伙计，平日居家过日子比主人还抠门，出去可就撒欢了。明明就是个徽商身边的小伙计，却鲜衣怒马到处招摇，吃喝嫖赌欠下一屁股债后便溜了，基本都是徽商主人最后替他还债。为什么这么大方？人家要充的，就是这么个体面！

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这些靠高消费充体面的吝啬鬼，就是缩影！

（步步清风摘自微信公众号“我们爱历史”，黎青图）



“爸爸，点点太鼓（拨浪鼓）给我呀，嬷嬷那里带回来了不是？”

“可是，那是歌里唱的呀。”

“不是不是，爸爸，给我点点太鼓。”

“好的，好的，这就去做。可是，小稚今天先睡呀。”

乍看上去，这是一对父女在睡前的对话，女儿娇俏任性，爸爸宽容慈爱。可实际上，这是一对夫妻在妻子临终一个月前的对话。从结婚始，妻子始终唤丈夫“爸爸”，丈夫始终称妻子“小稚”。他们彼此依恋，到这番对话发生的时候，妻已患病37年，卧床15年。

《寿美子哲，越过山去》被誉为日本版《平如美棠》，是一部反映人间纯美爱情的佳作。这本书前半部分的画与文字都是断断续续的，作者大出哲用孩子般的笔触画下和妻子寿美子相处的点点滴滴，很多都是心灵的意象，表达的是超越语言承载范围的人间深情；中间部分是一些病历记录；最后部分则是大出哲写下的住院



寿美子

幸福是两个人彼此顾惜的模样

◎胡艳丽

日记。全书内容平凡、琐碎，甚至还有一点点零乱。但就是这样平凡的文字、平凡的画作，却能够跨越国界，令文学与书画技巧黯然失色，令人忍

不住流泪。

这种流泪，半是为真情感动，半是祭奠自己心中对爱情曾经的幻想。因为身在尘世中，对于那么纯美的爱情，那么无私的付出，多少人一生只能想象，将其当作海市蜃楼吧。在《平如美棠》中，美棠倒下了，在丈夫的祈祷声中去往天国，但她身后有平如生死不悔的爱。真爱在人间并未绝迹，只是我们在生活的繁杂中迷失了，失去了爱的能力，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在《寿美子哲，越过山去》中，寿美子的健康每况愈下，直到上肢机能出现明显障碍，下肢机能尽失，大小便全在床上。到最后，她甚至无法用语言、动作回应丈夫的呼唤。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丈夫用吻来和她交流。在精神上，这对夫妻永远都是胜者。

寿美子重病期间，大出哲除了必要的工作外出，对寿美子的生活护理从未假他人之手。任何人的护理，都不及他耐心、细心，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给予妻子安心。他亲手清理妻子的排泄物，不辞辛劳地为爱干净的她换上新的纸尿裤；他甚至亲自尝过妻子的呕吐物，只为知道是酸是苦，他用自己的味蕾代替医生的诊断；他深夜为妻子做点点太鼓，那是他们之间爱的信物。为妻子，他付出了一个男人生命中最好的37年时光，把男人的英雄梦，化成了绕指柔情。他对妻子百般耐心，把她当作怀中的无价宝，轻唱着“温柔、生命、心，就这样完全给了



大出哲



谈一场恋爱的成本 ●莫小米

他们遥隔千里，经人介绍，开始通信。

第一封信写于盛夏，男给女。除了自报家门，首先亮出政治身份——党员，然后才是性格、才艺展示——喜静少言，爱拉手风琴，等等。20世纪50年代，话不多，是优点。

姑娘觉得小伙子条件还可以，便回了信，还回赠了照片，以表诚意。他们对对方的赞许，不会直接说，只用“向你学习”来表达。双方互有好感，就在纸上你学习我，我学习你。

小伙子回信，特意提及，信封上写一个姓即可，别写全名。他正在追求进步，虽然已28岁了，但谈恋爱还是不想声张。

一个多月后，他们的信件已经打了4个来回。小伙子提出，将于秋天回南方探亲，届时将去看望她。

小伙子如约来到了姑娘的家乡——浙江的一个小城。浙浙沥沥的小雨下了3天，小伙

子一直躲在房间里看书，姑娘则一直在妈妈身边帮厨。事后小伙子在信中说：“我感到我们比没见面时要熟悉了许多。”姑娘的答复是：“对我们今后友谊的发展和巩固是非常有利的。”3天里，两个人连



手都没有拉过一下。

之后又是写信，一来一往，从未间断。半年里，加起来40多封信。

转眼到了春节，姑娘在信纸上含蓄地表达：“一颗幼稚的她的心，似乎已经献给他

了。”小伙子接信后，回信要姑娘解释“她”和“他”究竟指的是谁。姑娘在信中却只字不提。小伙子不依不饶再问……这样的爱情游戏，与现在动辄“老公”“老婆”的快捷方式，迥然不同。

时值两个人通信一周年，第100封信中，小伙子终于表白，照录如下：“亲爱的，我觉得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这是在经过特别慎重的考虑后才向你表示的。我向你起誓，我从来没有向其他女同志表示过，今后也不会向其他女同志有所表示。请相信我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光阴流转，现在他们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

谈一场恋爱的成本高吗？100封信，8分钱一张邮票，总共8块钱而已。

谈一场恋爱的成本低吗？绝不低，它押上了一生的光阴。

（真真摘自《今晚报》，连培伟图）

我，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不知道要有怎样的深爱，丈夫才能将37年服侍妻子的辛劳当作难得的幸福。

寿美子一次次央求“爸爸”吟唱“越过山去，越过山去”的歌谣，这是为了在她走后，减少爱人的痛苦吗？她是在用自己“越过山去”的谎

言，来安慰在山这一边的爱人吗？夫妻若此，深爱在心，感恩在心，这一生苦痛又如何？这一生短暂又如何？

《寿美子哲，越过山去》让我看到爱情那动人心魄、生死不渝的力量，那份爱一直延伸到山的那边，也留在今生的彼岸。它更像是纯美的童话，

点亮每一个人心中最温情的那一盏灯，令人重新看到人间真爱的模样。我相信此生若有真爱相伴，即使被苦难包围，也会“非常非常幸福”。幸福就是两个人彼此顾惜、生死不渝的模样。

（大浪淘沙摘自《北京日报》2017年8月1日）



● 李少威

游戏对于人类，究竟意义何在？

游戏的本质就是获得快乐——这不就是人类努力的目标吗？某天，当智能社会发展到每一个人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时，游戏会不会就是人类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人们常常会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思想验证：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你是上班还是玩游戏？于是，价值消解，万事“虚无”。

然而，我们又看见许多游戏玩家并不厌倦世事，而是积极、阳光。他们通过游戏除了

得到快乐，似乎还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在现实世界中奋斗后看到向好的变化一样，这些东西给他们的自我存在以确证。

对他们而言，游戏世界里那些归根到底是由“0”和“1”组成的、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每一样都有存在的价值，那是一个同样重要的时空。

传统“警戒线”

在我故乡的山上，漫山遍野都是大约2米高的茶树，这种茶树不为生产茶叶，而为收

获茶籽。茶果将要成熟时，有乒乓球大小，孩子们就在树林草丛间做游戏。人员分作敌我两队，以茶果为武器，各自躲藏，互相投掷。

从实用角度看，这一游戏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第一，它浪费茶果，尽管因为经济价值很低，人们并不多么在意；第二，若头部被击中，一般会鼓起一个包，徒增痛楚；第三，若是击中他人头部，遇上泪浅的，就会哇哇大哭，回去告知家长，家长可不管游戏这回事，只当是孩子受了欺凌，一般会上门来大闹。

但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不知道。游戏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躲猫猫、过家家、玩泥巴、撞拐子、警察抓小偷……除了游戏本身，都没有别的目的。

如果反过来问：“不做游戏，孩子们要干什么呢？是而无表情地站着、坐着还是躺着？”这就让思考可以继续了。

孩子们做游戏，实现条件首先是他们有时间，工作很忙的人就没有时间做游戏。

人是要工作的，这是一个基本假设。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对绝大部分人而言，这个假设都和现实相吻合。个体要生活，种族要生存，都必须工作。

孩子的游戏没有目的，但有功能。最基本的功能是人的社会化：通过模拟生活的游戏，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进行情感交流，完善人格，了解当时社会对人的期待，以及个人如何去扮演好角色来满足这



些期待。这样，当孩子长大成人从事工作时，就会更加应天顺人。

由此看来，游戏的功能恰好指向游戏的对立面——工作。

因为游戏服务于未来，所以孩子们游戏不但完全合法，甚至有点神圣。教育心理学家克莱帕里德说：“要求一个孩子在游戏之外进行某种工作，无异于一个蠢人在春天摇晃苹果树，想要得到几个苹果——他不仅得不到苹果，还会使苹果花纷纷落地，本来可以在秋天得到的果子也就无望了。”这几乎是说，保护孩子们游戏的权利，就是在保护人类的未来。

而如果成人参与游戏，则是另一番景象。

传统社会里成人也有许多游戏项目，比如投壶、对弈、唱和、蹴鞠、曲水流觞，但如果不适度，就会被视为耽于逸乐，在舆论上会被指摘。于是就有古语“业精于勤，荒于嬉”“玩物丧志”等。

这种游戏道德观，归根到底是物种存续的需要——如果沉迷于游戏、不思劳作的个体太多，势必危及整体生存。

游戏的正义

传统的警戒线告诉成年人，游戏要适度，但并非不能游戏。

事实上，游戏还具有必要性。古典游戏理论里就有“松弛论”和“过剩能量理论”，用来解释游戏的客观必要性。“松弛论”说，人们通过游

戏，恢复他们在工作中消耗掉的精力；“过剩能量理论”则说，工作中没能消耗掉的精力，在游戏中消耗掉。一种说，人要充电，而且要充满；另一种说，人要放电，并且要放空。

这让人无所适从。比如同一个人下班回家，今天说，累死了，我得玩会儿游戏；明天说，好轻松，我要玩会儿游戏。

讨论游戏的必要性，还是要从生物学角度看才有意义。

游戏最必要的功能，就是保持人的竞争意识。

我们知道清朝有“木兰围猎”，而中亚国家有“马背叼羊”，这些都是游戏，是在和平时代对战争的模拟。国家、民族通过这种体现英勇的游戏，让集体的竞争意识不被尘封。

所有的游戏，人们都在其中竞争，比试高下。哪怕是输赢不明显的玩泥巴、过家家，孩子们也想要“玩得好”——比别人好，或者比之前的自己好。

没有人会从失败中获得快感，游戏的吸引力一定是来自胜利的快感。

这便是“游戏的正义”——让人通过感受胜利的愉悦，来激发竞争意识。游戏，事实上是人类对自然选择的应对措施之一。

强烈而易得的快感会让人产生依赖，所以电子游戏逐步家庭化后，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游戏瘾“患者”。而这种上瘾和药物上瘾的区别，也正在

于其中是否包含竞争意识。

无害的征服

游戏上瘾，就是不再适度，对成年人而言，便是玩物丧志。这对一个族群、种族的延续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不要忘记那个前提：生存是艰难的，因而人是要工作的。

如果这个前提不再存在呢？

电子游戏产生于工业化时代，在至为繁盛的今天，局部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给养的能力不断增强，逐步摆脱了“马尔萨斯制约”，第一次在物质上实现了从匮乏向过剩的跨越。即使一部分个体丧失对现实生产的兴趣与能力，也已经不再威胁整体的生存。

游戏道德观势必被改造，这个改造过程，是由商业来完成的。历史上游戏只是现实的附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物，今天游戏变得如此显要，正是得益于商业机制的推动。

生存不再艰难，加上商业在意识形态上的“除罪化”，使得人们逐步接受了一个观念：游戏只是千门万类的商品中的一种而已，本身并不带有道德颜色。

新的道德观产生了，人们可以放心游戏了。

过度的沉迷势必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乃至局部性的悲剧，但那已经和游戏本身无关了。它已悄然转化成众多社会问题中并不特别的一个，只能由社会自己去解决。“游戏上瘾便怪游戏”成了一种可笑的



时间表的改变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韩少功 译

一个人通常的时间表若有任何改变，会给人的精神注入一种令人惊然的新奇和一种稍感不安的愉快。一个人依照常规在六点钟下班，如果有一天在五点钟下班，便会立刻体验到一种轻松的感觉，但几乎就在同时，他也会感到

自己处在痛苦的边缘，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昨天，我有一些公事需要外出，四点钟离开办公室，到五点钟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我还不习惯在这个时候置身于大街上，于是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异样的城市。阳光落在我熟悉的铺面上，有一种无精打采的甜美。与我的城市相似，寻常路人像夜色降临之前匆匆离岸的水手。

因为那时候公司还没有下班，我急急地赶回去，想证实一下其他雇员的惊讶，因为我已经对他们作过下班时的道别。“回来了？”“是的，又回来了。”与整日相伴的人们为伍，我重新感到自由，只是精神处于一种回了窝的状态，就是说，回到了一个让人没有感觉的地方。

（心香一瓣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惶然录》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逻辑，人们会说，吃饭过量，人也是会撑死的。

在当代社会，游戏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心理生存的一种客观需要。

我们身体里为了应对生存危机而积累下来的竞争意识并没有被清除，它仍然是快感和成就感的来源。所以我们需要游戏，从中获取自我确证。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人们才是完全自愿的，是彻底快乐的。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现实中，竞争欲可能会造成彼此的伤害，而将其倾泻于游戏中，马上可以体验一种无害的征服，可以在和平的条件下获得高峰体验，乃至自我实现。

虚无与虚有

商业完成了对游戏道德观

的改造，这时候对游戏的批评如果还一味举起泛道德主义的旗帜，往往应者寥寥。

不能说道德批评都是错误的，只能说它不合时宜了。一般而言，批评者都不是游戏玩家，也不了解游戏对现实的渗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可以说，在许多人的世界里，现实与虚拟已经难解难分，甚至虚拟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现实。

游戏的虚拟对生活的真实发起的攻击，采取一种吸入的方式。这从游戏载体的发展趋势上可见一斑：最初是电视、街机、掌上游戏机，现在已经变成挥舞、感应、穿戴，人体与载体逐渐融为一体。而最近大热的《王者荣耀》的游戏世界更是直接外溢到现实社会。

传统条件下有现实场景的游戏，只是一种“竞争性玩耍”，它无碍于现实价值的存在与运行。而电子游戏还有一

种娱乐一切的态度，娱乐的指向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严肃的事情”，因此它会消解现实价值观，产生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电子游戏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到一款游戏就足以建构起一个由主流文化和各种亚文化组成的成体系的虚拟社会，几乎成为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新时空”。数以亿计的人被卷入其中，“新时空”内部必然会产生和运行新的价值。那些在不参与游戏的人看来并不存在的人物、地域、物品、能力、故事、精神和情怀，对游戏者而言却是真实不虚的。这意味着，人们通过意念，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很多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价值。

这便是游戏的“虚有主义”。

（语 风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16期，勾 犇图）



一个梦

◎玄 武

旧时乡村，有很多诡异事流传。有一则我至今记得：一个算命先生所言向来灵验，某次给自己卜了一卦，顿时呆了——此生有帝王命。

他搞不明白怎会如此。穷困潦倒，何以能做皇帝？日子单调几如重叠，日日年年过去。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偶尔想到那卦，真如嘲弄一般。

某次村里演社戏，请他去客串。他披上戏衣的一刻忽然明白了：他扮演的是皇帝。这便是一直纠缠着他的那个“帝王命”。帝王只是一个梦或一场戏。梦会醒，不过夜；戏会散，不会过半夜。

（若 子摘自《今晚报》
2017年8月2日）

借 鱼

◎赵 航

黑猫家的厨房里挂着一条鱼。白猫见了，便向黑猫借这条鱼，并且答应以后还给黑猫两条鱼，但是黑猫坚决不答应。

白猫走后，鸭子向黑猫借这条鱼，并且答应还两条鱼，黑猫慷慨地借给了鸭子。

不久，白猫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对黑猫意见很大。

这天，白猫在路上碰到了黑猫，便责问黑猫，为什么借鱼给鸭子而不借给它。

黑猫笑道：“老兄，你我的鱼，不是偷的就是抢的。我借鱼给你是怂恿你犯罪，借鱼给鸭子是鼓励它勤劳。”

（作者自荐）



宇宙的足印

◎简 媃

一粒稻谷嵌在黄泥里，犹能导出整个夏天的酷热；一个橘子掂在手掌中，还称得出全年雨水的重量。一个人平平凡凡地活过了，一万个人平平凡凡地活过了，人类的史册才能逐字逐句写下去。

最单纯的存在里，常能照见宇宙运行的足印。

（林冬冬摘自九州出版社《私房书》一书）

善 意

◎晨 曦

几个旅行者跟随反盗猎志愿者走进可可西里。一只可爱的小藏羚羊忽闪着好奇的眼睛，尾随着一行人。萌萌的小家伙打动了旅行者，他们纷纷拿出食物给小藏羚羊吃。就在此时，志愿者一声大吼，吓跑了正欲吃食的小藏羚羊。

旅行者向志愿者表达了不满，而志愿者的回答令他们震惊：“不能让藏羚羊习惯你们的善意，因为在这里它们面对的人中，很多是盗猎者，那些人的所谓善意不过是诱饵。它们只有习惯于远离人类，才能安全。”

（步步清风摘自《牡丹晚报》2017年8月1日）

艺术的功能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路燕萍 译

迭戈没见过大海。他的父亲圣地亚哥·科瓦德洛夫带他去见识大海。大海在远处高高沙丘的另一边。

父子俩长途跋涉之后，终于爬到沙丘上面，大海蓦地映入眼帘。海水如此浩瀚，波光如此耀眼，儿子被美景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当他终于能够说话时，他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请求父亲：“请帮我看吧。”

（兰 心摘自作家出版社《拥抱之书》一书）

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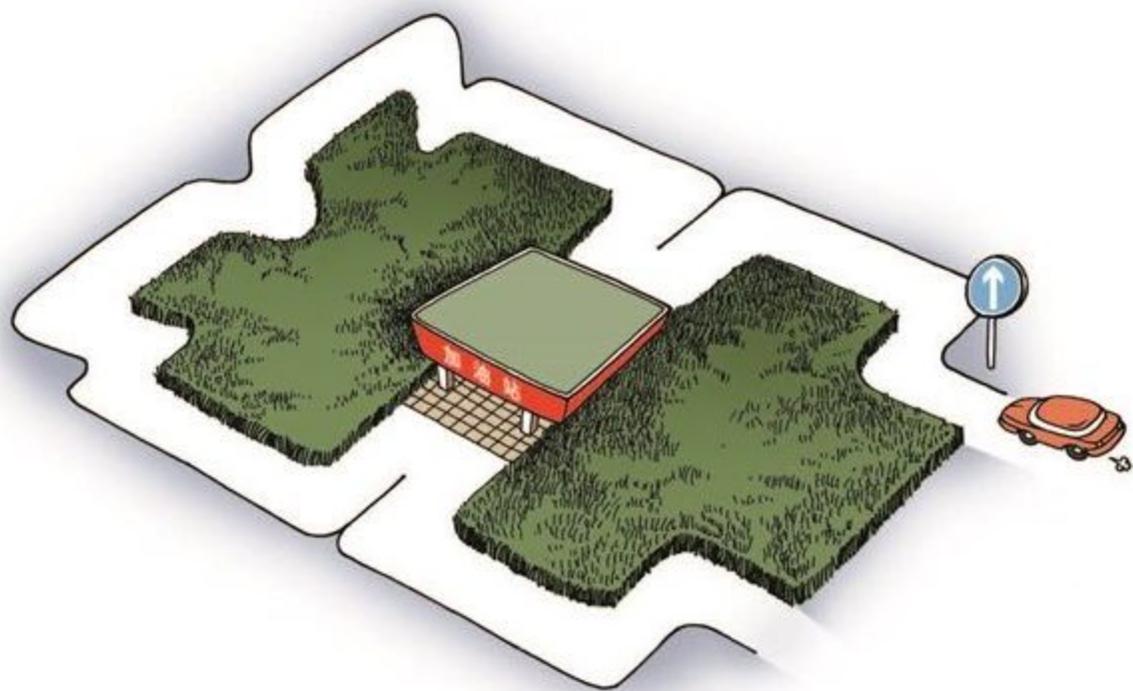
◎黄惠子

最近家中物件接二连三地坏。

洗衣机坏了很久，又不彻底坏，还能凑合用。洗脸盆坏了，两三周以后自行恢复了正常，赌气似的。窗帘轨道坏了一半，打不开，合不拢，停留在原地。电脑屡坏屡修，屡修屡坏，近日网络故障也成家常便饭。手机昨晚掉进水里，现在正湿淋淋地躺在窗台上，等待一场和暖光照的修复……这些不算太糟的坏，被搁置，被复原，或者被放任不顾。在时间打磨之下，日子总不免暴露其得过且过的惰性，但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至少我还可以说，它们坏得起，生活好得起。

（甜 甜摘自《新民晚报》
2017年8月6日）



涨价前去加油站排队

●崔 鹏

听说汽油价格即将上涨，你会在加油站排长队加油吗？

反正我的一位朋友会。有一件事，他帮了我，我请他吃饭。那天他有个非常精巧的计划——据说第二天93号汽油的价格每升要上调0.12元，所以他接上我，再把车开出大概一公里就到了一个加油站。

计划很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问题。加油站排队加油的车队大概有一公里长。我建议换个加油站看看，但是由于我的朋友计划得太完美——他想尽量多地享受低价汽油，所以油箱里快没油了——我们只好等。最后，虽然如愿以偿，但是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当天我们还是在一起吃了晚饭。但场景是，他请我吃了一顿，而且一直在说不好意思，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当然了，他享受低价汽油的目的达到了，加了近50升油，省了大概6块钱。

也许你把注意力放在了那顿价值约300元的晚餐上。那我们退一步说，如果没有这顿晚餐，你会在加油站等上一个小时吗？

我们可以先查一下中国的最低时薪标准。在我所处的北京，这个标准是20元/小时，即使在时薪较低的海口市，也要12.6元/小时。而等在加油站外的收益是4元/小时。如果有老板以这个价格雇你为他排队加油，很可能被认为脑子有问题，但这个老板偏偏是你自己。

对于别人的出价，人们往往会比价。首先是和自己现在的收入比，其次是和能力差不多的人（当然是你自己评价的）的收入比。

但是当自己给自己出价时，大多数人失去了比价对标，他们往往误认为出价的自己是免费的，如果不接受就亏了。而那些最显性的出价最有吸引力。包括：超市的前50名购物者会免费获得一袋大米；高速公路主路收费5块，而辅路免费……很多人为了免费大米早晨6点就在寒风中排队，或者为了少交5块过路费而被堵在路上40分钟。当然，也有人痴迷于一个字一块钱的专栏写作，如果在键盘上打字时配上硬币掉进存钱罐的声音，他会觉得写专栏这件事给个CEO也不换。

实际上，自己对自己出价也是有比价对标的，那就是人们做其他高效的事时是不是会获得更高的效用收益。效用收益的意思是，除了金钱收入，做其他使自己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积累的事，甚至享受快乐，都可以作为比价对标。通常我们把这种对标之间的差叫作“机会成本”。如果机会成本很高，你就是在做一件非常低效的事。

思考框架的设定对任何投资都是有意义的。在股市投资中，摆在投资者面前的经常是设定合适的时间框架问题。把时间框架设定得过短，投资者会因为市场的随机性而无所适从；而把时间框架设定得过长，也不太好，因为就像凯恩斯说的，“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

（林冬冬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7年第23期，喻梁图）

北方一家制药企业来某城招聘一名总经理，承诺给年薪百万。

吴先生看到广告前去应聘。

“学历？”

“初中毕业，读过两年夜校。”吴先生没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下马威。

“特长？”

“没有。”

“是否从事过市场营销？”

“没有。”

“对制药业了解多少？”

“好像……复方新诺明是消炎的。”

考官们一阵嘀咕，然后其中一个站了起来，说：“吴先生，我们很荣幸地通知你，在1788个应聘者中，你入选了。”

一大摞材料已被推到了他的鼻尖下。“这是你在下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稿，你必须背熟。从下个月月初开始，你要到全省十大城市的商场站



百万年薪

◎吴晓波

柜台，现场解答消费者的疑问。”

“可我什么也不懂……”

“你不需要懂，所有的回答我们都准备好了。另外，我们会为你购买欧洲某国的博士学位证书，还要为你报名参加某大学的高级经济师函授，三个月后你就可以毕业了。现在你是自己人了，我们可以给你透个底——‘百万年薪大招

聘’是一个大胆的企业策划活动。”

“那百万年薪的事呢？”吴先生还是提了出来。

“你应该明白，这完全是个策划。”对方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在一年的聘期内，这个策划使企业走出困境的话，我们将继续聘用你，同时再策划一个‘引进百万年薪人才，创造千万效益奇迹’的主题活动，届时我们将力争把你推荐为全国劳动模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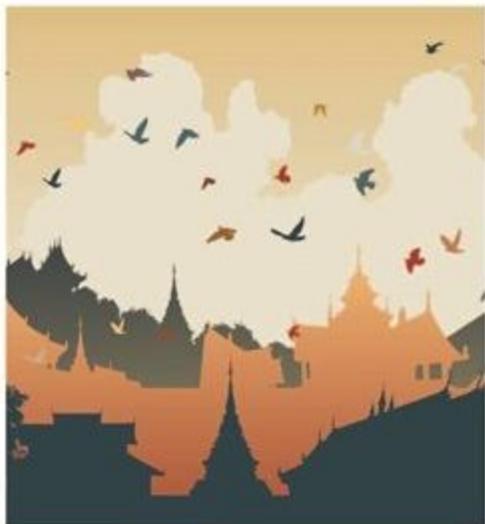
“如果企业没起色呢？”

“我们也将推出一个活动，主题是‘外来和尚念歪经，改革还得靠自己’。”

“但是，你们为什么会选中我？”吴先生问。

“我们不希望合作者有太多的主见，你正好什么也不懂。”

（秋水长天摘自文汇出版社《你为什么骚扰我》一书，王原图）



做了即完成

◎〔英〕阿姜·布拉姆

◎班超编译

每年7月至10月，是泰国的雨季。在此期间，僧侣们停止四处云游，放下全部工作，专心坐禅修学。这段时间被称作“雨安居”。

若干年前，在泰国南部，一位著名的森林寺院方丈决定建造一座新经堂。当雨安居到来时，他解散施工人员，终止了所有工作。因为，这是寺院的安静时间。

几天后，一个客人来拜访，看到建了一半的经堂，问方丈：“您的经堂什么时候完工？”老和尚不假思索地回

答：“已经完工了。”

“您是什么意思？已经完工了？”客人惊讶地问，“这经堂连个顶都没有，门和窗也没有，木材和水泥袋遍地。难道您就这样放着？您说已经完工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方丈轻声笑了笑，平和地告诉他：“做了便是做完了。”然后离开，打坐去了。

这是唯一的退出一会儿或休息一下的办法。否则我们的工作永远没个结束。

（丁丁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123RF供图）



与阿城有关的日子 ●马 东

1

王朔能瞧得上的人没几个，但他曾经说：“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在北京，祖籍重庆江津。阿城的父亲叫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

阿城在家里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弟弟妹妹，唯独吃肉不行。阿城吃起肉来，眼放绿光。那时家里穷，偶尔吃顿肉，会把一块肉平均分成5块，肉上拴线，5根线，5种颜色。肉熟了以后，大家找自己颜色的线，拎着吃。每次他

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妹妹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阿城的童年过得不太顺。3岁时染上了肺结核，8岁时，父亲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电影的锣鼓》，随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级别从10级降到17级，被下放到渤海边的劳改农场管厕所。家里其他人留在北京，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家中拮据，有时要靠卖书维持生计。

阿城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2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阿城做什么都没资格了——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只能去琉璃厂翻翻古书，看看字画儿，研究研究古玩。他反倒因祸得福，学了不少东西。阿城

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被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的都有，虽然便宜，但他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为难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他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

阿城在琉璃厂待得很舒服，每天混在玉、瓷器、字画儿、印章这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里，一天天长，一天天学杂。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

2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城17岁，已然一身本领，却背着“黑五类子女”这口黑锅翻不了身。1968年，家里有门路的都留在城里了，他只能下乡，辗转去了山西、内蒙古、云南三地，前后11年。在山西雁北桑干河边的一个村



子里，有个叫运来的高三学生，也是北京的，长得像关公。他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这句话，阿城说他一直受用到现在。

阿城在云南插队时还是有过一些快活时光的。当年阿城身体不好，干不了粗重农活，组织便安排他到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数、外、体、美、劳，没有不教的。每天晚上，大伙儿都会聚到阿城的屋里，听他边抽烟边讲故事，他讲《基度山伯爵》，讲《悲惨世界》，讲《高老头》。煤油灯下，人头攒动。讲到关键处，阿城就会停下来休息，顺便吊大伙儿的胃口，这时就会有人迅速递上一支春城烟，同时再来一个人赶紧往茶缸子里倒水。一切就绪，阿城继续。

当时，阿城的女友罗丹与他同在农场教书，也是北京知青。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回来的人，会传一些阿城的逸闻。比如他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收音机，用来听BBC的古典音乐广播。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听上一天。阿城爱音乐远胜过文学，他曾带着30倍放大镜专门飞到广州，只为了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形的唱头。插队时，阿城还穿越边境，到对面的山上看美国和平队放的阿波罗登月纪录片。

1979年，阿城回到北京。刚回去时，阿城觉得街上的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

过街。后来，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活儿，随后又到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女友罗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了老师。罗丹一直在等阿城，经常去看他的父母。那一年，阿城的父亲钟惦棐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母亲也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得知父亲被错划的右派要被改正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么多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他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面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么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1979年，阿城开始帮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抽空还给北岛、芒克等人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画插图。同年，他和黄锐等人一起办“星星美展”。展览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

后来，阿城和罗丹结婚了。借了同事的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

是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简易居民楼，12平方米左右，设施简陋，生活不便，做饭得用煤油炉。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

阿城爱子，溢于言表：“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上的美味都吃遍。带他去吃冰棍，3根冰棍几分钟便被吞下去了，他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3

阿城写《棋王》那两天，诗人芒克正好在他家借宿。天气有点冷，阿城的小东屋紧挨马路，他们经常天没亮就被无数只羊蹄子敲马路的声音吵醒。芒克不知何故非要半夜赶羊，阿城告诉他：“这是从塞外赶来的羊，专供北京人吃的，正直奔屠宰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放这些羊进城，因为不影响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坏，要吃人家吧，还让人家大老远地自个儿把肉给背来。”说完转身又睡了。

1984年7月，阿城的小说《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7月刊，瞬间引爆全国。阿城的小东屋每天人来人往，他在那里接待全国各地各路文学刊物前来求稿的编辑。有时一天能来好几拨，一拨能来好几次，几天光景竟喝掉5斤茶



亲吻纯朴 ● [加拿大] 凯瑟琳·伯恩斯坦 ◎ 庞启帆 编译

亲吻纯朴，如亲吻青青的草儿、潺潺的溪水、润润的土地。

花开的声音，宁静而醉人，需要用心的虔诚去聆听；鱼儿的闲游，欢快而陶然，需要用眼睛的喜悦去感受。

一位少妇，痴痴地俯身下去，亲吻幽蓝幽蓝的海水，深情的海水会把她的亲吻送到正在远航的丈夫的唇边；一声清脆的鸟鸣，把晨

曦的清新唤醒，一滴晶莹的露珠，绽开了绿叶与红花的笑靥；一个小男孩，赤裸着在水中尽情地嬉戏……盎然



的生机就在瞬间动情地亲吻着我们的心灵。

纯朴很天真，也很深情。她是一个眼神的蕴意、一缕清风送来的祝福、一支能吹奏出万般风情的短笛。

亲吻纯朴，人生也就无邪与清纯。

一世的庸俗与喧嚣，在亲吻纯朴的瞬间，羞涩远去。

（张秋伟摘自《讽刺与幽默》2017年7月28日）

叶。

作家止庵感慨道：“阿城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说：“阿城的文字在我读过的中国作家的文字中最为简省、凝练，我认为克制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因此，王朔、冯唐与阿城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长安街，而且还没有斑马线。”陈丹青说得最明了：“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

1985年，阿城已经从单位辞职了，和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公司，一通折腾，也没赚到什么钱。那两年，阿城又写了一些小说：《树王》给了《中国作家》，《孩子王》发在《人民文学》上，还有一些短篇，散乱地给了一些杂志，后来收在《遍地风流》里。他计划要写8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拳王》《车王》《钻王》等，都是写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的。他爸更是平添一

趣，连小说集的名字都起好了，八王倒置，就叫“王八集”。阿城后来把《车王》写出来了，投给了《钟山》，没想到居然在邮寄过程中寄丢了，导致至今都没人见过车王的轱辘长什么样。

再后来一个阶段，阿城的创作好像已经变成了慈善写作。他给一些地方小刊物投一些别处都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说，一个短篇可以让一个借用编辑从县城调到省城，让他们夫妻团圆，成全好事。

这个时期，阿城就已经向朋友表述过他对文学的腻烦了。阿城认为文学只是一种适合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他说他靠手艺吃饭，靠手艺吃饭的人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

“三王”陆续发表后，来阿城小屋的人就更多了。阿城最喜欢吃面条，自己在家几乎顿顿吃面，主要是挂面。朋友

们经常见他托着一斤挂面满而春风地大步进院。全国各地的人都向阿城奔来，阿城以而待客，最高创下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有时他离家几天，会在自家窗上留字：“出门了，几日后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

这种热闹阿城其实并不喜欢，他插队回京后一直不适应。后来，有记者采访阿城，觉得当时《棋王》那么轰动，他在中国可以活得很好。阿城完全不这么看：“靠那本书其实养活不了自己。作家是一回事，出书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书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不能把作家两个字印在名片上，因为那样对别人很不礼貌，那意思就是：我是要饭的。”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桥下有人”，本刊节选）



脚尖的方向与感情深度

● [日] 匠英一

◎ 郭 勇译



公园的长椅上，一对情侣正在亲热地聊着什么。仔细一看才发现，虽然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但他们的脚尖并没有朝向对方，这意味着什么呢？

人脸的朝向、面部表情等，都可以由本人的意志加以控制，而且控制起来很简单。然而，膝盖和脚尖的方向很少有人留意。也正因为如此，膝盖和脚尖的方向往往能够比较

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

当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人会很自然地把身体朝向对方。不仅仅是脸，就连膝盖和脚尖都会不自觉地朝向对方。可以说，这是防止其他人挤进两个人中间的一个防御性姿势。

也就是说，如果一对情侣虽然笑脸相对，谈笑风生，但两个人脚尖的方向并没有朝向对方，就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实

际上并不和谐，没准正面临分手的考验。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情侣之间，朋友、同事、团队内部成员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合得来，集合在一起时，自然会把整个身体的正面朝向对方。

了解这一规律，对相亲也很有帮助。相亲时，如果我喜欢对方，肯定会把整个身体的正面都朝向他（她）。刚开始时，对方也许扭着身子，只用脸对着我说话，聊了一段时间后，如果对方也对我产生好感，就会不自觉地把身体扭过来，连脚尖也会对着我。当然，如果对我一直没有兴趣，对方应该不会用脚尖对着我。

如果聊天的过程中，对方的脚尖一直朝向其他方向，而且中途还会起身上卫生间，那肯定是对我没兴趣。我们就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

（李金锋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每天懂一点行为心理学》一书，杨志平图）

每次到酒庄，总看见店里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先做朋友，再做主人。”

当酒庄老板知道有人要请客，也必然会在把酒交给顾客时，叮嘱似的说：“先做朋友，再做主人。”对于这句话，我一直不理解，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老板，其中的意思是什么。

“当你举办宴会时，就主人的观点，自然要做到酒水无

先做朋友

◎ 刘 墉

缺——客人能喝，你就能提供，甚至他要什么酒，你都能拿得出来，才能显示主人的周到与慷慨。”老板十分郑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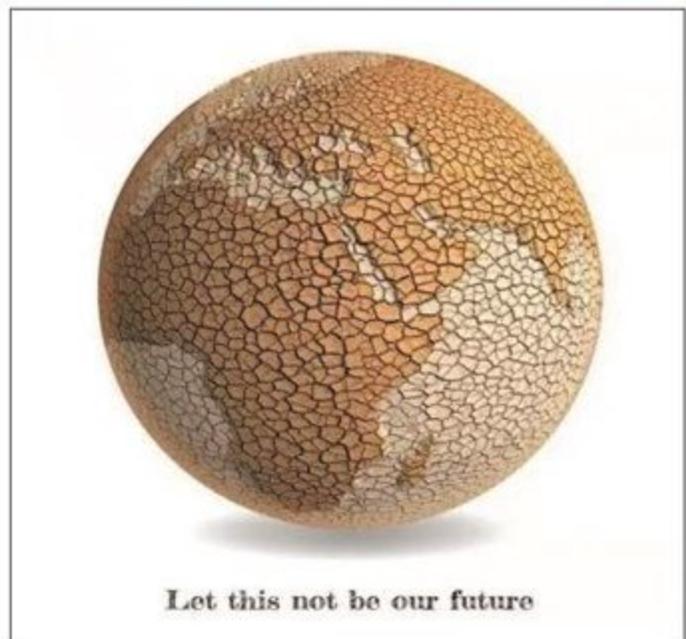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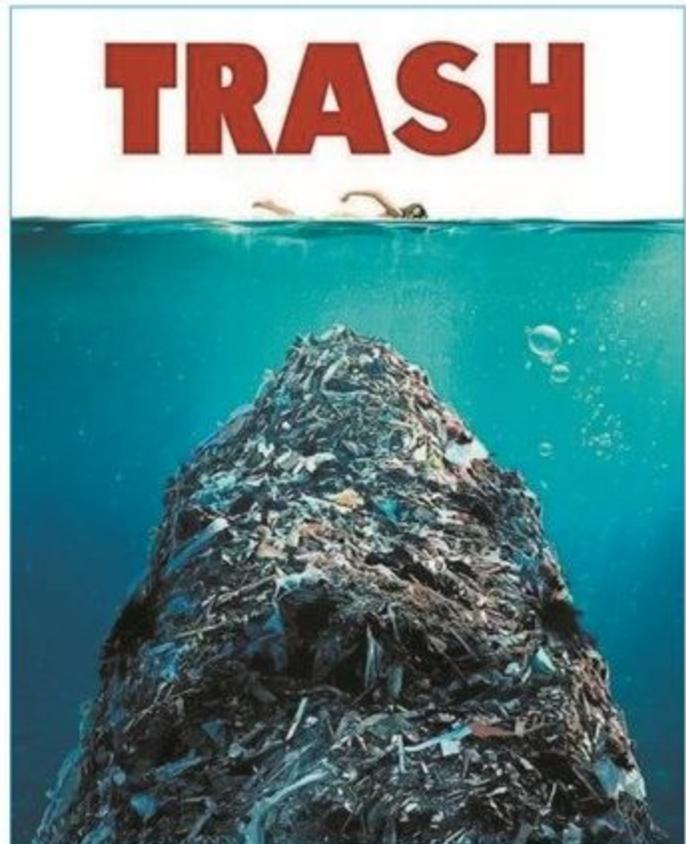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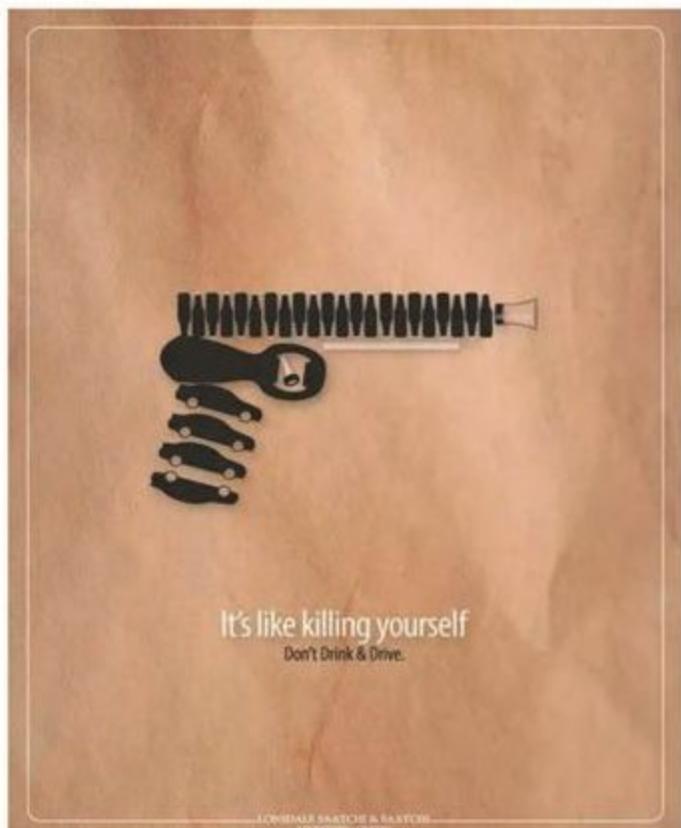
说，“这时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你只顾敬酒，却没想到客人醉酒后开车有多危险，或对他的身体有多大的伤害。结果可能是做了最好的主人，却成为最坏的朋友。所以做朋友比做主人重要，先从做朋友的角度考虑，再去做好主人。”

当您做主人时，在给客人斟酒前，何不也说一声：“先做朋友，再做主人！”

（珠 珠摘自漓江出版社《点一盏心灯》一书）



那些触动心灵的公益广告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记者了。她的性格非常强悍，好恶鲜明，决不相信“记者的态度要中立”之类的说法。有人评论说，她看起来就像一头挑衅的公牛，而她的采访，“就像是把两只坏脾气的猫放进一个麻袋里头，然后让它们就那么待着”。就像她采访霍梅尼的时候，霍梅尼气得拂袖离去，法拉奇还要跟在后面追问：“您这是要去方便吗？”当她和拳王阿里争执起来时，阿里冲着她打嗝，法拉奇则直接把录音机扔到他身上，扬长而去。

法拉奇对权势有一种免疫力，总是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和大人物平等的位置，提出各种棘手的问题，捕捉他们逻辑里的漏洞，与他们展开争辩。在这些争辩中，她基本能占上风。但是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她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采访。在那次采访中，所有的尖锐问题都像是泥牛入海，皇帝岿然不动，法拉奇束手无策。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塞拉西格外聪明伶俐，而是因为他格外迟钝。接受采访的人经常和法拉奇格格不入，但再格格不入，双方毕竟存在观念上的交流碰撞，你来我往，有攻有守。可塞拉西皇帝的世界却自成一体，法拉奇根本进不去。

海尔·塞拉西当了将近40年的皇帝，有一长串奇怪的头衔——王中之王、犹太雄狮、上帝之特选者等。直至今日，在牙买加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教派，非说塞拉西是上帝转世，是弥赛亚。但在法拉奇眼里，这个皇帝一点也不伟大，因为她看到了让人痛心的场景。这个皇帝在野外办宴会时，成群结队的穷人拥挤在营地外围，求厨师们施舍剩菜剩饭，但这些厨师宁肯把剩饭剩菜喂兀鹰也不施舍给穷人。兀鹰从天空俯冲而下，每一次啄食食物，围观的穷人都会发出“哎哟哟”的哀叹声。当然，皇帝也不是完全不施舍。他巡游的时候，会施舍些一



法拉奇

记者与皇帝

●押沙龙

元面值的纸币，人们疯狂地争抢，踩踏着孕妇和孩童。法拉奇注意到，“陛下见此场景，脸上露出难以捉摸的微笑”。

皇帝在宝座上接见了法拉奇。和皇帝形影不离的两只吉娃娃也参加了采访。这两只小狗警惕地嗅了嗅法拉奇，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这个看上去怪怪的女人。在宫殿外头，有两头大吼大叫的皇家狮子。就是在这种超现实般的场景中，意大利女记者和埃塞俄比亚皇帝开始了交流。

法拉奇劈头就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我看到那些穷人争抢您的施舍，甚至相互厮打，您对此有何感觉？”皇帝没有感觉，他说：“穷人和富人一直都存在，解决贫穷的唯一办法是劳动。”法拉奇有种扑空的感觉，转而问：“对那些不满现状的年轻人，您有什么看法？”皇帝从容回答：“年轻人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和智慧，必须由朕来给他们指出正道，对他们严加管教。朕是这么想的，也应该是这样。”

整个采访就是这个基调。换上其他的领导人，法拉奇的问题都会激起一次争辩，这样法拉奇就可以乘势一步步施展她拿手的“海盗式提问”，但是塞拉西皇帝迟钝到感觉不出海盗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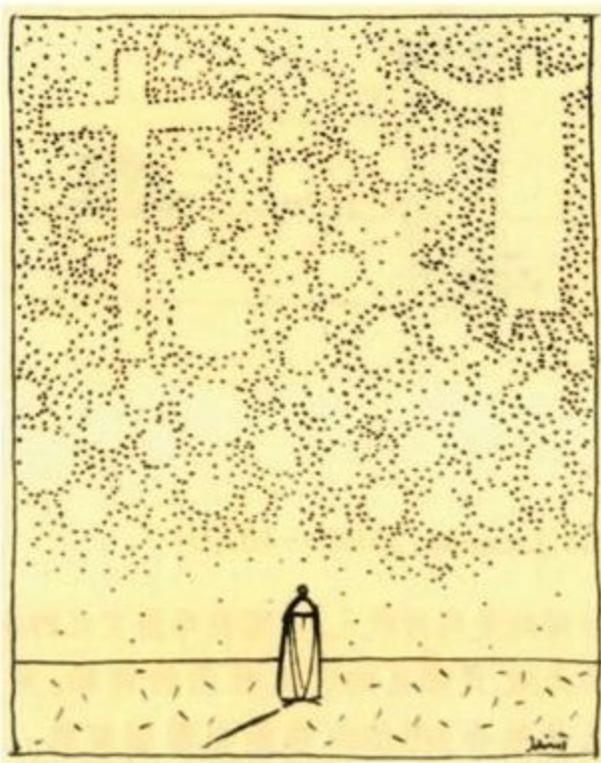
海尔·塞拉西



卡尔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有一次，他和同伴们一起去登山，却不慎掉进一个很深的坑洞。他不幸摔断了右手和双腿，好在左手还能活动，嘴巴还能说话。

虽然双腿和右手都不能动，但卡尔还是努力用左手抠住石缝，用牙齿咬住一些藤类植物，一点点地往上爬。洞外的人看不清洞里的情况，只能大声呼喊。等同伴们看见他时，才发现他的处境有多么糟糕。“这样也能爬吗？他会不会再摔下去？”一个同伴说。“我担心的是，万一藤蔓无法支撑他的体重，那该怎么办呢？”另一个同伴说。

“如果他再摔下去会怎么样？可能脑袋会摔碎！”“上帝，那他的母亲和妻子可如何是好呢？他的孩子才四岁



网开一面

◎ [美] 肯·劳伦斯

◎ 李安章 编译

……”更多同伴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刚开始，卡尔并没有在意这些话，可他越听越烦

躁，越听越气愤——自己正在努力求生，他们却在议论自己死后的事。最后，卡尔忍无可忍，对着洞口大声喊道：“你们都闭嘴……”就在卡尔张口的一刹那，他再度落入深洞。这次，他的脑袋撞到一块大石头上，当场丧命。

卡尔死后，见到了上帝。他问上帝：“上帝，我是那么坚强，虽然摔断了双腿和右手，但我仍旧凭着嘴巴和左手往上爬。你为什么不开一面，让我活下去呢？”

上帝摇摇头说：“亲爱的卡尔，我让你保留了左手和嘴巴，已经网开一面了。可惜的是，你过于在意别人的议论。如果你不去理会别人的议论，你就得救了。”

（丁 丁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6月18日，韦尔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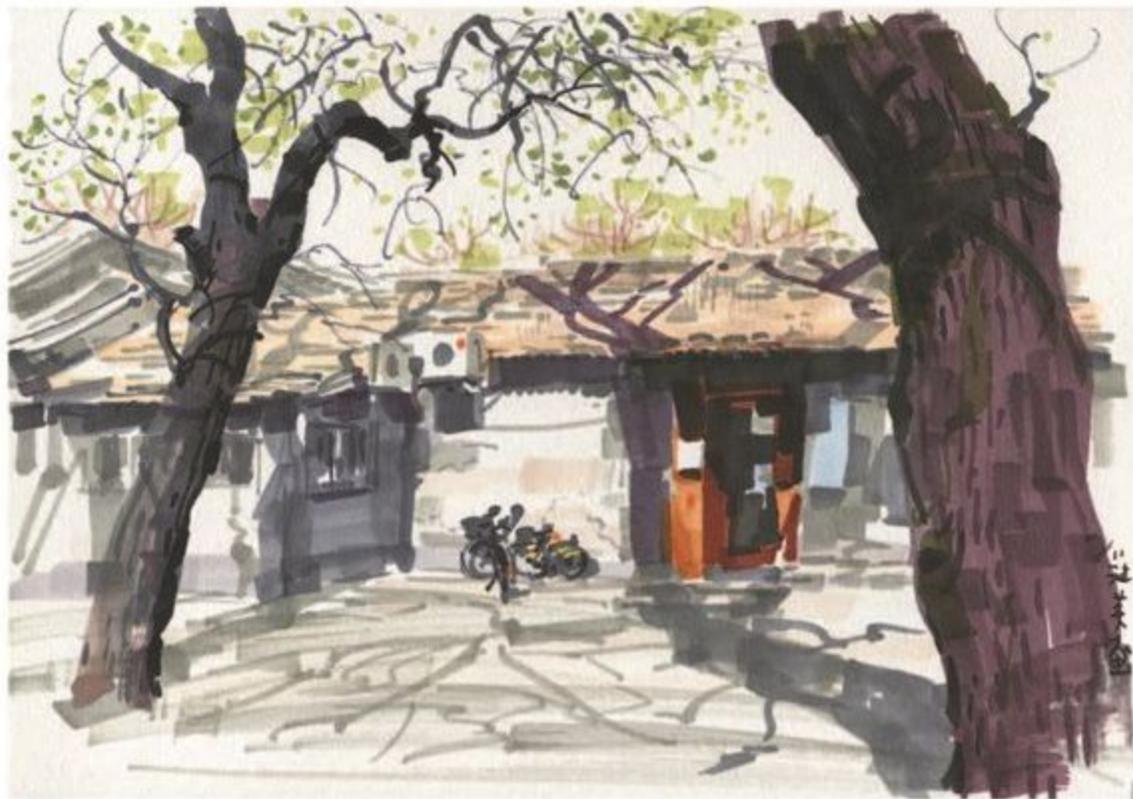
和商船的区别。法拉奇就像老虎啃乌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无论法拉奇提出什么问题，塞拉西总是给出一个无可置辩的回答，然后来一句：“朕是这么想的，也应该是这样。”而每当法拉奇想要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时，塞拉西就会说：“你应该去学习，去学习吧。”我第一次读这段记载的时候，还怀疑这个皇帝太狡猾，但是仔细读下来，就发现他不是狡猾，而是完全不理解除了他自己的逻辑以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比如而前这位女记者的逻辑。

陷入困境的法拉奇想出一个新问题：“您对世界的变化有何看法？”皇帝回答：“朕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共和制和君主制呢？”“朕看不出有任何差别。事情应该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滥施死刑呢？”“朕不能取消它，否则就等于放弃惩罚那些敢于议论权威的人。朕是这样想的，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偶尔会碰到这样让人

绝望的对话。不管你抛出什么观点，对方都像物理世界里的绝对光滑平面一样，把问题一下子子弹开。他们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人能战胜一个蠢得严丝合缝的人，他们的思维就像披着一层厚厚的铠甲。对这种人，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称呼，勉强可以称之为“龟思者”。法拉奇绕着这位“龟思者”转来转去，就是没办法下手。但她最后无意中刺痛了塞拉西皇帝，让这次采访有了喜剧性的收场。法拉奇问皇帝陛下：“您如何看待死亡？”皇帝回答任何问题都从容不迫，现在却被震动了：“看待什么？看待什么？”法拉奇老实地重复了一遍：“看待死亡啊。”皇帝喊叫起来：“死亡？死亡？这个女人是谁？她从什么地方来？她到这里干什么？把她赶走！走吧！行了，行了！”在最后一刻，法拉奇终于知道了什么才能让皇帝激动起来。

（林冬冬摘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24期）



我没有童年

●王蒙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政治的关心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但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怀念。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成门）去玩，城门洞有手持刺刀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段非常耻辱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一路走着，要跳几次水沟。到“大跃进”时为止，钓鱼台那边一直有天然野趣。那里有两排杨树，秋天树叶变黄的时候发出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踏着落叶在树下徜徉，使人觉得诗意盎然。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现平安里南边的一条街。过去，从西四到地安门那边的环路公共交通都是走太平仓而不是平安里的）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太平仓那边有几家高档的四合院，大门上用油漆写着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芳草绿”与“杏花红”这样的句子使我心醉，联想到儿时学过的模范作文。

这些院落的围墙很高，有的墙上还绑着铁丝网。院里树木的枝叶伸到院外，院门经常紧闭，我从未见过任何人从这样的高级院落里进出。太平仓的胡同里两侧都是国槐，是典型的

老北京胡同——小街。在开通了从平安里拐弯的有轨电车车道后，很少有车辆走这条要多拐几个弯的旧街。走在这样的胡同里，心情很微妙，应该算是一种享受。

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树叶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间世界只剩下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貌。《红楼梦》里林黛玉抱怨过响杨树叶的噪音，我简直不懂。对于我，杨树叶的响声是一片天籁，一片清凉，一片宽阔和生机。每每听到北海后门两排杨树的声音，我立刻得到莫大的安慰，有种在盛夏酷暑中突然获救的感觉。

我也喜欢在北京城短时间向大自然回归。夏夜，在院落中或胡同口乘凉，听姐姐王洒背诵杜牧的诗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二姨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孩子由于丢掉打醋的一毛钱，被继母打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后变成一只萤火虫，打着灯笼寻找他丢掉的一毛钱。从此我深为自己的母亲并非继母而感到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时有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下垂下的丝上。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叫声。我曾经很热衷于养蟋蟀、斗蟋蟀，热衷于给蟋蟀喂毛豆。

夏口我也喜欢养蝈蝈，我用秫秫秆编成错落有致的蝈蝈笼。我懂得如何给蝈蝈喂黄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我从小喜欢听蝈蝈的鸣叫。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声，卖小金鱼和大口螺的，卖卤鸡和糖葫芦的，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河北乐亭人。卖爬糕和凉粉的，像男高音。冬夜有卖羊头肉的，肉切得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叫得曲折婉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极其凄凉。家里人说，这些人实际上很可能是卖烟土（贩毒）的。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盲人，可怜得很。有一些与我同龄的男孩老是欺负残疾人。还有一对乞丐母女，母亲的样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们。

我喜欢看老舍的话剧《龙须沟》，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饰演的主角程疯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但我也有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的春天除了有卖小金鱼，卖金鱼的都捎带着卖大口螺蛳——程疯子怎么忘了吆喝大口螺蛳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半，我受了她和她同学玩法的影响，从小玩过很多女孩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抓子儿（桃核与玻璃球），用丝线绑捆香包（小粽子），还有跳绳之类。但后来开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觉得无趣了。

有几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电影放映机，因为我知道了电影的原理和视觉留迹的作用。我想自己画出动画，装订成册，迅速翻动册子，取得看电影的效果。努力良久，没有太成功。

我毕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点儿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我时常幻想自己有一把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后来跳下去了，右脚脖子崴了一下，造成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这一学期，我的考试成绩唯一一次没有进名次。我尝到了挫折的滋味，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优异成绩，却在成绩通知单上看到了失败。梦中的我再追问：“这是真的还是梦？”梦中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这样的信心正是我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丢人。

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我竟无待于暴力与蛮横的摧毁，我竟无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压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墙骨裂，放风筝飞不起，打架无力还手，不必旁人欺负，也不可能战胜任何一个人……往者已矣，如今的北京已不是当年的城市，所有的儿时记忆已经不可能重现眼前。北海公园后门的水声依旧，但是杨树的品种已经更新，不复有那哗哗的响动。到处车水马龙，到处高楼大厦，谁可以在墙头上掏出木头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呢？夏夜不再扑流萤，冬季的天空中也看不到黑压压的一片乌鸦飞过，春天听不到黄鹂叫，秋天听不到蟋蟀声。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飞到半空中。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在我68岁生日时，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历。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人间的一切希望都可能实现，虽然也可能到60年后才实现。

（大浪淘沙摘自花城出版社《半生多事》一书，吴冠英图）

渡边升寄了一张画有章鱼的明信片给我。章鱼画的下面，他以惯常的歪七扭八的字体，写着这样的句子：“听说小女前几天在地铁里受到你的照顾，非常感谢。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吃章鱼吧。”

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出去旅行，算算也有两个月没乘地铁了，而且我完全不记得曾经在地铁里照顾过渡边升的女儿。首先我连他有个女儿的事都不知道。大概他把我和其他什么人搞错了吧。

不过吃章鱼倒是不坏的事。

我给渡边升写了一封信。我在明信片上画了鸟，在下面写道：“收到你的明信片，谢



章鱼

● [日] 村上春树

谢。章鱼不错呀，我们一起去吃吧。月底左右请联络。”

但等了整整一个月，渡边升还没联络我，我想他大概又像平常那样忘记了吧。我在那个月特别想吃章鱼，但心想反

正要和渡边升一起去吃，于是等待之中，终于没有吃成。

在我快要把章鱼的事和渡边升的事忘掉的时候，他又寄来了明信片。这次的明信片画了曼波鱼，并在下面写了一段话：

“前几天的章鱼真好吃啊。小生也好久没吃到那么有味道的章鱼了。不过对于当天你所陈述的想法，我有些微异议。作为拥有妙龄女儿的父亲，小生对你关于性的价值观实在无法苟同。近日再找个机会一边吃火锅，一边慢慢聊聊吧。”

真要命，我叹了一口气。渡边升又把我和什么人给搞错了。

（一米阳光摘自豆瓣网，123RF 供图）

● 罗振宇



自己说了算

英伦才子德波顿说过一句话：“对失望最好的反击之一，是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要面临各种各样

的评价，有的评价表示对我们很失望，那怎么办？

你说：“那就更努力把事情做好啊。”这不现实，我们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如意。

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做的事，从一个点变成一条长期的线。也就是通常说的，做一，看二，想三。

手头做着一件事，同时盯住很多正在进行的事，还要考虑下一步要做的事。不断地修正目标，也不断地根据目标调整现在的状态。

这个时候，旁观的评价者不管说好说坏，都会显得很无聊。

当事情是一个点的时候，你通常是在为别人做事，并接受别人的评价。当事情是一条长期的线的时候，你通常就拥有了自己说了算的人生。

所谓财富自由，本质就是你的时间自己说了算。

（刘 振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黎青图）



偶尔我们会听到有些人在介绍一道菜的时候感叹：“太美了，它让人舍不得吃！”甚至他们还会说：“它漂亮得像艺术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些话的人注重的其实是食物的色彩与造型，而他们所谓的艺术品自然是指视觉艺术。的确，这几年流行过一种“食物艺术”，艺术家用各种方式把可以吃下去的东西变成不能吃的视觉媒介，除去食物最重要的功能和本质，使之“升华”成能够让人欣赏的艺术品。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以为只有这种可远观不可取食的食物才能叫作艺术呢？为什么只有观看才是欣赏艺术的王道？

根据最常见的分类方式，艺术可以粗略分成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如果艺术只有这两大类，那么饮食就不能算是一种艺术了，因为饮食动用的器官是嘴巴，而咀嚼、吞咽的动作与眼睛和耳朵都无关。假如真要把食物当成艺术，也许就只能像那些艺术家一样，把它们变成一种纯供双目观赏的对象了。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强调食物“色、香、味”三元素中的“色”，让厨师多花点心思，铺砌出更立体有如建筑的造型、更讲究色彩有如绘画的摆盘，甚至像某些中国厨师一样，在冬瓜上凿出龙凤，用压模刻出萝卜蝴蝶——极尽巧工，直至食客赞叹“舍不得吃”为止。

其实，不妨换一个角度，把“吃”看成一种欣赏艺术的方式，把嘴巴当成一种触及艺术的器官。不用眼看，不用耳听，牙齿的磨合与舌头的搅动

食物是一种毁灭的艺术

● 梁文道

也是人类感知艺术的一种途径。

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发现人类饮食经验最奇诡的一面，以及食物最特异的本质了。假如食物注定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欣赏这种艺术的唯一方式便是毁灭它。

想象一下烟花，当你目瞪口呆地看着它们在半空中绽放的时候，可曾想到那是一种消失中的艺术？我们总是把毁灭与创造视为相反的过程，又总是把艺术和创造联系起来，觉得艺术绝对不是毁掉什么，而是在创造一些东西。可爆炸难道不是一种终极的毁灭吗？烟花难道不就是一连串破坏与消亡吗？我们欣赏烟花，其实就是在欣赏损毁的壮美。

饮食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会用“干掉”去形容进食，那个“干”字正是最粗暴的破坏。形容一桌吃过的饭，我们会说那场面真是“狼藉”——这岂不是一桩惨案的遗留现场？

只有通过吃的动作，我们才能完整体验食物之美，才能领会食物作为一种艺术的精髓。可是吃的动作同时也是一种破坏、吞没与消亡。食物生命的高潮在于它的死亡。不消灭食物，我们就无法真正欣赏食物。饮食艺术是一种关于毁灭和消亡的残酷的黑色艺术——最美的那一刻，就是崩解毁坏的那一刻。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味道之味觉现象》一书，辛刚图）





听来的圣诞故事

◎〔美〕保罗·奥斯特 ◎周浩 李金云 译



我和奥吉·雷恩认识将近11年了。他在布鲁克林中心考特大街的一家雪茄店当售货员。只有在那家店才可以买到我钟爱的荷兰雪茄，所以我常常去那里。奥吉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带帽兜的蓝色运动衫。他的性情有些古怪，喜欢搞恶作剧，喜欢说俏皮话，总是讲一些与天气、大都会棒球队或者华盛顿政客们有关的趣事。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些。然而，几年前的一天，他在店里翻阅一本杂志时，碰巧看到一篇关于我的作品的书评。书评里附有我的照片，他因此知道那是我。自那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对奥吉而言，我不再仅仅是一个顾客，而是一个名人。多数人对书和作家比较关注，但奥吉更甚，因为他自认为是个艺术家。破

解了我的身份秘密后，他便将我视为同党、知己和兄弟。说实话，我觉得这很尴尬。随后，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了，他问我是否愿意看他拍的照片。鉴于他的热情和善意，我似乎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在商店后面一个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里，奥吉打开纸箱，拿出12本一模一样的黑色相册。他说，在过去12年里，每天早上7点整，他都会站在大西洋大道和克林顿街的交会处，从同一个位置取景，拍一张彩色照片。至今，他已经拍了4000多张照片。

翻阅着这些相册，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最令人费解的东西。所有的照片都一样，表现得极度重复，令人感觉麻木，相同的街道与建筑反复出现。我想不出

要对奥吉说些什么，于是继续翻看，不时点头假装赞许。奥吉显得很平静，而带微笑地看着我，但在我看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打断我，说道：“你看得太快了，不慢下来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它。”

我拿起另一本相册，迫使自己给予细节更多的关注。我注意到天气的变化，还有与季节更替同时发生的光线、角度的变化。最后，我终于能够察觉到人流与车流的细微差别，能够预测不同日子的节奏。然后，一点一滴地，我开始认出照片中的脸庞。了解照片中的人后，我开始研究他们的姿态，他们每天路过的方式，试图从照片显示的信息中揣摩他们的心情。我仿佛能够想象出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似乎能够洞悉他们那些深藏不露的秘



密。我拿起另一本相册，不再觉得无聊，不再如最初那般迷惑不解。我意识到，奥古是在拍摄时间，包括自然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他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拍摄时间，并心甘情愿地视之为自己的事情，他守候在自己选定的那个空间里。看着我在研究他的作品，奥古一直开心地笑着。随后，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他开始吟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句子。“明口明口复明口，”他轻声吟道，“时间悄然迈着碎步。”那时我明白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件事之后他又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其间，我和奥古多次讨论他的作品。但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他当初是如何得到照相机并开始拍照的。

那一周的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为圣诞节当天出版的报纸写一个小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是那人极富魅力且一再坚持，临近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愿意试一试。然而我刚挂断电话，就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圣诞故事”这个短语让我产生了不愉快的联想，让我想起那些糟糕的、虚伪的、甜腻腻的、感伤的故事。即使最好的圣诞故事，也不过是美梦成真，成人的童话——假如我允许自己写那种东西，我就完蛋了。

我的圣诞故事毫无头绪。周四，我出去散步，花了很长时间，希望室外的空气能使脑子清醒一些。中午刚过，我停

下来想买些喜欢的雪茄。奥古在店里，他一如往常地站在柜台后面。他问我近来可好，我毫无目的地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圣诞故事？”他说道，“就这个？朋友，如果你请我吃午饭，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最棒的圣诞故事。我保证，故事中的每个词都是真的。”

我们走进一家狭小而热闹的熟食店，点了些吃的，然后奥古就开始讲述他的圣诞故事。

“故事发生在1972年的夏天，”他说，“有一天早上，一个年轻人到店里偷东西。他20岁左右的样子。我觉得一生中从未见过比他更可怜的商店窃贼了。他站在远处靠墙放平价书的书架旁，往雨衣口袋里塞书。那时恰好很多人围在柜台旁，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看见他。发现他在偷东西，我脱口大叫一声。他像受惊的野兔一般落荒而逃。等我从柜台后面冲出来，他正沿着大西洋大道一路狂奔。追了他近半个街区后，我放弃了。他身上掉下一样东西，既然我不想再追，就弯下腰去看看是什么。

“他掉的是钱包。里面没有钱，不过有他的驾照，还有三四张照片。我本来可以叫来警察，将他逮捕，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从驾照上知道了他的名字和地址，有些同情他。他叫罗伯特·古德温，不过是个小混混。看了钱包里的照片后，我再也无法对他感到愤怒了。在一张照片里，他挽着母亲或祖母站着。在另一张照片里，10岁左右的他坐在那

儿，身穿棒球服，笑容可掬。我寻思着，他现在很可能在吸毒。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小子，真是没事可干了，不然，谁会在乎几本不值钱的平装书呢？

“于是，我留下了钱包。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想将钱包还给他，但一直拖延着，并未付诸行动。圣诞节那天，我无所事事。通常情况下，老板会邀请我去他家一起庆祝圣诞节，但那年他和家人去佛罗里达州探亲了。我寻思着，为何不做件好事呢？于是我穿上外套出门，准备亲自将罗伯特·古德温的钱包送回去。

“我找到那间公寓，并按响了门铃。我等了一会儿，就在准备离开时，我听到有人拖着脚步走到门前。里面传来了老妇人的声音，问是谁。我告诉她，我在找罗伯特·古德温。‘是你吗，罗伯特？’老妇人说道。随后她开了很多把锁，才把门打开。

“她至少有80岁，很可能90岁。我很快注意到，她是位盲人。‘我知道你会来的，罗伯特，’她说，‘我知道在圣诞节你不会忘记艾瑟尔奶奶的。’然后她敞开怀抱，似乎想要拥抱我。

“几乎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我便听见自己脱口而出的回答。‘对的，艾瑟尔奶奶，’我说，‘圣诞节到了，我回来看望你。’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我不想让她失望或出于其他原因，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随后，这位老妇人突然在门口抱住了我，我也抱



住了她。

“我没有明确地说我是她的孙子。我并不想欺骗她。似乎我们两个都决定要玩一个游戏——无须讨论游戏规则。我的意思是说，老妇人知道我不是她的孙子罗伯特。虽然她上了年纪，有些痴呆，但还不至于分辨不出陌生人与自己家的孩子。假装不知道真相可能让她感到快乐。既然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我也乐意陪陪她。

“我们进了公寓，一起度过了那一天。每当她问我过得怎样的时候，我就对她撒谎。我告诉她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一家雪茄店上班，快要结婚了，还编造了很多美好的故事，而她仿佛全都相信。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饿了。家里似乎并没有多少食物，于是我去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大堆东西：半成品的全鸡、蔬菜汤、一罐土豆沙拉、一块巧克力蛋糕，以及其他食物。艾瑟尔的卧室里还藏有几瓶红酒，于是我们成功地拼凑了一顿相当不错的圣诞晚餐。我记得，我们都喝得有点儿醉。这时我想要撒尿。和她说了一声后，我便顺着走廊朝卫生间走去。事情在这个时候再次发生了转折。假扮艾瑟尔的孙子已经够愚蠢了，但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更加疯狂，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走进卫生间后我发现，靠着淋浴的墙边整齐地摆放着六七部照相机。全是崭新的35mm 焦距的照相机，一看就是高级货，还装在包装盒里。我推测这是罗伯特干的，这里

是他最近所获赃物的储藏间。我此前从未拍过照片，当然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但在卫生间看见那些照相机的那一刻，我决定拿一部回去。就这样，没有一丝犹豫，我将其中一部照相机夹在胳膊下，然后回到了客厅。

“我离开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艾瑟尔奶奶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我猜是喝了太多古安蒂红葡萄酒的缘故。我去厨房把碗和盘子洗了，碗盘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响也没有吵醒她，她还打起了呼噜。看来没有必要去打搅她，于是我决定离开。她看不见，所以也不必写纸条告别，拍屁股走人就行了。我把她孙子的钱包放在桌上，拿起照相机，走出了公寓。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后来你有没有回去看她？”我问。

“去看过一次，”他说，“那是三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我对偷照相机一事深感内疚，我一直没有用过它。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归还相机，但艾瑟尔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别人已经搬进了她的公寓，新主人也无法告诉我她去了哪里。”

“很可能她死了。”

“对，很有可能。”

“这意味着她和你度过了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可能是吧。我以前没这样想过。”

“这是件好事，奥古。你为她做了一件好事。”

“我对她撒了谎，还从她那里偷走一部照相机。我不明

白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件好事。”

“你让她快乐。那部照相机本来就是偷来的。这与你从照相机的真正主人那里拿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了艺术可以做任何事情，是吧，保罗？”

“我没那么说，但至少你让照相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现在你已经有了圣诞故事，对吗？”

“是的，”我说，“我想已经有了。”

我停顿了一会儿，端详着满脸坏笑的奥古。我不确定，但那一刻他的眼神是如此神秘，并闪现出他内心的欣喜，我突然想到也许整个故事都是他编造的。我准备问他是否在骗我，随即意识到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重要的是，我相信了他的故事。只要有一个人相信，那么故事就可能是真的。

“你是个厉害的家伙，奥古，”我说，“谢谢你帮了我大忙。”

“随时愿意效劳。”他答道，依旧用那种狡黠的眼神看着我，“如果不能和朋友分享秘密，那么算什么朋友？”

“我想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没有。把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写下来，你就不欠我什么了。”

“除了还欠一顿午餐。”

“对，一顿午餐。”

奥古微笑着回应，我也报之以微笑，然后叫来服务员埋单。

（朱权利摘自《译林》2017年第1期，李晓林图）



澳大利亚艾丽斯斯普林斯市盛产一种红色沙岩石，这是建筑装饰的必备材料，需求量极大。格里费尔和迪斯卡两个人都看准了这一商机，他们各自投资300多万元，分别在艾丽斯斯普林斯市东西两端同时建起了采石场，当年就收回了投资成本。5年后他们各自拥有了1500多万元的财富。

随着城市的发展，采石场周围的地段都成了房地产商虎视眈眈的目标。格里费尔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拿出全部积蓄买下采石场周围2000米范围内的土地。这些土地上并没有沙岩石，不会有任何回报。

人们以为，格里费尔要在买下的土地上做点什么，可是两年多来，格里费尔没有任何行动，就让那片土地



么好运。采石场周围的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商收购，房地产商在那片土地上盖起了商品房。待那里高楼建起、业主入住后，业主们联合起来向政府投诉——迪斯卡采石场的爆破声严重扰民，采石机器扬起的粉尘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空气。最后政府不得不做出决定：强制关闭迪斯卡的采石场。

迪斯卡的采石场关闭后，他的客户就都转向了格里费尔，格里费尔的采石场财源滚滚。

格里费尔的智慧和在于，他明白一个道理：资源最终会落到能创造最高价值的用途上。而采石场周边的土地，最好的用途就是空置。

（夕梦若林摘自《商界》2017年第6期，王原图）

最好的用途

◎邵火焰

一直闲置着。其间有开发商找过他，愿出高价购买那片土地，可格里费尔不为所动，他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自己的采石场，生意越做越红火。

另一端的迪斯卡可没那

物质上能有所支持自然最好，拍一拍胸口，承担下来，解人危难，再伟大不过。

如不，讲几句安慰的话，甚至报以一个理解的眼神，也是好的，这叫作精神支持。精神支持的力量非常大，当事人得到适当鼓励，忍耐一下，也就撑过去了。

最怕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转头一看，熟人个个面露厌憎害怕之色，纷纷走避。不要说支持，连“你好吗”都不屑问。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每次与



支持

◎亦舒

家人在馆子吃饭均是付账者，她困惑地说：“谁请客其实不要紧，可是他们每次一吃完就立刻散席，让我一个人坐着等伙计找钱，好不尴尬。为什么

不等我一起走呢？”

这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同席吃饭，各自修行，有事没事，均作鸟兽散。

生活经历越丰富，对所有支持越是感激——一句好话、一张字条，只言片语，都会珍惜。

至于失意时遭遇的冷言冷语冷面孔，更是反面教材。都说最励志的便是这种，叫当事人拿出勇气来奋斗——因为生活得更好便是最佳报复。

（若子摘自东方出版社《刹那芳华》一书）



林文月

准备夜宵等我 ●子沫

台湾女作家林文月出身文化世家，精通日语，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著有品质上佳的随笔和人物随录。暂且不多谈她的作品，她写到与成年儿女共饮的场景，实在让人为之心醉。

某年，她和先生、女儿去日本旅行，在客舍泡过温泉，去乡间居酒屋点烧酒，配佐酒小菜——烤鱿鱼、腌白菜，三个人啜饮漫谈，女儿青春的面庞上泛起了桃花似的酡红。不知不觉，外面下起了大雨。不管了，反正无事，温泉之乡长夜漫漫，三个人喝到雨歇了才离开。离开时矮几上留下了许多小陶壶，一家人走路都有些不稳了。

更有意思的是，第二年女儿赴美留学，她

和先生万里迢迢前去探访。三个人于加州旅馆饮酒畅谈，喝的是含有胡椒的伏特加酒，辛烈无比。异国他乡，亲人相聚，慢饮慢聊，喝完一瓶意犹未尽，又开一瓶，直喝到每个人讲话都有些舌头打结。后来不知是谁提议，开始打电话向远近朋友致意，从美国打到加拿大、中国、巴西，三个人争着饶舌，时间长短不一，朋友一律被吵到……一反平日的严谨学者范儿，林文月醉得像个顽童。

喜欢他们一家人这样的即兴“放纵”，相亲、相爱、相知，懂助兴，不扫兴，才会有这样的相守相处方式吧。在一起，是舍不得不开心的，不开心的每一天都是浪费，都是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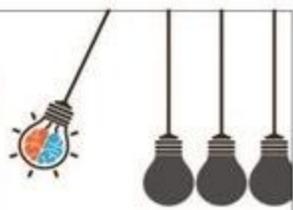
另一个场景同样让我感动。林文月的儿子服完兵役后去美国读书，临别前夜他推辞了各种邀约，对她说：“妈，我大约晚上九点回来，你可以准备夜宵等我吗？”当然，那晚她准备了很多菜，备酒助谈。母子对坐对饮，喝上好的白兰地，吃夜宵，谈文学和音乐。儿子轻声说：“妈，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你跟我。”即使亲如父母子女，能有几段这样开怀诉说、宁静相对的时光呢？

彼时，林文月的先生已故去，可家依然完整，因为有爱。这个世界大概最稀缺的就是爱的能力，这与贫富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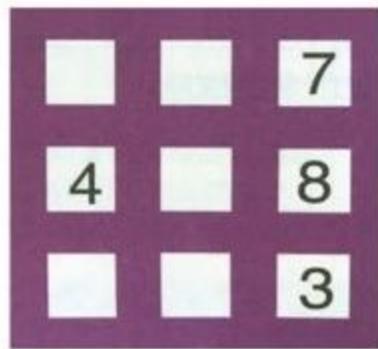
（张秋伟摘自《扬子晚报》2017年6月1日）

拉丁幻方——数独

智趣



数独是现在最流行的游戏之一。人们对拉丁幻方的兴趣又被点燃了。拉丁幻方是指在一个正方形网格中，有多个符号，每个符号只能在一行或是一列出现一次。如右图所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3阶拉丁幻方网格。在右图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部分格子里填着数字的幻方。幻方内每一行、每一列与每条对角线上的数字的总和都是相等的。你能完成这个神奇的幻方吗？



（答案见《读者》微信公众号“duzheweixin”）





“《读者》光明行动”(53)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在中国，约有1200万名弱视儿童，其中有400多万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弱视不同于近视，如果孩子患有弱视，不但视力差，而且没有同视功能和立体视觉功能。筛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家庭早已得知孩子患有弱视，却因承担不起治疗费用而无奈地选择放弃治疗。弱视的最佳治疗期为4~12岁，错过这一时期，视力将很难恢复……每6000元即可帮助一名贫困家庭的弱视患儿，您愿意与他们缔结“一对一救助盟约”吗？



我想看看我生活的地方。
——大杰

8岁的大杰，视力0.1/0.2，矫正视力0.5/0.7。

大杰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丹巴县在游客眼中那么美，在他眼中却是灰蒙蒙的。大杰的奶奶是精神疾病重症患者，必须有人全天看护。妈妈离开了

家，本就自卑的大杰更不愿跟人接触了。因为看不清，大杰尽量走熟悉的路，尽管如此，他每次外出都要花费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因为动作比较缓慢，同学都不愿跟他一起玩儿。工作人员问他：“如果有好心人帮你治好眼睛，你最想做什么？”大杰腼腆地说：“我想去看看旁边的山，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好看。”您愿意帮助大杰看清就在他身旁的风景吗？



治好眼睛，
分担家庭重担。
——如初

12岁的如初，视力0.8/0.1，矫正视力1.0/0.4。

2017年6月15日，丹巴县遭受60年一遇的洪灾。身在灾区外的我们，听说无人伤亡就松了一口气，可对如初来说，这场洪灾几乎击垮了全家：农作物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半年的辛苦劳作，全家的口粮，转眼成为泡影。如初的

妈妈患有疾病，需常年吃药，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弟弟还年幼，都需要人照顾，生活的重担全压在爸爸身上。得知自己患有弱视，如初的眼眶红了，她不敢把自己的病情告诉爸爸。工作人员安慰她，治疗是免费的，只有治好眼睛才能不耽误学习，长大后才能帮家里分担重担……

“《读者》光明行动”自2013年6月5日启动至今，共义诊100554人，救助了全国21个省份（甘肃、河北、黑龙江、四川、湖南、山东、江西、新疆、青海、河南、内蒙古、宁夏、广西、安徽、湖北、广东、北京、辽宁、云南、贵州、陕西）130个县（市）的1649名弱视儿童。4年多来，筛查救助工作马不停蹄，却仍然任重道远。

扫描二维码，加入“《读者》光明行动·一对一光明联盟”，帮助弱视儿童恢复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11本书，是曹聚仁先生所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曹聚仁先生是著名的记者、作家，自小深受家学熏陶，及长，又得益于多位名师，可谓集众家之长。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虽然名为“学术思想史”，书中也涉及了诸多国学知识、典故，但因为曹聚仁先生的笔法简洁流畅，叙述如行云流水，所以读来并不晦涩。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思想脉络，并

撩起“国学”的神秘面纱。这本书不是消遣之作，阅读它需要花些时间与耐心，但绝对值得一读。

关注读者读书会，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从一件小事谈起（节选）

◎曹聚仁

几年前，我患了一场大病，在广华医院动手术，卧病期间依旧看报读书。一位护士小姐，特地从家中带了一部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给我看，说：“这部书，乃是我在高三时念的。为了高中毕业会考，国文老师要我们仔细地看，可是，我们看不懂。”她又问我：“什么叫‘国学’？这部书，你要不要看？”病中看《国学概论》，似乎不太合口味，不过，这位小姐给我带来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中学毕业会考，究竟该不该在语文科附加“国学常识测验”？年青的一代，该不该念《国学概论》？我不主张中学生念《国学概论》。

我和她谈到“国学”的问题。我说：“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过来，你问他们‘什么是国学’，他们也一定答不出来。‘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

此，19世纪后期，去日本留学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日译章师的《国学概论》，便是《支那学概论》。在我国古代，‘国学’即‘国子学’，也称‘太学’，便是今日的国立大学，不可混为一谈。‘国学’这个名词，仔细考校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有人称之为‘国粹’。章太炎师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便是谈中国学术的专著。我曾称之为‘国故学’，也曾为国内学人所共许。可是，‘国学’一词，约定俗成，一直和‘国故’一同流传着，也就算了。以类推之，乃有国乐、国剧、国术、国医等名词。大家心中明白，这便是中乐、中国戏、中国武术、中医的意思，不待细说了。”

一方面，“国学”“汉学”“中学”这一类名词，有着和“西学”对抗的意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

是物质文明，中学是精神文明”，都有着阿Q式的夸大狂心理作用。清末维新志士们说过这样的话：“这国故的臭东西，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有人嘲笑国粹派的复古思想：“倘真正是国粹，何必急急去保？”都是一针见血的讽语。如今是要“破旧立新”“古为今用”，当然不会把年青的一代埋葬到古人的尸骨中去；让中学生读《国学概论》的开倒车观点，不该再保存了。因此，我在医院里，便立下心愿，要写一部教育海外文史教师的书，要他们明白“国学”究竟是什么。

历年的（香港）语文科会考试题，以及国学常识测验题，我大体看了一遍。像我这样做了几十年语文教师，还为太炎先生笔录过《国学概论》的，参加这样的中学会考或大

学入学考试，未必会及格；即使如周予同、朱自清、钱宾四诸先生来参加会考，也未必会及格呢！何以见得呢？

我们都是从反对读经观点来研究“国学”的，而香港的教育当局，包括若干文史教师，都是从提倡读经的观点来谈“国学”的。三十年前，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写了《国粹与国学》，表明他反对读经，这是在和当时的提倡读经派做正面的争论。直到今日，香港教育当局站在“都鄙平文我”的观点上主持会考，我们这些“郁郁乎文哉”派，即使说得正确，也于事无补。

科举考试的废除，八股制艺的丢弃，迄今不及七十年。后一代谈文习史的人，大都脱不了塾师们的科举观点。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敢于在孔圣神座前翻筋斗，但“狗抓地毯”，要脱掉这一套传统的外衣，实在不容易。

我且举几个实例来谈谈。有一回，某大学新生入学考试，语文常识测验中有这样一道题：“何谓今古文？”考生的答案：“今文是白话文；古文是文言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可说“全军尽墨”，没有一个及格的。后来，我搜集了十七种中学会考、大学入学考试的卷子，看这一试题的答案，答得正确的不及5%。依我们的语文教学观点，不知道什么是今古文，算

不得什么了不得的事；而就国学常识来说，不知道什么是今古文，那就说不过去了。我们反对中学生读经、读《国学概论》，即在于此。

在国学常识测验中，有一道极普通的试题：“什么是‘六经’？”依香港教育当局的尺度来看，那些答案，大半是及格的；依懂得国学常识的人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书影

看来，那些答案，一大半还是不及格的。因为依今文学家的说法，“六经”的顺序是：《礼》《乐》《诗》《书》《春秋》《易》——这是三种不同的教育课程。依古文学家的说法，“六经”的顺序是：《易》《诗》《书》《礼》《乐》《春秋》——这是依“六经”的时代顺序来说的。阅卷的人，是今文家还是古文家，其评分标

准大有不同，总是各有各的顺序。

岁月倒回六七十年，我们那位章太炎师，是古文派大师，而和他对立的维新志士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今文派大师。今文学家之中心在《公羊传》，公羊家言，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清儒既遍治古经，戴东原的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继之的有武进庄存与，著《春秋正辞》，求所谓“微言大义”，为今文学启蒙大师。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这便是后来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政治理论根源。段玉裁外孙龚自珍好今文学，说经宗庄、刘，往往引《公羊传》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清末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人人都经过崇拜龚自珍的阶段。夏

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瓊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即是说了今文学的渊源。

在19世纪后期，今文学乃是我国学术思想之主潮；到了我们这一代，觉得今、古文学派别之分，已非必要，难怪年青的一代不知道今古文是什么了。



寂 静

站在冬天的橡树下
 永久停止了歌唱
 橡树遮蔽的天空
 像一枚大雪骤然落下
 下了一夜的雪
 在早晨停住
 曾经歌唱过的黑马
 没有归来
 黑马的眼睛一片漆黑
 黑马眼里的空旷草原积满泪水
 岁月在其中黑到了尽头
 狂风把黑马吹到天上
 狂风把白骨吹进果实
 狂风中的橡树就要被连根拔起

欧阳江河

1990年9月4日作于成都

2017年8月29日抄写于北京



诗 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p72@duzhe.cn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诗人、批评家欧阳江河先生抄写他自己的诗作。